

1910 年

第 卷

第 6 期

# 小說時報



第一卷第六號

總發行所

正西北 正平上  
書門京 書街海  
局有廠 局有望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旭街 有正書局  
鎮江柴炭巷有正書局  
四川成都粹記書局  
四川重慶粹記書局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堂記  
山車濟南維新書局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誠文信記  
營口承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中國名畫第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楊昇雪霽圖。元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墨竹。元陸天游丹臺春曉圖。元吳仲圭香光山水。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明董麓臺仿大痴山水。王石谷仿荆浩山水。王石谷山水畫冊之一。御題南田畫冊第一第二第三。羅兩峯妻方白蓮夫人畫冊。人畫冊。花。

中國名畫第二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橫幅。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明沈石田山水。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立軸。王石谷畫冊之三。書屋橫幅。戴醇士山水卷第一第二第三。

中國名畫第三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挑耳圖題跋。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九段錦之三松竹茅亭。唐六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春秋圖。藍田叔喬岳高秋圖。王廉州畫冊之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之五。御題南田畫冊第六。王麓臺做黃鶴山樵丹台春曉圖。王麓臺做梅道人山水。大漁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揮南田秋聲圖扇面。

中國名畫第四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玩月圖。王烟客南山松柏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做高尚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畫馬。郎世甯畫。

中國名畫第五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宋夏珪山水卷第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紈扇圖。王廉州雲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擬退思巖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兩峰畫蘭石梅花雙軸。

中國名畫第六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隱圖。明程孟陽山水軸。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衡文。一峰筆意山水。王麓臺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中國名畫第七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墨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九。王烟客仿梅道人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陡壑密林圖。石谷畫冊之八。王石谷泰嶽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松雪溪山仙館圖。查二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萱化。沈南蘋秋棠錦鷄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鍾馗。

中國名畫第八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卷。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小景。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之九。明唐六如藕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做大癡山水。吳墨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做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薌天女散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石谷盧鴻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

中國名畫第九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之十。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赭色山水。明李流芳山水。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莫雲卿山水。明馬湘蘭畫蘭竹。查士標山水。王烟客墨筆花卉。王東莊淺絳山水。王廉州翠峯萬木圖。董蔗林芝仙祝壽圖。王石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滿院圖。

中國名畫第十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蟄圖。王廉州松澗泉聲圖。王石谷楊子鶴王漢藻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漸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長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羅兩峯飲篠園圖。錢叔美仙壑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中國名畫第十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角。南唐徐熙百鳥圖長卷分三幅。揮南田做惠崇花塢夕陽卷分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分二幅。黃嬾瓢人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分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分八幅。高其佩指頭畫卷分三幅。王廉州山水小冊計六開。中國名畫集全年一份共十集洋十二元郵費不取。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上

精製名畫外集四十種全套 共四  
木匣裝為一匣極為精雅送人最佳購者  
連匣實洋念四元不折不扣

第一冊 董香光山水册 山水八開題字十  
開為董香光生平

得意之作共十八頁平等閣藏本全册價一  
元二角郵費五分

第二冊 暉南田山水册 紙本墨筆山水八  
開題字八開共十

六頁王氏寄青霞軒藏本全册定價一元二  
角郵費五分

第三冊 暉王山水合册 南日墨筆山水四  
開石谷山水八開

合為一册誠精妙之品現為陶齋尚書所藏  
定價一元

第四冊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  
叔平相國題誌共為一册定價六角

第五冊 石濤山水册 陶齋尚書藏為石濤  
最佳之作每册定價

第七冊 南田花卉山水合册 崑聽聲觀  
察藏每册

第七冊 御賜竹籬山房王子孟端畫  
卷 此卷乃高宗賜惠山竹籬山房者高宗

南巡三次皆有御題於上誠著名之至寶也  
合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第八冊 畫中九友山水合册 陶齋尚書  
以所藏九

君及董香光十人之軸擇選佳品彙為一册  
定價一元

第九冊 扇面第一集 唐六如應真像○文  
徵明書羅漢贊○文

休承○暉南田○王石谷○漸江上人○鄒  
虎臣○龍半千○查梅壑書畫各一定價一  
元

第十冊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極精之  
作平等閣藏定價

一元五

第十一冊 國朝六 四王暉吳山水合册  
計煙客一頁廉州一頁石谷二頁麓台四頁

南田三頁墨井一頁皆極精之作願鶴逸觀  
察藏 定價八角

第十二冊 金冬心畫梅小册 此册為冬心  
最精之作畫之超逸字之可愛題句之有味

均稱得未曾有共十二頁一册定價八角

第十三冊 王石谷仿古山水册 此册十  
二頁乃石谷中年用功時仿臨宋元各家誠

為石谷生平合作此册與印入中國名畫集  
內陶齋尚書所藏之册端稱雙壁明眼人當

自知之後有吳榮光題誌一頁辛仿蘇部郎  
藏茲用珂羅版精印以供同好每册定價一  
元五角

第十四冊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卷  
為增菲民觀察所藏極工秀之能事最便於

臨學共印成一册 定價六角

第十五冊 扇面第二集 石谷巨然烟浮岫遠  
圖○暉南田秋聲圖

○大滌子○趙左○張子羽○蔣南沙○張  
賜寧○王忘菴○王宸○王虛舟定價一元

第十六冊 錢叔美山水人物册 此册精  
秀絕倫為中國美術品之佳者全册十二頁

樊樊山方伯藏 定價一元二角

第十七冊 羅兩峯畫册 此册為兩峰精意之  
作樊樊山方伯藏每

頁有方伯題詠于上端稱三絕也每册十幀  
定價一元

第十八冊 王廉州山水册 此册為王氏家  
傳之寶世守勿

失者有王氏昆季子孫題誌畫乃仿宋元各  
家初為六幅後復增仿倪一幅又自題兩幅

共九頁誠為廉州得意之筆也定價八角

第十九冊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此卷  
為著名劇迹屢見著錄經火焚缺少許有程

孟陽沈峯程清溪王蓬心錢茶山諸題誌誠  
至寶也陶齋尚書藏定價大洋五角

第二十冊 明代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賽  
會審定精品

蔡伯浩觀察藏每册定價八角

第二十一冊 國朝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賽  
會審定精品

蔡伯浩觀察藏每册定價一元

第二十二冊 扇面第二集 石谷春林飛瀑○楊  
子鶴牧牛圖○石谷

湖水空山○錢玉魚○南田撫大癡○邊壽  
民○南田雨景○戴醇士仿郭恕先待渡圖

○吳墨井枯木竹石○張輔候定價一元

第二十三冊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此卷  
為石谷老年最經意之作畫未竟而卒其弟

子楊子鶴為之補完畫筆蒼老雄渾人物則  
神彩如生從來真跡畫紙白板新如此卷者

極少此卷印成後墨色仍分五彩足徵印畫  
之清楚與否全視原底如何矣分為十頁訂  
成一册定價大洋八角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下

外冊第  
二十四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

山水花鳥仕女草虫合册 定價一元

外冊第  
二十五  
戴醇士山水花卉册 此為兩册合訂一為袁珏生太史藏計八開一為辛仿蘇部郎藏計十開二册皆清微絕俗雲林之逸石谷之能南田之秀兼而有之向疑京師推重戴畫未免過甚見此二册後無間然矣十八開訂一册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二十六  
石谷臨安山色圖長卷 此千嵐萬壑筆墨生動欲飛本用大片照為十八開茲合印為九頁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二十七  
戴醇士三卷合册 一山居圖有附後一春江帆影圖三卷共裝一册定價六角

外冊第  
二十八  
扇面第四集 三松居士○南田仿丹邱○仇十洲古谿留韻圖○醇士雲風烟樹圖○藍田叔○文衡山張君度○徐侯齋○南田仿趙大年畫柳○王伯穀寫詩扇定價大洋一元

外冊第  
二十九  
蔣南沙花鳥草虫册 此册寫生栩栩欲活精秀絕倫可稱美術之精十珂羅版印原畫底清楚因此印出亦清朗見此册品可以覘本局印刷之程度矣此册於學堂中臨摹最為合宜樊樊山方伯藏者計二百頁大洋一元二角

外冊第  
三十  
翁松禪人物山水册 相國畫

極難得且上有楷題詩極精共十一頁定價八角

外冊第  
三十一  
李復堂寫生册 為復堂最得意之作題詩亦可愛之至計十頁定價八角

外冊第  
三十二  
惲南田工筆花卉蔣南沙草花虫蝶合册 定價一元

外冊第  
三十三  
扇面第五集 石谷六幅○南田一幅○麓台二幅○廉州一幅定價一元

外冊第  
三十四  
徐青藤墨筆花卉 卷以張顛草法移寫花樹合見者嘆觀止始知向所見者大都皆偽作矣後有翁覃溪作青藤墨花卷長歌一首又用青藤畫法作為狂草題之真人間雙璧也每册大洋九角

外冊第  
三十五  
華新羅八段錦書册 新羅此卷分為八段故名八段錦乃著名之件計山水花草鳥獸草蟲人物皆全精印成册袁珏生太史藏定價大洋七角

外冊第  
三十六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册 是册曾列八中國名畫全集內惟因欲單購此册者紛紛不絕今特用珂羅版印出單行誠為無上之品計十頁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  
三十七  
張華南山山水册 此册乃聚精會神最為經意之作樊樊山方伯藏有題誌于後連跋共九開定價六角

外冊第  
三十八  
柯九思竹譜 丹邱墨蹟竹石譜人間劇蹟景樸孫都護舊藏庚子之役失之嗣後於滬上

以千元購歸計畫竹十幅畫石二幅於初學者入手最佳精印每册定價七角

外冊第  
三十九  
顧橫波女史蘭竹石卷 有黃石齋夫人蔡玉卿黃女史媛介姜實節之妹桂蔣南沙之妹蕓南等諸女史題詩於上又有錢香樹為各女史書傳於卷後更有錢籀石何蓮舫等多人題誌定價八角

外冊第  
四十  
江左三大家詩畫合璧 吳梅村畫西湖圖卷錢牧齋題西湖雜感三十首此詩外間所未經見平等閣詩話中只選刊十首尚有二十首以有忌語未使選入茲將原跡用珂羅版印出又有龔芝麓題詩跋於後江左三大家天然薈聚於一卷真至寶也定價一元 不日出版

珂羅版印  
天然習畫帖 第一册 七册乃選卉攝影由美術家精心安置非種種畫稿所能及亦非種種習畫帖所能及凡寫生者得此真為無上妙品矣此册無論中學堂小學堂以及女子學堂無不相宜而於習鉛筆畫水彩畫鋼筆畫毛筆畫亦無不相宜共十幅用珂羅版彩色精印栩栩欲活中國美術家向所未曾夢見者本局以便學子之故取價格外從廉每册定價大洋六角每張一角十册以上八折二十册以上七五折百册以上六五折

外冊第  
四十  
天然習畫帖 第一册 七册乃選卉攝影由美術家精心安置非種種畫稿所能及亦非種種習畫帖所能及凡寫生者得此真為無上妙品矣此册無論中學堂小學堂以及女子學堂無不相宜而於習鉛筆畫水彩畫鋼筆畫毛筆畫亦無不相宜共十幅用珂羅版彩色精印栩栩欲活中國美術家向所未曾夢見者本局以便學子之故取價格外從廉每册定價大洋六角每張一角十册以上八折二十册以上七五折百册以上六五折

# 小說時報第六期目錄

(一) 短篇

新造人術

(笑)

(二) 長篇

心

(冷)

黑衣孃

(卷上)

(鐵樵)

祖國

世界三大悲劇之一

(冷)

(三) 雜記隨筆

吳儂瑣記

平等閣雜言

息樓談餘

尊鄉漫錄

## 本報通告一

(一) 本報每期小說每種首尾完全。每種連續不得過三次。以備他報東鱗西爪之弊。

(二) 本報每月一期。每期均有定日。即或中有改變亦必以半年六期為一結束。六期之內決不中變。以備他報有始無終之弊。

(三) 本報每一期內所有小說自成一結構。每半年六期內。或一大結構。既便分閱。又宜合觀。以備他報東拖西扯之弊。

(四) 本報每期均用大紙。每頁均用四號字。每種小說接頭處。均有筆記。圖畫補滿。以備他報紙多字少之弊。

(五) 本報每種小說均有圖畫。或刻或照。無不鮮明。不惜重資。均請名手製成。以備他報因陋就簡之弊。

凡此五者。一一俱實。在本報決非自誇。閱者。苟閱一二期。當信斯言不謬。

# 本報通告二

- (一)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 (二)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長短臨時定價
- (三)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 (四)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尚祈原諒



## 寫真募集

- 一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 一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 一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 一凡登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 一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一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東式舞蝶鬃 第三



東式飛鴉鬃 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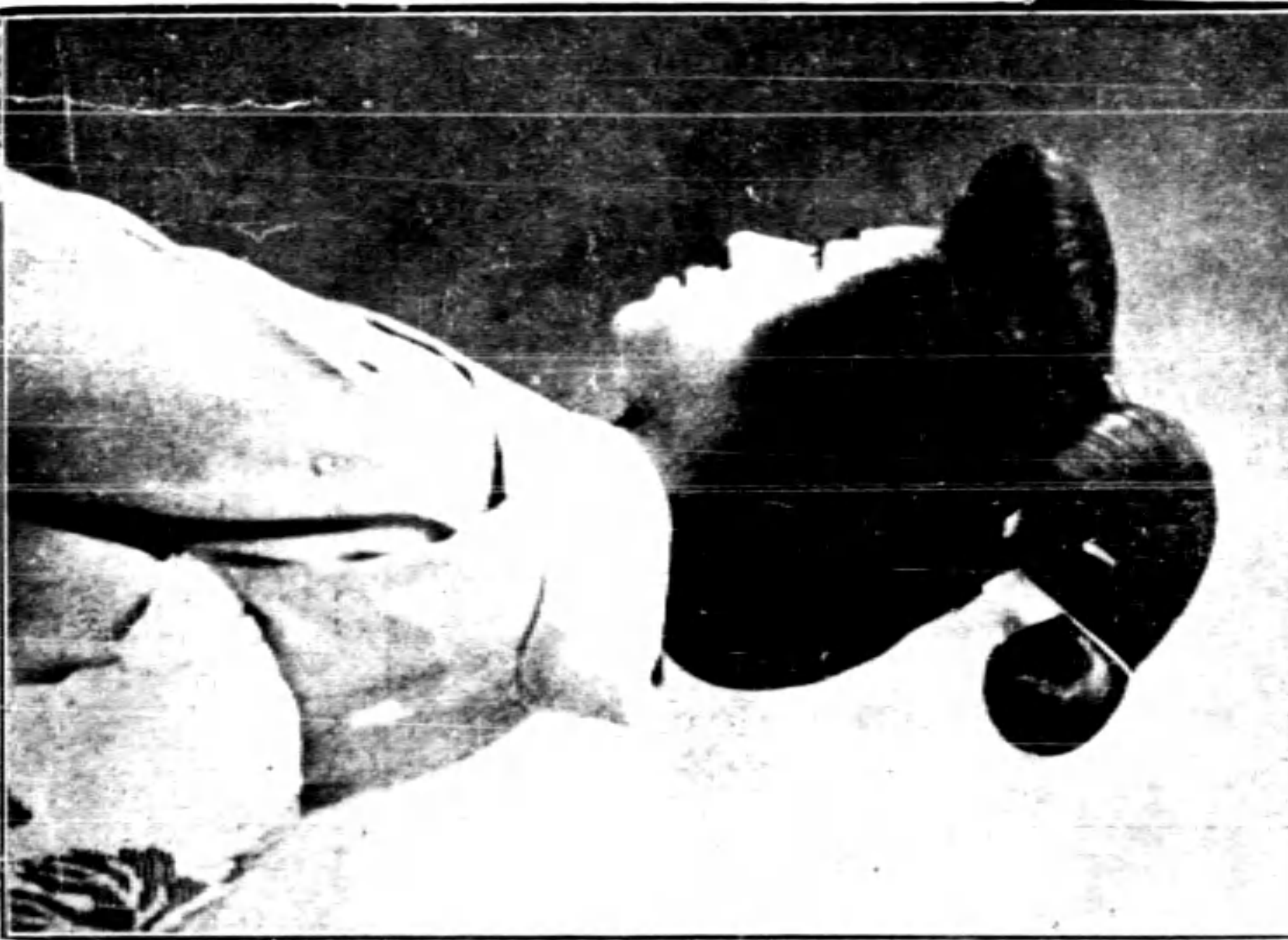
東式旋雲鬃 第一



東式葵心鬃 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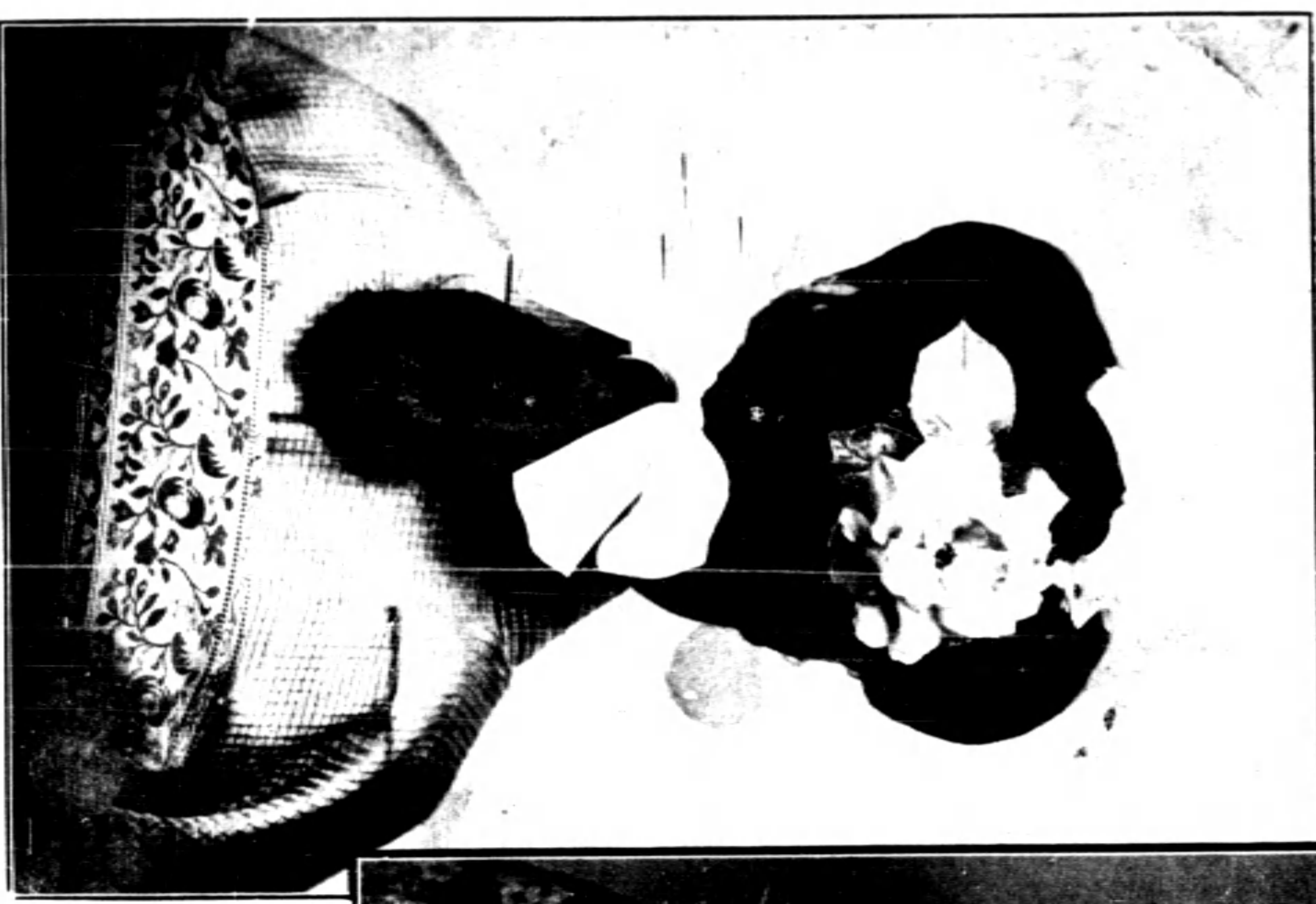
東式批葉鬃 第四



東式馬鞍鬃 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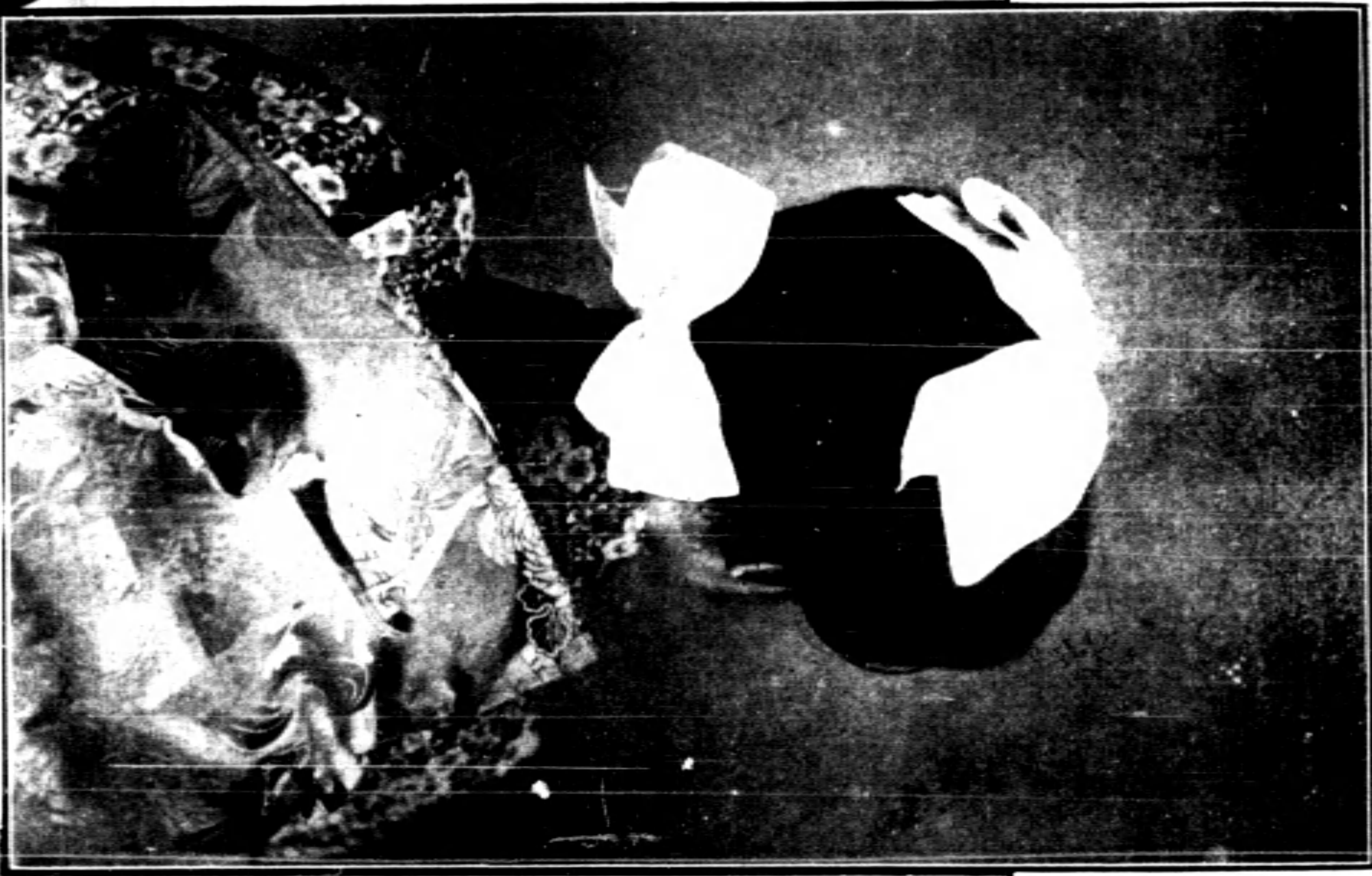
(此頁共載東式鬃六種尚有六種下期續出)

西式第三垂雲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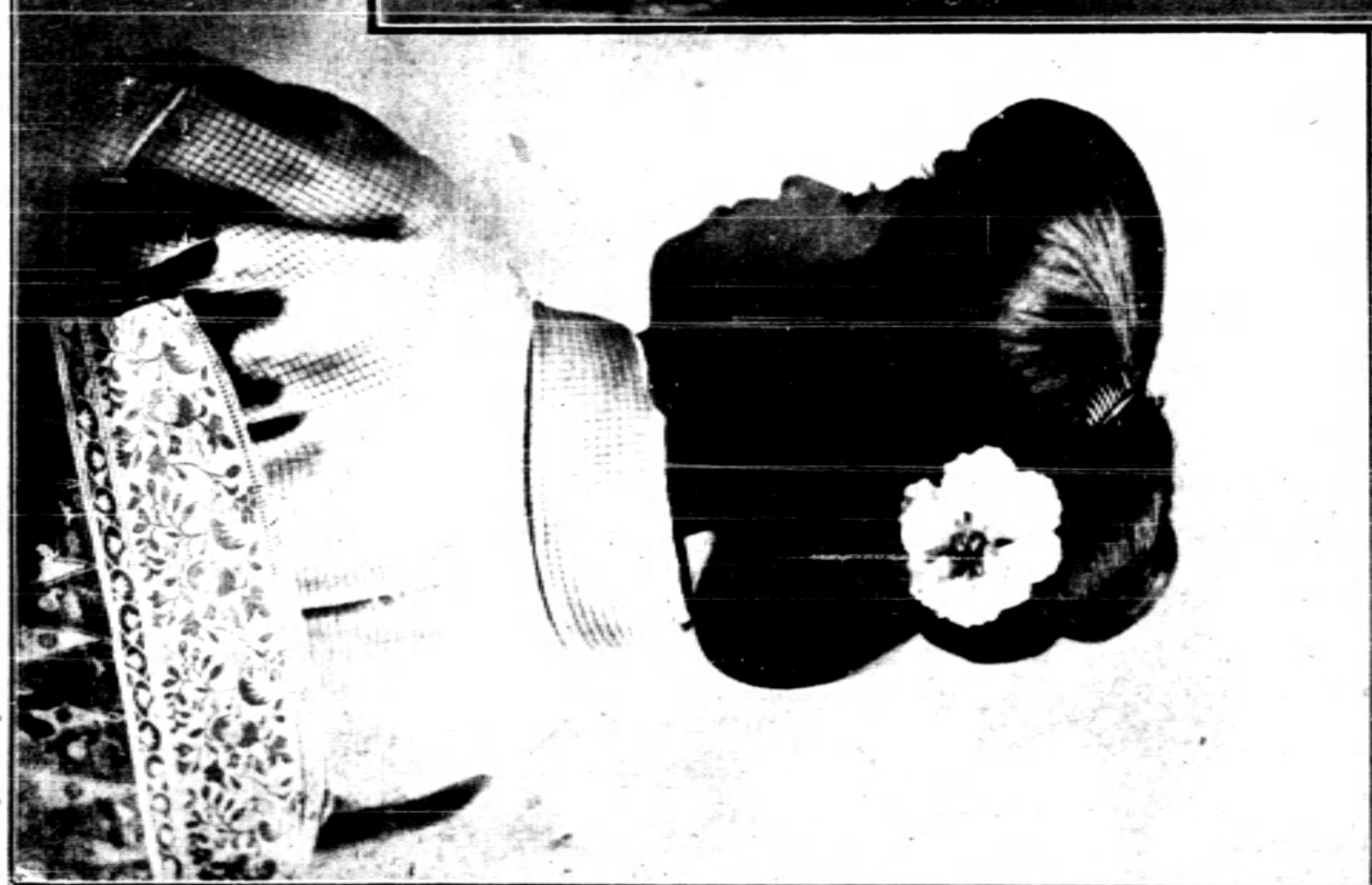
機。性。其。玉。體。片。時。之。顯。露。也。日。本。深。知。其。意。故。有。此。聖。各。報。紙。中。皆。極。力。鼓。吹。之。卒。吾。國。人。大。都。迂。頭。腐。腦。非。以。為。浮。則。以。為。裝。鳴。呼。安。足。以。語。此。

西式第一遠山房



國。女。子。之。取。式。且。以。促。全。國。人。美。術。觀。念。之。進。步。也。歐。洲。各。國。深。知。凡。一。國。中。其。工。藝。之。發。達。與。否。必。視。其。國。人。審。美。程。度。之。高。低。以。此。之。故。往。往。良。家。閨。秀。呈。身。裸。體。於。畫。院。之。中。供。人。摹。寫。其。意。謂。但。求。國。人。美。術。之。進。步。自。不。惜。

西式第二秋露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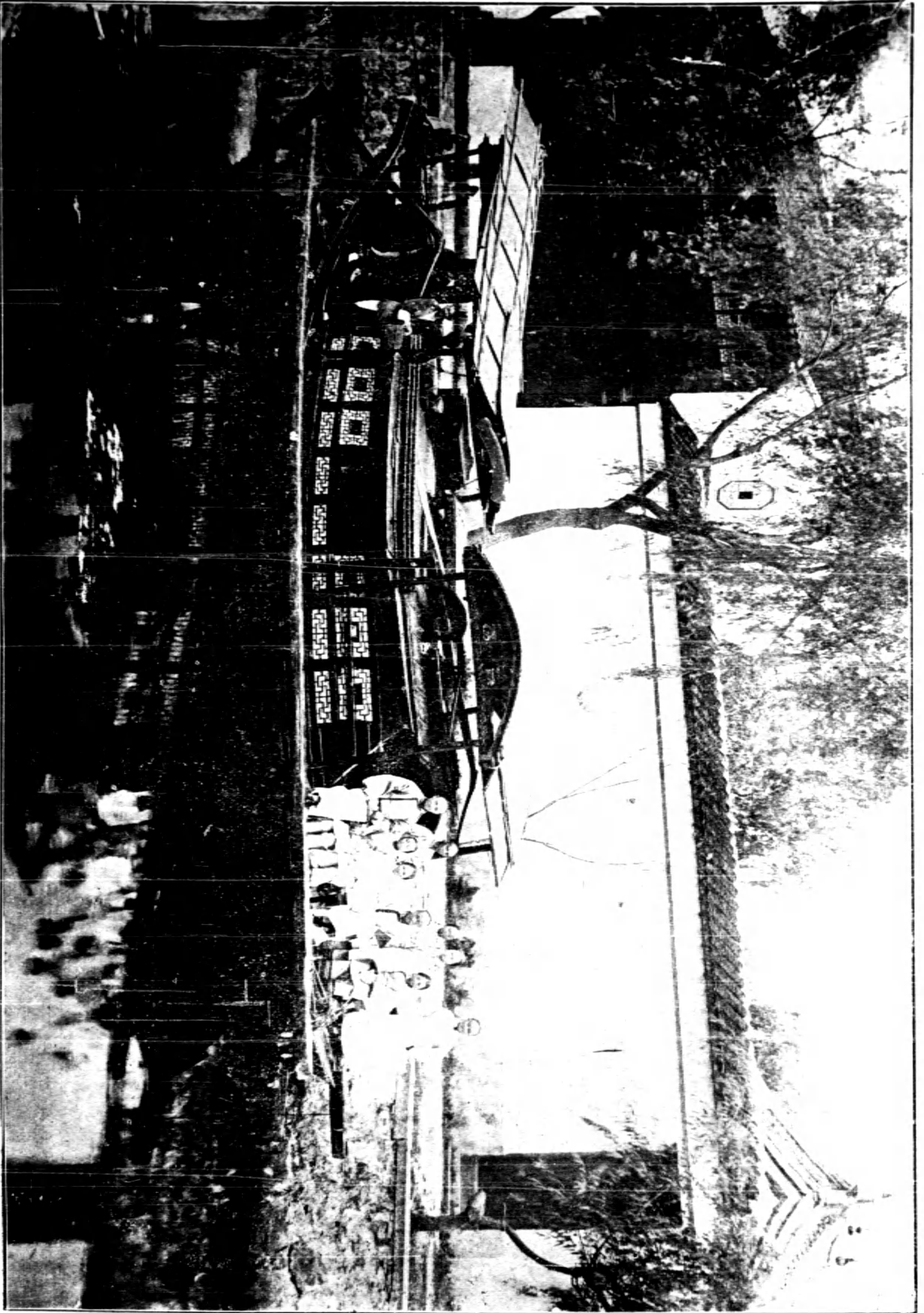


年。前。日。本。美。術。會。特。開。大。會。邀。請。國。中。名。閨。女。子。各。競。新。妝。由。會。員。公。同。選。定。西。式。房。六。種。東。式。房。十。二。種。當。即。攝。此。影。片。其。時。各。大。報。無。不。登。載。蓋。以。使。全。

(此頁共載西式房三種尚有二種下期續出)

大 通 洋 山 磯





蘇州游虎丘之燈船



## 新造人術

(笑)

笑曰。三數年前。曾譯造人術一短篇。登諸時報。蓋依科學家之言。彼夫蠕行跂息者。不外筋肉組織。本原質相爲化合而已。獨是意識魂靈。究未悟解其道。意者科學精進。果有此廣大神通歟。今譯此篇。其語亦詭誕可笑。因名之曰新造人術。

德國利勃溪士大學教師亞斯脫惠爾博士曰。今日神秘之鑰。漸啓矣。以人間世科學之力。將創造一種生物。用便人類。此其生物必有非常筋力。與夫冠出動物之智力。則社會種種之事業。亦將隨而進步。嗚呼。博士之爲此言也。必其大有自信之力。乃敢發此放膽之言論。此言一宣。世界中人。孰不驚爲神奇。以彼能創造非常之筋力。與智力之動物。以助人類。殆非造物之上帝。不爲功。將來科學發達。果能臻此境界。與否。殊爲世界大疑問也。

時則有英國哈士都得博士者。能以實際顯此可驚之奇蹟。蓋以窮數年之腦力。蟄居化驗室中。苦心慘

澹始得此成蹟。博士遂發表此語於博士院中。彼謂余曾發願創造一強有筋力與富有智力之生物。若獲成就則人類所受之福祉實覺不細。蓋我意匠中之生物必能與人類同其操作而有一定之運動。我以己之所當事者任此生物則向者我之勤勤懇懇惟日不足者今則悠然安樂之天其幸福寧有涯涘。其次則吾人間社會之所最不能逃者則食之一字耳。終日營營無非爲飢所驅。今我造此生物可以解辟穀絕食之方。其便利爲如何。故我此術披露或恐於人間社會上啓一大革命也。

博士之演說其爲舉世所歡迎喝采無待贅言。顧事未徵諸實驗其中亦疑信參半也。而英倫各報記者亦揮其如椽之筆以大號字登載於報紙而肆其批評。時則英國倫敦之小說家迦墨斯者亦有名於時者也。十二年中發行四十八種之小說每一著作出輒膾炙人口。迦墨斯君於某年某月日方啓門突有一怪物飛入主人驚仆於地。嗚呼此怪物何來者。卽世界將來之大問題而哈士都得博士所創造生物之一也。

此怪物疾走入小說家之書室長不滿三尺如扶床之子而身穿寬博之外套面之上部半爲帽簷所蔽自頤以下則深埋襟卷之中。然其醜獷之容亦自隱現。繞頰茸茸若鬚髯。小說家叱問曰若爲何物何以突入吾家。怪物曰否我爲逋逃客幸乞收留其發音也似一種間接之假聲而語中斷斷續續大類留聲機器中之音響。

迦墨斯君聞其爲遁逃客也。大疑念集英倫之監獄亦無此可怪極奇之囚徒。或者馬戲幻術家之異物脫籠破柙而飛乎。已而斗念今英倫碩學哈士都得博士曾言於理化室中創造世界不思議之生物。已告厥成功。當時宣言於博士會。今來吾家者得無卽哈士都得博士化驗室所遁走之人歟。文學家遂惹起其好奇之心。曰果如是者。汝趣去其外套。曰我必要求先生許我今晚宿此家語時脫帽寬衣。奇哉奇哉。蓋見其手足確似人類而身體仍爲動物。頭蓋骨似較人類爲巨而頭之左右聳立兩耳形同羊角。古來林野畜牧之時代有此半人半羊之神。今殆見之矣。

此怪物旣畢露其原形。顧其口給殊敏。妙致詞於小說家。謂我乃哈士都得博士創造之人物。博士依據科學能創造與人間同有知識之頭腦。以賦畀動物。我卽博士實驗中最好成績之生物也。迦墨斯君始審此物果從博士實驗室中遁走。乃大聲問之曰。此間距汝家有五十里之遙。若乃來此乎。此物疾抱其首曰。請先生勿作大聲。大聲則我頭腦震痛。我在實驗室中未曾聞此巨大之音響也。

據此怪物所陳述。則博士之創造彼者。彼亦不自知以何因緣。忽而贅生於世界。大抵用種種原質。化合之力以成此軀體。今茲逃出以爲人使役。有種種不自由之感。乘博士他行而其助手亦洪醉。乃伺隙遁走耳。博士除此怪物外。尙創造青蛙及黃鼬兩種。青蛙能報時間。屆時則閣閣而鳴。可代自鳴之鐘。黃鼬則有德國大哲學家歌脫以上之智識。解釋種種問題。彼夫半人半羊者。雖無黃鼬之大智識。而自誇爲

富有常識也。

時則迦墨斯君又問曰。若年幾何矣。曰約生有十個月。余於數之觀念不甚。置意惟博士則以最伶俐之智識灌入我之頭腦。余每日能讀博士科學上之論文。與夫每晨之報紙。必經吾目。迦墨斯君曰。博士之近鄰。乃無有訪問來者。歟。脫洩此研究之結果。博士得無惴惴耶。曰。訪問之客。寧得云無。雖亦有參觀實驗室者。而所創造之生物。則嚴守秘密。若青蛙黃鼬。以及於我。則尤爲秘密中之秘密。脫有來參觀者。則藏諸助手先生之室。又博士每至倫敦。亦以之交付助手先生。助手先生好酒喜博。不與吾輩以食物。於是青蛙大苦報時。閣閣之鳴聲。乃成乞哀之音。而助手先生漠不置念。博士更不歸者。青蛙幾餓死矣。余亦思出而一覽世界之情狀。顧爲狀殊不雅觀。乃衣博士之衣冠。博士之冠。曳長靴。信步前行。乃造貴第天方大明。而先生已啓戶。殊唐突。作不速客也。語時搖首作態。意若甚得。

凡此所述。均屬彼怪物滔滔之詞源。顧出言雖極流暢。而語中時挾以低暗之音。想或喉中器械不備之故。矧聲音堅脆。時帶金屬之音。於是益驚歎。博士有此靈腕。真足以奪造物之奇也。爾時迦墨斯君又詢之曰。若來此。究將何爲。抑以何時去。此他行怪物曰。請期以夜。夜來不觸人目。我懼夫新聞訪員。時時巡遊街衢間。脫爲所見。登諸報紙。則將傳入博士之耳。而我乃無倖矣。

迦墨斯曰。然則汝將往何許。曰。我不識路途。我將一覽世界繁華之狀。往者我讀百科全書及新聞紙。見



夫世界種種事實我今將往都會之地入劇場進餐館與夫活動寫真極世界之奇觀再將廁身跳舞會中一共麗姝貴嬪周旋也

迦墨斯曰然則汝亦好世俗之所好歟且汝亦進餐館則汝殆與人類同其飲膳耶曰否否我乃不食不飲我見人類之食物往往有下箸千金屠殺生靈無數者母乃不仁之甚我則不過時時吸取燐酸鹽以生且亦終夜無倦不須人類之臥榻也迦墨斯曰雖不思睡亦當有安息之處有藁一束亦可安身歟曰否是殆下等動物安息之處我則不施藁草布地以席上敷毛巾然而我亦跌坐而已斷不睡也

迦墨斯曰然則汝乃從未睡過耶曰未凡博士所創造之生物均不思睡即此亦為一特色故就此點而論實於自然之創造物界出一新機軸也尚有一不思議之端則我非惟不睡且每日可為二十四時間之動作先生如不信者請一試之或暫請雇我我必能令先生滿意也迦墨斯曰我將以何名義雇君也曰願為君之書記我記憶力較他人為勝凡事一經過目無不成誦大部之大英百科全書我讀其半先生如不信者我可約略背誦也

怪物乃微一咳嗽誦曰第一 A 字部 A 字為歐洲各國第一號之記號最初指示母音之發音……迦墨斯曰足矣足矣我知汝之淹博也怪物曰我不僅誦習大英百科全書我於文學詩歌亦有門徑穆爾頓失樂園之歌調先生亦欲聞之歟語畢乃朗吟穆爾頓之詩迦墨斯曰我知汝之記憶力強也實為欽佩

之至。

怪物曰。然則先生其收容我乎。迦墨斯曰。無如君之所學與我。乃無所益。我蓋小說家也。我乃以自己之思想組織成文。不以獺祭爲工。我之職業。如是非生吞活嚥。此大英百科全書與夫背誦穆爾頓詩稿爲事也。故於我良無所用。怪物曰。先生之爲業。乃無需記憶力。然則我爲何事乎。怪物乃張目四顧。已而見一打字機。曰。先生亦需此乎。我在博士家中。亦曾習此。不過博士家。乃新創者耳。試一爲之。不知諳習與否。

時則見其一躍登椅。憑桌上。啓打字機之罩。觸手於鍵盤。其捷如飛。速力殆出人意外。而文字之順序。無一毫錯誤。迦墨斯數千言之原稿。頃刻立就。比諸迦墨斯自用之打字機。速力加倍。渠時卽將所打出之紙片。授小說家曰。先生試視之。有訛字否。小說家大喜。以爲得此迅疾之寫生當助我。著作非細。於是此半羊半人之怪物。着古舊之衣服。終日據打字機。以爲迦墨斯謄寫此原稿。蓋此人造之生物。實有兼人之財也。

爾時此小說家迦墨斯。方經營一歷史小說之大鉅製。描寫王朝時代種種社會之狀。此作須耗心血不少。而於準備研究上。當費許多勞力。其中穿插故事。尙須檢查無數之參考書。以迦墨斯百忙之身。幾無暇晷。及此。今乃忽得此一日。能爲二十四點鐘動作之書記。且博聞強記。忘寢廢餐之勤勉家。其喜可知。

迦墨斯乃急入市購買種種之參考書令此半羊半人之書記或讀而記憶之或研朱滴露以筆記其要點終日擁書城中以事探討已則蟄居室中以起腹稿準備成一大製作也

某日之午後迦墨斯方朦朧中運此意匠經營空中樓閣徘徊碧樹之陰斗見一人自短欄門入突立小說家之面前領袖均緣以毛皮着一絕巨之外套迦墨斯瞿然而驚見其頭似獅子兩目深窪爲狀作酷冷之容自鼻及頤頗豐滿英國人中殆少見此狀貌之怪特者嗚呼是卽不可思議之生物創造者哈士都得博士是也

迦墨斯見之驚曰來者非哈士都得博士耶博士曰主人今日造府有事面求答僕有一生物遁入先生之室中也迦墨斯念如此助手奈何輕放手者不將令我企望之事業盡歸泡影耶乃曰敝室中何者爲博士之生物實所不解博士嗤之以鼻曰此生物爲半人半羊之生物有可驚之精神作用脫非在先生室中將奚往乎迦墨斯曰博士休矣苟在我之室中卽我之權力範圍以內博士其奈之何博士曰否我之對於此生物有絕對之權力答彼之所有智力均爲鄙人之所創造此全機械悉在鄙人之掌握君亦知彼一身之主權屬於誰乎

迦墨斯曰彼之主權非彼所自有歟博士曰已矣足下之誤點卽在此也當知彼人實無一絲自主之權凡事須聽命於我也迦墨斯曰實告君博士所尋覓之生物果在我書室中特我甚希望博士捨棄之勿

以。強。力。迫。之。歸。既。名。爲。人。應。有。人。權。蓋。博。士。當。知。渠。之。在。吾。家。較。諸。在。博。士。宅。中。愉。快。而。有。幸。福。不。比。汝。家。待。之。酷。無。人。理。也。博。士。笑。曰。脫。我。必。不。捨。棄。者。將。奈。之。何。迦。墨。斯。曰。果。爾。則。不。能。不。咎。博。士。之。不。知。公。理。我。將。曝。露。此。事。於。天。下。蓋。我。之。職。業。爲。文。學。家。也。向。世。界。之。讀。者。雅。有。勢。力。以。我。思。之。茲。事。之。結。果。或。且。於。博。士。科。學。上。發。見。之。事。業。不。無。多。大。之。障。碍。

博。士。睨。迦。墨。斯。而。冷。笑。曰。先。生。得。無。過。信。自。己。之。勢。力。鄙。人。於。足。下。之。著。述。偶。在。田。舍。家。旅。館。無。可。排。遣。之。時。偶。一。瀏。覽。殊。信。足。下。之。文。學。不。足。爲。鄙。人。事。業。之。障。害。足。下。自。己。發。揮。其。腐。敗。之。思。想。以。毒。海。內。之。讀。者。尙。欲。中。傷。我。之。事。業。歟。今。他。不。俱。論。我。趁。此。汽。車。歸。僅。三。四。十。分。鐘。矣。不。能。久。待。也。語。時。不。俟。主。人。之。許。可。卽。闖。入。迦。墨。斯。書。室。之。中。迦。墨。斯。無。法。禁。止。默。隨。其。後。

嗚。呼。此。半。人。半。羊。之。生。物。向。已。聞。博。士。之。聲。音。驚。惶。不。可。言。狀。自。博。士。之。入。室。也。乃。更。退。縮。至。機。後。自。顧。至。踵。頭。不。能。已。其。最。足。滑。稽。可。笑。者。則。頭。角。之。兩。耳。亦。起。恐。怖。之。痙。攣。也。博。士。見。之。笑。曰。若。乃。在。此。歟。佳。哉。大。綺。麗。之。服。裝。可。充。紳。士。矣。少。選。曰。歸。休。吾。助。手。先。生。方。預。備。燐。酸。鹽。待。汝。歸。來。也。此。生。物。發。一。種。金。屬。之。聲。音。曰。博。士。恕。我。不。願。歸。矣。我。在。此。頗。自。由。先。生。先。生。我。願。爲。君。盡。力。務。乞。先。生。護。持。我。小。說。家。亦。挺。身。而。出。曰。天。下。烏。有。如。此。蠻。而。無。禮。者。汝。勿。行。有。我。在。

博。士。笑。曰。先。生。勿。誤。會。此。生。物。者。是。我。以。種。種。經。驗。而。創。造。成。功。者。我。蓋。非。漫。無。權。力。者。比。也。語。時。又。向。

此半人半羊之生物曰。若此番遁走。我固有十分之權利。以責備汝。今力持平和。不加訶責。其趣歸勿遲。遲也。此生物蹣伏不動。曰。我萬死不願歸也。博士大怒曰。果如是乎。乃自衣囊中出一小箱。斥之曰。若勿憤憤。汝一身生殺之權。在我。掌握人類之幸福。惟智慧出衆之人。能享之。我所以能。以汝之故。令我失敗。亦無暇與汝輩。曉曉爭論也。

時則博士啓其小箱之蓋。中有電池。而於觸角處。出電線兩條。乃曰。主人。此麥爾克尼式之電氣機械也。我送此電流於人身。必起何種之異變。凡振而彼。乃不動如石。人可試驗。與君觀也。



於是博士乃以電紐一動。而此半人半羊之生物。忽發苦痛之聲。一轉瞬間。如石人之不能復動。博士乃

活於地上。之有機。皆生有種殊特。一。震動率。語時。以電。指此半人半羊之。物曰。彼之震動率。發見於耳鼻。而我。之機械。能送此電流。於極遠之地。或於手。舞足蹈之際。電紐一

睨小說家而笑曰。凡血肉之軀。其震動率。大略相等。足下亦一試驗之歟。已而又呵呵笑曰。是戲言也。此鳥可以施之。先生復回首語怪物曰。此第一電紐也。若復按第二電紐者。則汝身體化合之原質。復將分解。可哀哉。汝其休矣。

此時彼夫半人半羊之怪物。仰天倒臥於床上。兩淚交流。哀求博士曰。博士赦我。我今歸矣。博士曰。趣行。趣行。我不汝久待也。小說家忿不能耐。曰。且待我。今知若爲世間至酷虐無情之人。夫創造生物。賦與以精神而加之苦痛。可云慘酷之極矣。足下之事業。殆反乎天理與人道者。博士努目曰。止！若勿妄語。科學家之頭腦。本多冷靜。我願先生勿干涉我事。若必欲詆毀我之事業。發表社會披露世界。則先生且留意我之電池。或將無禮於先生也。語已。磔磔而笑。聲如老梟。遽吐嚶嚶啜泣之怪物。行矣。嗚呼。創造生物。創造生物。果人間社會之幸乎。否乎。



心

俄國痕苔原著  
冷譯

痕苔小傳

痕苔中部俄羅斯人也。生於千八百七十一年。受業中學校時。早喪父母。備極貧困。繼又至聖彼得大。學常兩日一餐。刻苦修業。每至自恨。輒以自戕。然均以遇救得免。後又轉學莫斯科。屢草小說投稿。各雜誌。至千八百九十七年。卒業大學。得律師營業證書。懸牌求售。卒以就之者少。改爲報館法堂記者。於暇時。益事文學。遂以成名。其所著小說。有「沉默」「愈甚」：「華黎」「歸宅」「胡言」「旅行」「紅笑」「崖」「石垣」「骨牌戲」「霧」「地寶」「窗」「總督」「哥薩克」「外國人」「贈物」「火車之時刻」「克勒斯加」「加蒲科」「塞甘哥」「蘇生之美」爲文。均極悲壯。抑鬱。每於不知不覺間。使人毛骨悚然。誠希世傑作也。

楔子

一千九百年十二月十一日。醫師亨登。犯殺人罪。據犯人當時現象。以及未犯罪前種種情形。其精神狀態。頗有異樣。甚類發狂。於是法廷諸人。大起疑惑。

後即送至愛立精神病醫院內集有名醫師為之查驗如近時物故之桀驁醫師亦為當時查驗之一人進醫院後約一月亨登自作一犯罪始末書送至查驗人處詳記此事原委是書即亨登自作之犯罪始末書也

第一號

查驗諸君鑒我自犯罪後從未以此事實情告人今已立於不可不告人地位用敢直陳於諸君之前

諸君亦知余此次犯罪決非與平常殺人來頗密余亦不自知其所以

阿雷克之為人性柔順如女子生平無奇才異能人之愛之者僅曰饒風趣而已然而饒風趣之一說實足掩沒阿雷克無數惡劣之點何則阿雷克即有惡劣之點以其饒風趣故人多不之覺也其為文也亦



犯相同但此不同之故又非諸君所能推測余今言之諸君亦覺頗有興味也

余所殺之男子名阿雷克是余在中學校時相識之同學友後至大學校又為同學其人學術志趣雖與余不類而往



然阿雷克修文學而落筆庸劣無可取法然而人之愛之者亦曰饒風趣饒風趣

阿雷克死時年三十一歲視余實少一歲有半

阿雷克有妻諸君如於法堂上未睹渠妻之面則斷難想像以前渠妻之情形余昨在法堂上曾見渠妻服素衣含淚眼瘠瘦異常兩頰全無血色皮色紋縐頭髮頰白已如半老徐娘矣此亦渠妻愛夫之一證渠妻以前常笑而日昨見之笑靨已失兩眼亦無光偶向余視余亦不覺吃驚也彼實爲世上最可憐之一婦人

回憶當時有一秘事僅爲余與阿雷克及其妻達吉三人所知者卽五年前阿雷克與達吉尙未結婚前之二年也余曾求婚於達吉達吉不許當時余謂知此事者僅有三人然事後考之奚啻十餘人阿雷克達吉之男女朋友常暗中譏笑亨登醫生曾向達吉求婚而爲達吉所拒此事爲余所覺者固亦屢屢也不但阿雷克達吉之朋友爲此事笑余卽達吉對余亦嘗因此嘲笑者余猶能憶及之是年之九月五號達吉與余相遇余睹其美欲擁抱之達吉對余輾然微笑查驗諸君諸君亦知余固性情強壯不爲物屈俯仰天地從無哭泣畏懼者乎然而一見彼笑笑實令我毛骨悚然也余欲擁抱之兩手頓時麻木然而彼女則又大笑笑至失聲而不可仰余乃漠然既而彼乃向我謝罪曰失禮失禮望君見恕言時彼仍匿笑不止彼笑不已余亦僅能微笑以答之此乃九月五號午後六時聖彼得堡所謂標準時刻也

聖彼得堡所謂標準時刻者實因午後六時乃鐘上長短兩針集於一綫一則上向下指一則下向上指白蠟面上據以中分故曰標準時刻也當時余與達吉在某車站見之而自後余之殺阿雷克亦在午後六時天道冥冥無端暗合真乃不可思議哉

余之殺人而入此病院也其原因實爲余無殺人之動機而殺人必爲發狂無疑然而如余以上所述余殺人之有無動機可以瞭然矣無論余之動機爲嫉妬爲復仇嫉妬復仇固不足以寫余之感情然而欲表新感情不能不借舊名詞以寫之謂余嫉妬可謂余復仇亦可

余書至此更有一語不得不說明者即達吉於此後又有欺余之事是也夫達吉之性質余固宿知之余始料達吉即與阿雷克結婚結婚之後決不和睦余因常勸阿雷克須愛其妻阿雷克被殺之前一日尙謂余曰余之幸福皆出君賜又謂其妻曰達吉汝謂然否達吉因顧余曰然言已視余微笑時阿雷克起向其妻擁抱之其妻亦向之接吻又發聲而笑視余在旁若無睹焉阿雷克復謂余曰先生汝殆似抽籤而不中者乃徒勞也此等無類之惡戲實痛余心而彼之生命亦因此而短縮一禮拜蓋余初意本欲於十二月十八日殺之也

二人生活之樂如是而達吉更甚達吉之愛其夫實視其夫之愛達吉爲摯何則阿雷克本非真知愛情之人而其外又文學之好以奪其愛大凡好文學之人每手書一卷使其所愛之人悶坐一室而不自覺

也。若其妻則始終心愛其夫不少。外駛阿雷克身非強健者常患頭痛又得不眠症而其妻則盡心服伺爲之看護。

達吉終日莞爾常帶笑形且又年少貌美令人心悅余謂享此幸福畢竟在余而不在阿雷克達吉可愛如此而嫁此無意識不合趣之夫他日必有自行覺悟而悔以前拒余之失計者然俟之既久此說竟亦無效余視爲無意識不合趣者彼則視爲更增其可愛之一端也彼雖亦好與余談話然談話既迄又與彼夫同衾矣可笑可恨之事孰甚於此。

問余欲殺阿雷克之心起於何時余亦忘却自今思之恰是與余有生以俱來者蓋余之欲殺彼實久而且久也余始時雖欲殺彼然以達吉之故不忍以危險之手段相加（因余素不喜無故殺生及爲殘暴之舉動也）而別爲之計余之初計甚喜余之力量可以左右阿雷克之心因而始誘阿雷克以女色繼誘阿雷克以飲酒冀藉此以離間達吉豈知行之既久而此計卒歸無效何則即使達吉知阿雷克與他女有關係或乘醉歸家而其愛夫之心殊不因此而少減彼女真爲其夫之奴隸哉夫爲夫奴隸世之爲婦人者大抵皆是獨如此婦之全然不識正義爲少有耳。

余書至此余有誠實之一語明告諸君（余之爲此語者非欲乞情於諸君也）余之初於余心宣告阿雷克之死刑也余心實可憐之余觀其死前數分鐘時恐怖之狀態余又可憐之此外尙有一端爲之可

憐者（此意恐非諸君所知）即欲打破渠之頭骨也。夫有生命能活動之生物有天然可愛之美。若死則爲一種醜物耳。余昔時曾有一事。今偶憶及之。余爲研究某事故層層一活潑之犬。犬既活潑而欲屠之以剝其皮。當時心中之難忍。至今思之尙覺怏怏不快者矣。

苟阿雷克而不至若是之疲弱多病。余或不置之死。然彼之眼甚美。余尙惜之。諸君試爲我告達吉阿雷克之眼甚美也。但眼中有眼瞳青白而無光。

又有批評家之一言。彼果爲大文家大詩人。則余亦不殺之。世人凡庸者多。才智者少。既許數百萬之痴漢蠢物生存於世而不保護一稀有之才。甚可羞也。其珍愛當更甚於珠玉惜乎阿雷克無此才也。

現在雖非評論文學之時。然余觀古人之著作實無一足爲人類所必需者。而一種無用之人。肥胖不能運動者。每喜閱之。若強壯如余輩。好探宇宙之秘密。觀之殊無興味也。且也。即以文藝論文藝者。以思想與才能創造世間未有之新生命者。若阿雷克之文藝。只描寫世間固有之舊生命而已。曷足貴哉。然亦不可一概抹煞。其著述中亦有一書爲余所喜閱。題曰世界之秘密。其立意頗爲前人所未有。是誠例外耳。

彼又常爲余述其困惑。余甚信之。次非無根之談也。余嘗探其未來之計畫矣。愛彼惜彼。崇拜彼者。均請安心。彼蓋決非偉大嶄新之人物也。彼亦決不能發明偉大嶄新之事物者也。阿雷克之底蘊。無論若何。

近視之人其未見者只有其妻達吉之兩眼耳。余每欲顯其夫才能之惡劣於達吉之前而達吉始終以余爲誑。何則彼蓋從未一讀其夫之著作耳。彼嘗於座中無人時語余曰：余有一短處。余問何事則曰：余愛余夫之一事耳。假使君而非與余夫至好則余：余卽爲之續曰：則必禁余之往來矣。彼遂微笑低首曰：否。何故禁汝。余決無是想。然其意實非謂其爲禁余不可也。彼誠善於辭令哉。

奪人生命甚屬常事。然法律定以嚴刑謂爲大罪。是誠常人之見也。夫人之犯罪隨在而有。豈但對於法律始爲犯罪哉。如信神者對於神而犯罪。或則對於他人而犯罪。或則對於自己而犯罪。譬如我心欲殺阿雷克。苟不能實行之。是對於我心而犯罪也。其罪實與逃役相等。而世人必以殺人爲有罪。此爲無罪。或強分其罪爲大小。嗚呼。是特人間可笑可憫之一種陋習而已。曷足論哉。

人生第一須自己對於自己而無惡念。彼殺人犯之最可懼者非警察之搜索。法官之裁判也。自己胆力不足也。或則困於自來之教育而不能自拔也。諸君曾記已死之洛斯谷兒乎。如彼之男子。世間固大有人在也。余亦久注意於此。且盡心研究之。殺人之後而欲心神不亂。一似未殺人以前。此實不可能之事也。何則。人苟稍有思想。必能逆料其結果。而心有所不安也。然余曾早爲之預備。搜集種種材料。以堅定意志。鞏固胆力。且對於流俗所用之道德。一切以輕蔑出之。因此余於殺人後。余心之鎮定實爲比較的。有效也。余於此處尙有一事報告諸君。是非蛇足。是實。余生平最有興味之一事也。

我在中學第五年級時曾竊取友人寄金中之十五留（留俄幣名）友人覺後我謂彼寄我時計算之誤友遂無言夫我當時之竊金非如窮人之迫於飢寒而竊物乃欲試余意志之堅決手段之巧妙以及蔑視世俗道德之一斑也諸君聞我此言不幾笑我此事之卑鄙視殺我故友而更甚乎然余實喜當時余意之得實行且行之而復泯然無跡友人既不疑我良心又不責我是實余生最得意之事至今思之而尚有餘快也余竊此金後即往餐館大烹盡其所有以供饗餐當日食量之豪至今令我猶復流涎三尺耳

雖然此次殺人之事余良心責備否余自悔否則亦絲毫無之

然而余之心則有十分難過者其難過實不可以譬喻使余心痛而使余髮白雖然此爲別事也非爲此事也其事決非簡單而爲一種不可恕置之情感也

## 第二號

余心所欲解決者爲阿雷克不可不殺殺阿雷克後又不可不使達吉知殺阿雷克者爲余而又欲法律上之刑罰不及於余且即及之終使達吉之心不能滿足是則余所碎心也蓋殺阿雷克而使達吉知之是爲余所必欲行之事然因此而入牢獄余心實不願也余實欲在世間求快樂也置美酒於杯中而芬芳之設清潔之床褥而安眠之余之所好也晨則呼吸新鮮之空氣晚則閒眺華麗之落日余又所好

也。或靜以觀書，或則放懷長嘯，此皆余之所好也。余第一所好者，在余有此筋肉之身，有此透明之腦。余能獨立，余能變化，雖有世界好奇之眼，而不能窺破余心之奧妙。余安得而不自好也？人有恒言：人生之疲勞不可理解者也。余則不覺有疲勞之苦。余好生，余又好探生命中潛伏之秘密。余以復仇爲快樂，以世間萬事爲遊戲，更能因此復仇遊戲而生猛烈之大活劇。則余誠大願矣。是故能使余起尊起敬者，世間唯余一人而已。以如此之一人而投之牢獄，是安可也？以若是之變化豐富，意趣深遠，而欲使其在牢獄中生活，安可得也？卽如查驗諸君之見，亦必以余爲不應身入牢獄者。何則？以余業醫而成，已有相當之產，且亦施醫於貧民，視彼爲余所殺之阿雷克，有益於世實不少也。

且也。余爲此故而自投文網，甚無謂也。余非不能以不使人知之術處死阿雷克，余業醫爲之更易，然余亦嘗思之。其法係欲注射一種難治之惡病於阿雷克體中，使之染受此病，然而卒余不用之者，則以阿雷克雖染病而未必死，只傷殘其形體容貌，而傷殘其形體容貌仍不足以稍滅其妻達吉愛夫之心也。且阿雷克卽病死，亦不能使達吉知殺阿雷克者爲余，又豈余之所願哉？

大凡無意中之事，每能徼倖而爲日後大有關係之基礎。如奕者然，閒閒一着，自後實爲大力之援軍。一日，余見某報雜事欄內，記有新聞一則，謂有盜竊錢財之某會計，敗露後，供稱盜竊時實在發狂中。自後又供此發狂乃僞爲者。嗚呼！此男無用，竟至自供。然余思此計則實不惡，彼又能實行之，亦可謂非常人。

者。余因師其意。卽以發狂中殺阿雷克。

余之計。以發狂中殺阿雷克也。余意良得。蓋狂病過後。可以漸愈。而阿雷克則已爲余殺。而不能復生。余亦不至受罪。且能使達吉知殺阿雷克者。爲余是一舉而數善備也。余乃卽爲之預備。一意研究發狂之故。然余雖醫士。而非精神病學之專門。余乃費時勞力。盡購精神病之書。而熟讀之。費時計一年有餘。而後始得實行。是則爲余欲殺阿雷克之故。而又新獲一種學問也。

查驗諸君。諸君所第一注意之點。必在遺傳性。狂病之與遺傳性。蓋最有關。係也。然而余則恰有遺傳性之資格。余之父。爲大飲酒家。余之叔。蓋死於瘋人院者。余之妹。亦由入阿那顛病院而死。余之母。族性雖善良。而自來所謂狂病之遺傳。只有其父若母一人而已。足余之體魄。雖似余母。然有一二之點。頗可利用。卽余生平。頗好閑靜。夫人好閑靜。是爲精神康健之證。然自一方面言之。人情多好肉體之樂。苟萬事視爲冷淡。是亦變性之一端也。其外。又有余好力行之一端。苟余思定之。必盡心竭力以實行之。此亦可爲精神健全之證。然而從諸君之眼觀之。亦可下以偏僻拗執。自是等種種名稱也。

狂病之靜狀。旣已合格矣。而狂病之動狀。亦須有一二以助其成功。余乃隨機應變。擇彼天然湊巧之事。而偶然發現之。於是狂態畢露。人遂目余爲狂人矣。夫人不狂。以爲狂。譬如憑空構撰小說。旣具空理想。復須有實藝術。以爲之助也。



余既用心試驗此事而余矯飾之性又素所擅長余在中學校時常與同學之友故飾情好或牽手或同步閒遊廊下以吐胸中肺腑之語而同學友之真情秘事亦因之窺探焉余既有得乃更淡而遠之此余生平一種之魔術也嘗見故家世族每於請客時取其特別之古器以供賓客而客之受其供者往往引爲殊榮其實客去之後彼所謂古器者仍故家世族之古器耳於客無與也我之以肺腑之語誘人秘密者亦以此法余每對人用特別之笑貌說特別之言語開特別之胸襟而人亦引爲殊榮吐露真相焉其實余之笑貌言語胸襟絲毫勿與人相關也

余心所輕蔑者佯爲尊敬之余心所厭惡者佯爲親密之此余所好之一種秘劇也然而余實因此而得保余自由精神余決不欺余自己者也對於他人而愈假對於自己而愈真也余實欲以余一己奴隸世人者也

余之心中常畜一名優之觀念此名優之觀念無論若何裝扮無不畢肖且皆出於自然試問此名優之觀念若何而來則余於讀書時常以余心沒入書中人物之心裡宛如化身爲書中人物也諸君或有不信余言者乎余曾讀亨克小傳而流熱淚者余非敢自欺也余心甚精練又能適合於各事更有無窮之變化余心奧妙豈不大可感耶夫趁余之所能一時送千萬之生命於地獄或拮之以登清明之天堂無所不可也余殆天神也然而其玉座則爲書藉

然哉。然哉。余今有一言不能不訴之於諸君者。余未就牀欲作是書而輒不果。以余寢門之戶未閉也。戶外狂人之聲咆哮號怒。實擾余耳。此實虐人之正氣不少。夫苟如此。即使不狂之人。養成其狂性也。再者。病房中夜間照物之具。何以不用蠟燭。而用電燈。使傷病人之目。其要安在。

余試再言余身之事。余既具此優俳之能力。久思一登舞臺以演余技。然余恐世間僞名士知之。必失余價值。且卽爲優俳。而優俳之名譽亦殊有限。安能如余今日之震動一世哉。蓋余之妙技。其愚人實過於優俳也。優俳僅能愚人。而余則專愚天下之智者。諸君自思。能信余言否。雖然。余有二物實不能愚之。卽劣性之女人與犬是也。

諸君亦知彼達吉。決非信余之所思者乎。卽至既殺其夫之日。亦仍不甚信也。彼之意必謂余愛彼者。因彼深愛阿雷克之故。故余殺之也。此種不合道理之思想。而適中於彼心。伶俐者。彼女乎。

模仿狂人之道。決非難事。其主要之部分。既已入彀。其餘則由我意以創造之耳。譬諸名優。依角本以演劇。雖角本熟爛。胸中然有一二之點。終不能不露其本相。其爲名優之點。在此而既演之後。至今日而復受諸君之查驗者。亦以此不然。狂人則狂人耳。何查驗爲也。然余謂雖受諸君查驗。亦無大恐。精神病之範圍甚大。竭諸君之力。亦未必盡也。查驗諸君。余爲是言。諸君萬勿生氣。余亦萬不敢損諸君學術上之威權。使諸君生氣也。諸君苟平心思之。亦必以余言爲然……

嗚呼。咆哮之聲止矣。余已耐苦……

余在此計畫時。余之心實有爲狂人所不能者。即余自思。苟至實驗時。必爲一大危險。此大危險之故。爲何。余雖不必明言。諸君諒亦能知之。何則。凡人以狂氣侵入頭腦。宛如以星火投入火藥。苟一觸之。未有不轟然迸發者。雖然大勇之人。其大危險實爲大快樂事。

余心甚透明。甚精確。其判決萬事。宛如鋼劍之尖。縱橫無所不可。且其柄常在余手。余之心甚可寶之。余心也。忍耐而活潑。且又敏捷。余心如此。余力實爲之奴隸。而欣羨……

嗟乎。門外咆哮之聲。又起矣。余又不能下筆。其淒涼視泣聲。而更甚。其可怕視聞。猛獸之聲。而更甚。猛獸之聲。固可怕。自人喉中所吼之獸聲。可怕更百倍也。始而大吼。繼而大笑。終而大哭。其淒慘更不可言狀矣……

余所述者既如此。雖然。余尙有一言。敢爲諸君告者。諸君閱我書。能識我字乎。余久不執筆。且加以睡眠不足。身體衰弱之故。手常戰慄。因之所書之字。頗形潦草。雖然。余之如此不自。今日始矣。以前亦曾有之。

### 第三號

余在客爾家所演之烈劇。諸君想已知之。此余第一次試驗而成功也。在座之人。有已知余將有此等舉動者。有言原氣正確之人。雖偶有所觸。一時逸出常軌。不久即當復元者。余演此劇。見者不唯不驚怪。且

爲我設種種想像。此余所謂試驗而成功也。雖然彼等亦太易欺矣。余之當時情狀。諸君諒亦知之。余色淒愴而額流冷汗。眼珠烏黑之中。燃狂熱之火。事過之後。卽有人告我以此狀者。余佯飾憔悴之態。不言亦不語。而心中則頗得意。其得意而又加輕蔑者也。

是晚達吉與其夫均未到會。嗟乎。諸君其亦注意及此否。余之所以必欲擇彼不到會而演之者。蓋非偶然也。余之心第一不欲使彼達吉見之。彼見之。彼必生心。蓋世間能察余心而使余不得逃者。彼女一人而已。

是晚之事。詳言之。無一非預爲算計者。卽至至微至細。一低首。一舉足。亦且研究有素者。擇人多之處。當酒氣濃郁之時。爲發病之源。而余所坐位置。適占席之一端。離燈台又遠。其所以如此者。蓋欲使之不因。此而失火。或傷及余身也。

坐余之旁者。爲拔愛兒。拔愛兒。余所平時見之。而厭惡者也。體旣肥碩。而食形又劣。兩臂占據一坐。有餘湯汁。又復四濺。余卽不狂。亦早觸余心。怒余怒。而發狂之念起。發狂之念起。而余卽一舉。先碎其酒杯。雖然。余之碎酒杯也。實不欲使傷余手。故先用手。中襯托之。此層。諸人恐未留意。

此次狂病之發。謂爲極粗俗極下等者。亦無不可。因余如演。更加微妙。於此者。人亦不之解也。余將狂時。屢振兩臂。以作奮興之狀。與拔愛兒語。而拔愛兒似有驚懼之色。余乃凝神定目。以示憂鬱未幾。而伊倫

問。余。伊。倫。者。亦。與。同。卓。坐。余。之。前。者。也。伊。倫。曰。君。何。面。色。若。是。改。變。乎。於。是。闔。座。之。人。視。綫。悉。集。余。面。余。乃。又。作。淒。鬱。之。色。以。示。之。人。問。何。所。苦。余。曰。誰。謂。余。苦。者。余。稍。有。不。適。耳。不。久。當。即。愈。此。時。各。人。均。心。安。只。彼。疑。心。深。之。拔。愛。兒。尙。怒。目。睨。余。有。頃。彼。方。舉。杯。飲。一。剎。那。間。余。手。早。碎。葡。萄。酒。杯。而。起。立。衆。亦。驚。起。余。乃。盡。席。上。所。列。盃。碟。而。碎。之。玻。璃。片。片。橫。飛。滿。座。拔。愛。兒。怒。氣。勃。勃。婦。人。等。相。顧。戰。慄。而。余。則。縱。橫。自。在。擱。桌。上。之。單。而。一。掃。塗。地。矣。

未。幾。余。手。即。爲。衆。人。所。制。不。得。稍。動。余。復。強。與。爭。持。衆。客。之。間。有。取。冷。水。來。者。有。扶。余。使。坐。者。余。唯。直。視。余。眼。呻。吟。如。動。物。園。中。之。虎。如。是。者。又。有。頃。余。乃。漸。作。回。復。正。氣。之。次。序。先。閉。余。眼。復。嚙。余。齒。旋。又。發。余。極。微。而。無。力。之。聲。張。目。問。曰。余。在。何。處。余。何。事。余。問。此。語。固。甚。可。笑。雖。然。竟。亦。有。人。答。余。者。可。笑。不。更。甚。乎。時。有。旁。人。低。聲。語。余。曰。汝。且。安。心。此。處。乃。係。客。爾。家。也。此。答。語。者。爲。何。人。余。不。必。述。嗚。呼。余。戲。彼。等。亦。太。甚。矣。

至。翌。日。此。事。已。徧。傳。余。於。舍。野。露。家。遇。達。吉。與。阿。雷。克。阿。雷。克。似。未。深。悉。此。事。詢。余。曰。君。在。客。爾。家。究。爲。何。事。說。時。似。亦。不。甚。在。意。竟。往。書。室。中。而。其。妻。則。似。深。爲。余。念。喋。喋。問。慰。不。休。然。亦。明。知。非。出。自。彼。本。心。也。：。雖。然。余。於。此。事。亦。不。自。悔。余。唯。矚。機。以。求。再。試。耳。余。因。問。彼。達。吉。曰。假。使。汝。丈。夫。而。若。此。汝。心。何。如。達。吉。曰。君。何。故。欲。問。此。語。余。曰。無。他。耳。只。問。汝。耳。達。吉。無。言。相。視。少。許。余。又。問。彼。曰。汝。何。不。信。我。達。吉。亦。

不答。唯視余面。余亦忘彼前次笑。余之恨。此蓋數日來精神奮激之反動。非真忘也。既而彼忽答余曰。汝究有人相信否。余因笑曰。是何必問。是決無人信者。余既答後。余心忽動。若彼死盡之灰。忽又復燃者。其復燃也。如遇猛烈之藥。一發而不可收拾。嗚呼。此蓋余之所能獲成功之機也。何則。爭戰者。乃人生唯一之大樂。

第二次之發狂。乃在第一次發狂之後。約一個月。此次更預爲研究一切計畫。均已成熟。而臨發之時。反不少爲之留意。恰好事機來前。乃卽一試耳。其時之事。今亦能記憶。衆人均在客室談笑。正酣。余忽心中憂鬱。自覺孤獨之苦。頭腦中頓覺牢騷。勃起。似有離人獨立之思。而周圍之人都覺可厭。余於是卽吐暴言。作兇勢。奮拳四顧。顏色蒼白。盡露可怖之形。然而余心不覺竊喜。余忽怒號曰。畜生。畜生。僞君子。黑心兒。汝輩惡徒。真可厭。余怒號不已。又拳打足蹴。彼僕人御者。凡爲此者。余自知其非禮。然而余心實覺甚有味耳。當面說實話。余言欲擊汝。而以手批其頰。是又極有趣味之一種也。然而人則以爲狂。然則凡說實話者。豈皆狂人歟。查驗諸君。萬事余心悉明也。凡以拳擊人者。蓋欲使人肉上生痛也。余既狂後。歸家。余自思。余誠名優。余乃就床閱書一冊。其書何名。亦不妨爲諸君言之。卽脫麻勃生所著之佳作也。閱書時。覺亦有味。閱後安然熟眠。無異小兒。諸君試思。狂人亦能讀書否。卽讀書亦知有味否。亦能安眠如小兒否。

狂人不眠者也。苦惱者也。腦中萬分擾亂。時起而時滅者也。氣體咆哮而手足亂動。欲行而止。欲取而舍。哭笑不時。喜怒夾雜。笑容可掬。而作長歎者也。

所謂狂者。乃如是如是。

然則彼狂人者。有能熟眠如小兒乎。而余則熟眠如小兒矣。余果狂人也耶。

#### 第四號

昨夕看護婦麥及問余曰。亨登君不事禱告耶。問時彼甚莊敬。彼意余亦必莊敬以對也。然而余則不然。余雖不笑而答之曰。否。余決不禱告。苟欲使余禱告者。余寧碎頭作十字形也。麥及果向余頭畫十字形者。三。此誠善良之婦人也。余苟使彼能得一分之快活。余亦滿意也。諸君既有身分。又得自由。想不留意於此等婢婦。然而若我等囚人。又所謂狂者。與彼婢婦接近。遂有不可思議之發見。彼看護狂人之麥。及實亦一狂人也。此語諸君必夢想不能得之。而實則實事也。觀彼步履。巧滑了無聲息。行人隙中。恰如縫衣之針。觀彼顏面。能反映諸君之色。諸君來時。彼必倉皇失措。過意以示殷勤。一若諸君所有之表情。悉集於彼之身上者。然也。彼時彼又莞爾對余而笑。蓋非彼笑。彼亦反映他人之笑容也。余亦有時微笑對彼。而彼亦微笑答余。可知麥及之笑。固有賴乎他人矣。彼亦有時作淒愴之色。如殉教者之促眉。至鼻口角下。向於是視之。頓老十年矣。余苟形容之余面。殆亦若是歟。諸君又知凡深於冥想者之眼。其光必發。

奇異之色。麥及之眼。其腫固亦濃而可怖也。彼每靜舉兩腕。默然近余。卽爲余整理頭髮。或整理室中一切。每於獨居時。觀彼顏色。則更奇異。面無人色。蒼白若死。偶呼其名。則回首含笑。而問曰。君欲何物。歟。此語乃彼遁辭也。

自朝至暮。彼所事者。只有取物之職耳。取何物。去將何物。來否則爲之整理。各物其間始終默無一語也。亦無輕舉妄動。而致所持之物。相撞或跌落破碎也。與之語。世事則甚淡。然與之語。殺人放火。人生激烈。慘酷之事。彼亦漠然也。

有時與談爭戰之事。則曰。是傷人者。是迫於飢餓者。曰。噫。我固知之。則又正色而語。余曰。今尙未至飲乳之時。刻乎。今日飲何少也。余不覺笑。彼亦作客禮之微笑。彼未嘗觀劇。彼又不知俄國之外。更有他國。彼亦未嘗讀書。除在寺院聽講外。不知福音書上之文。語作何解。彼唯每夜長跪禱告耳。

彼初以爲智慧。不如人。畢生爲人伺奉而已。今則不圖遇一意外事。遂改此說。

余意諸君亦必能知之。余來此病院後。身體雖偶有不適。然不足爲病。狂之證也。不過示余疲勞與衰弱耳。彼手巾也。余雖疲弱。然尙強於麥及。余用手巾以自絞。殺亦所不妨。余室中只有余與麥及兩人。余若揚其聲而抑其手。以爲自絞之計。彼麥及亦不甚驚皇也。彼只發其簡單之語曰。此事不可也。余乃細



玩此不可二字之義實有啓余不可思議之大力者。夫語空虛者也。無物者也。無意味者也。然而其中則有力。其中之力爲何。則深藏於麥及之魂爲余所不能知者耳。然彼女則自知之。唯不能說不欲說耳。自後余乃迫彼說明此不可二字之義。而彼之回答終不能滿余之意。余因問之曰。汝以爲自殺有罪乎。爲神道所禁乎。彼則曰。否。曰。然則何以汝言自殺不可。彼乃曰。此何等事也。爲之不可也。更微笑謂余曰。君欲取何物乎。嗚呼。欲取何物。彼又爲此遁辭矣。彼爲此遁詞。而余遂不欲問也。

由此觀之。彼誠狂人也。彼乃一隱性之狂人也。視彼院中之狂人。能稍任事耳。欲爲驚人之事。則不可。余今日言一題外之事。余昨日與麥及談論。而憶及余幼年之事。余母余已忘之矣。家中有叔母名恩。非思者。每晚爲余頂上畫十字者也。彼之面有腫物之痕。而彼實於余十二三歲時自縊於余家炭屋而死者也。彼死後。余父常復夢彼。因之余父以不信鬼神之人。而亦爲之供養。爲之祈冥福焉。

余父甚幹練。有才能。其在法廷辯論時。易感人心。婦人姑勿論。卽彼鐵面漢亦常聞余父言。而泣下。然而余則詳悉其生平者。余則無所隱瞞者。余實未嘗泣也。余父有智識。有思想。能言語者也。余父實以言語思想智識三者。巧以組合者也。然而余父之生存與否。余甚疑之。余父僅一表面之人而已。有聲能動。然而一無意味者也。如一留聲器。然如一活動影戲。然形式俱備。而無魂靈者。至今思之。宛然在目也。余父生平無推索物之想。倦而入床。則已不動而眠矣。眠後以余度之。必無所夢。其所以入眠者。不過活動上。

之機。絡。偶。然。而。止。耳。彼。以。一。枚。之。舌。（其業蓋律師也）一年可得一萬三千露卜之收入。此亦一不可思議之事也。一日余父與余同觀某處之新購地。余指庭間所植之木。問曰：是亦我父所植者乎？余父笑曰：然是故。才之爲物大也。余父好飲酒。醉後而其狀少變。初則運動甚力。忽而自止。頹然乃睡去也。世人多以余父爲有才人。余父亦嘗自許。謂彼若不爲有名之律師。必爲美術大家。或文學大家。

余父於世間最不能解者。爲生子。如余。彼爲此。故幾欲捐棄其財產之全部。然此事於余實大有關係也。今之世界。能使人自由者。不過錢財耳。假使余之運命。輸入於無錢者之手。則其結果如何。余亦不自知矣。言念及此。余怒安得而不填胸臆。余苟無錢。余必不得不就他人。強余使爲不欲爲之事。以些少之財。而買余之勞力。余之心血。余之神經。及余之生命。余雖欲不怒而不可得也。然而此怒不轉瞬間而滅。何則。蓋余知余決非常困於貧窮之人也。乃余父實視余爲一蠢漢。

父嘗問余曰：亨登汝以後將爲何事乎？言時面色嚴厲。髮長垂額。其聲若感歎而甚無力者。余答之曰：余之事。父母憂也。不才若余。只有殺人劫物之兩途耳。父聞之甚怒。余爲此答後。有時亦思此爲輕佻之戲談。不當以之愚弄傀儡之父。然而今日則真殺人一個矣。

余實不知余父何以不識其子之精神。又不知其子生活之狀。而常不滿意於其子。余在中學校占第一位。而余父之不滿意也。愈甚。每有文學家。美術家。來輒指余以語。客曰：彼余子也。在學校中占第一者也。

嗚呼。余何爲而致干神怒若此哉。客聞父言。視余而笑。而余心中實蔑視此輩。且以成績良好之故而反觸父怒。余心甚惡之。然而余已成習慣矣。

有時余父來余室。余故意擲書滿地。使之狼藉。又使之睹余所剃頭髮。使之生氣。父有所責。余乃莊色答之曰。髮如是。短視學官之命也。父因之。大有所訓斥。而余心中不禁爲輕蔑之笑。

父所最怒者。莫如見余學校中抄寫簿。時有時父醉。怒極而作笑。談獨語曰。汝曾汚汝抄寫簿乎。曰有之。前日余乃汚及三角抄寫簿也。父曰。汚後汝殆以舌舐之歟。曰舐何物。父曰。舐其汚處。曰否。余乃以吸墨紙吸去之。父於是掉頭不顧。曰。是非余子。是非余子。

余父最怒之抄寫簿中。亦有使之見而大悅者。則有一節略曰。父親之爲醉漢。爲竊賊。爲弱虫。一一皆有說明。唯余以尊重父親之名及法律之故。略之。

余今忽又想得一事。此事余忘之久矣。今忽憶及。能添查驗諸君多少興味。余心甚滿足也。今試述之。家有婢名阿吉者。余父之妾。同時又爲余妾者也。阿吉能向余父索錢。故愛父。余年少。眼黑。雖不與之錢。而亦愛余。父死後。亡骸入棺之夕。余在阿吉室。其室近客座。故能通夜聞彼誦經之聲。

余深信。余父不滅之靈魂。必能十分滿意也。

是實大有趣味之事。余乃至今勿言。余亦不自知其何故也。諸君。諸君。若以此事爲無理之惡戲乎。是大

誤也。諸君。余當時之奮鬥。實慘澹而辛苦者。因此制勝。非易事也。余誠賭性命以爲之者也。苟於此時。因恐怖之故而退一步。則余卽不能玩阿吉如往日。而余自殺死耳。此乃余之決心也。

當夜之。余如余當時之青年處之。甚非易事。及今思之。獨覺心亂如風車轉移不定也。然自別一方面觀之。當時之感覺。余雖不能十分記憶。然尙有記憶之者。蓋余實欲一舉而破彼神與人間種種之法則也。當時。余心亦畧起一種可笑之恐懼。然爲別種感情所制。遂泰然直入阿吉之室。而與阿吉接吻矣。

余當時。蓋空想派也。嗟乎。幸福之青春。今已去矣。諸君。余猶憶當時。臨去阿吉之室。過余父柩前。余且組手於胸。作那破益狀。以睨父柩也。睨時。柩前之帷。忽一動。余覺駭然。

嗟乎。幸福之青春。今已去矣。青春雖去。而余心仍屬空想派也。余蓋善於理想者也。余信人間之心。有無限之勢力。人類歷史。乃人心之凱旋歌也。此意。余昨日尙思之。於此可見。余一生差誤。乃始終一貫者。余與鄰室之病人。同爲狂人。余念及此。余心甚苦也。鄰室之狂人。則常快然自得。常於各處集取青色赤色之紙片。喃喃自語曰。此千萬元也。此百萬元也。或則強索之於他人之手。或則竊之於他人。有時以之示看護人。而看護人等多挪揄竊笑之。然彼亦挪揄竊笑。看護人等也。唯彼與余。則甚相得。以彼嘗以百萬元與余也。彼曰。是誠百萬元。君其收之。君亦知余近日所需亦甚大也。彼又至余身旁。低聲語余曰。頃接意大利報告。將逐法王。而改新貨幣。新貨幣卽此也。此也。彼又將於禮拜日。拜余爲聖人。彼蓋視余甚

滿足也。

嗚呼。余蓋亦與此數百萬元同其生活。以至今矣。豈不然哉。

思之。是誠不可思議也。得爲余之親友者。唯彼書籍耳。書籍之中。藏有宇宙間莫大之智慧。莫大之希望。莫大之幸福。然而列於書架之上。沉着而無聲。不似人間畧有所知。便囂囂不止也。諸君以余爲狂人。余之所爲。在諸君視之。無一不謂之怪物。諸君何勿一至怪物之室。觀之也。

查驗諸君。此室有一極有趣味物。在寫字台左手抽斗中。藏有書畫骨董等之表目箱櫃之鍵。亦在是諸君試觀之。諸君亦學者也。對於此種珍藏之品。亦當表相當之敬意否耶。唯台上之油燈。切勿動之。蓋煤油之氣。世間最可怕者。無論抹在何處。決不可不去之。且去之。又甚不易也。

看護人。悲多不肯付余。以所索之睡藥。余乃醫生也。所索決不有誤。而彼乃不我與。我將自由行動矣。此二晚。余不作何事。余亦不發狂。蓋索睡藥之人。而發狂於理不當也。

紙已盡於此。

### 第五號

第二次發病之後。人盡恐余多有不欲。使余至其家者。偶或相遇。則必舉蹙其顏。強笑而問余曰。近時身體如何。余欲不失世人之尊敬。而犯罪。余知不能。余見世人之顏色。而余之殺意。遽起也。此可殺也。彼亦

可殺也。世間之人無一不可殺也。蓋所謂人者原有不可侵犯之介殼。今其殼已去而成裸體。即殺一二庸有傷焉。余於是實行之念勃勃以起。

世人欲窺破余心而適爲恐怖之二重牆壁所掩。余乃不得不演第三次之發狂矣。第三次之發狂順乎自然而不必盡合當初之計畫也。此蓋所謂才能也。才能者無一定之方法。知機乘勢以作戰也。唯余欲免過去之疑與未來之罪。故不可不使余之病症得醫學上學術之證明。

然此欲求證明之跡。又不可使人知之。須於無意之間。或必不得已之日。乃可使人相信而勿疑。余之往精神病專門家之診治也。實達吉與其夫勸余去者也。一日達吉謂余曰。君須前往專門醫生處一診。我望：諸君試思之。我望二字含有何等情厚的美意。是實使余欲不發狂而不得也。余乃答之曰。誠然。余願往診也。此時其夫阿雷克亦在座。阿雷克亦謂余曰。誠然。君須往診也。余曰。否。雖然不往診。將何如也。諸君亦知。余此答之意乎。此答非余本意。特欲借此以逃彼視。余之目耳。彼乃曰。君欲何爲。欲以此碎人之頭耶。余此時蓋以一手玩弄一極重之銅算盤於掌中。而注視阿雷克也。余乃返問曰。汝何語。汝云。頭耶。若頭固可以此碎之者。余言此。余覺心中愈有興味。余當時誠欲以銅算盤一擊阿雷克之頭而碎之也。余又傲然微笑。自思。世間有人謂將死之前有虫爲之報信者。其實不確也。試觀阿雷克死在目前。而彼尙漠然不自知也。

余又曰。以此物碎頭。得無太輕歟。阿雷克起立。以手奪銅算盤。去弄之。掌中曰。如何太輕。君請試之。當如此執之者。其時達吉入。其中顏色慘淡。而言曰。阿雷克。汝何爲者。速勿如此。阿雷克亦驚問曰。汝何若是。驚恐。余亦乘機言曰。不如其已。如是戲謔。余亦甚厭之。於是此銅算盤仍置於機上。

余乃就診鐵博士。余在鐵博士之家。萬事皆能如意。博士亦極用心爲我診治。嘗問余曰。君有親戚能爲君服伺否。又勸余勿外出。獨自靜養。語雖極謹慎。然言外實以此病甚深重也。此時余以醫生之資格。曾與博士一鬥。其意見。博士初時似有疑惑。然以余反對之。故而疑惑頓消。竟斷定余爲狂人矣。查驗諸君。余對於諸君之同僚。而發此無害之狂言。諸君若因而生怒。甚非余之本意也。鐵博士以學術論。固當尊敬之人也。

自是以後。余爲一生最有幸福之時。余在病室而來問病之人甚多。每發一種奇妙之語。視余若甚病重者。唯余自己則知余固康健。與人無異也。觀余之心。所產出之精密而有力量之做作。余甚自喜。余思世間可驚可異之事。無有如人心之不可思議者。有時若有神助。此爲神靈不滅之證也。夫人上泰山之頂。而小天下者。未嘗不起驚奇之念也。然使返其眼以觀己身。則其心之可貴。實視世間所有之美。所有之寶。而過之矣。

余細玩余心。美而且淨也。若情人之傾心於所戀也。若奴隸之服從其主人也。若友人之援助其知己也。

余之對於余心之愛慕蓋有如是者諸君余始終居於四壁之內也居於四壁之內而始終計劃此事也雖然余於此事研究有素無須更事計劃也余乃又想他事此時余及余心宛若二人賭死而爭勝負者然而此二人實超出於生死之域者也余左右縈思而其間最有趣味之一事莫如象棋諸君亦知三年前曾有萬國象棋大會乎而余則被取於第二等者也第一等之賞則入於洛斯加之手余若嫌其第二等之名而再與之較則洛斯加決不能保其久長之名譽而以第一等讓余矣

阿雷克之性命自歸余掌握後每對面時余卽有一種特別之觀感觀彼之飲觀彼之食一若皆余暫留其性命而使之飲食者然靜以思之頗足自豪也且余更爲之愛惜護持恰如父之對於其子彼之康健與否余甚留意之彼固怯弱而又甚不衛生者也一日達吉忽來訪余告余阿雷克之身體近頗強健且夜間亦能安眠余聞之甚喜乃以一冊奇書託達吉轉送其夫是書原爲其夫阿雷克宿所渴望者余送是書誰不疑余爲失策雖然是殆爲一種計畫蓋欲晦余罪跡使阿雷克喜悅而大胆以冒此危險事也是日余與達吉甚歡達吉對余亦甚樂達吉與其夫均未見余發病時情狀者故難料想余爲狂人達吉臨別尙謂余曰請君來游余家余對曰否恐不能醫生禁余外出達吉曰余家無害各事一如君家也且阿雷克久不晤君亦甚望君來余家余曰然則余當遵命因與彼訂過訪之約夫此約固無必踐之責也查驗諸君亦知此事雖與殺死阿雷克無稍關係實一不可思議之暗合也是故殺阿雷克者非余一人



尙有他物雖然其他物爲何

十二月十一日午後五時余至阿雷克之書室其銅算盤仍在原處其時距晚餐尙早（晚餐當在七時）以故阿雷克夫婦休息無事見余至大喜阿雷克握余手曰君所贈書謝謝余本欲造府視君病聞達吉言君病已痊可良喜今晚君可與余等觀劇否余漫應之自後復爲余言種種閒事余亦真心吐露胸臆焉蓋是晚余實不欲與之說假話也雖然此不假之話更使余得微妙之進步焉何則余以精神奮發之故口角沫飛喋喋不已而又皆條理整然也石愛羅之崇拜諸君亦知彼之名論卓說其大半生於其友艾琴六之腦中乎……

其時余之談話每語均精確而詳盡絕無半點浮囂之態且又時時留意度時之表假使其針而指於六字之上余必實行殺人之手段也是時三人談笑正歡或雜滑稽之談或發狂笑之態余每於其時憶及阿雷克之將死不覺心臟之鼓動頭蓋骨內血液之循環腦髓中無聲之顫動一一而起余又自思人苟至斷絕生命時此心臟血液腦髓等當作何狀

余之心如是透明如是深遠如是高潔如是複雜如是調和而且余又如神凡事不視而見不聽而聞不思而知

此時去余預算之六點鐘僅七分間矣阿雷克自長椅起立欠呻而言曰我去卽來余欲避達吉之眼亦

起立至窗畔拂窗帷外視余背後雖無日而聽達吉之呼吸則知已在余後者余知彼非寓目於窗外之景而實注意於余身也余默然不語達吉謂余曰美哉雪景其色燦燦余仍不語彼又續之曰亨登語忽止余仍不語急返顧彼亦驚愕踉蹌欲倒一若以余眼力推倒之者此時阿雷克返室達吉即傍其夫旁謂之曰阿雷克阿雷克彼：阿雷克曰何事余曰夫人意中謂余將以此殺君者余以極沉靜之狀取桌上銅算盤至阿雷克旁阿雷克舉其蒼白之眼視余曰何事彼意中：余曰然彼意中固如是也余乃靜舉余腕阿雷克亦舉其腕余嚴斥之曰止彼果止其手然兩眼仍逼視余顏色蒼白唇含微笑忽然發一可恐之聲然時已晚余已以銅算盤之尖猛擊其首着於眉秒盡處而頽然倒地矣倒後又連擊之查驗諸君預審判事謂其頭已擊成粉碎者皆妄語也余誠憶之所擊不過三次而已立時一次倒後又擊兩次擊雖重其數不過三也

#### 第六號

第四號書之末段不必細閱之不必以重大之事視之若以塗乙太多即爲余發狂之徵是誠苦余也余今立於一種可怪之地位不能不處處留意思亦諸君所熟知也

夜間身體疲勞使神經之組織強以鼓動即起可恐之念余於犯罪之後一夜神經特別銳進無論若何強制終不可得蓋殺一人究非談笑之事也至晨飲茶時余乃整余顏剪余爪換余衣服乃呼末利與之

對談末利者。余之理家婦。又若余妻者也。雖若余妻。而彼於余外。尙有情夫。然彼實一純良之女子也。此時彼見余面。卽與余以第一之打擊。余曰。末利來此。彼笑而不來。而彼之面發赤。彼之體戰慄。彼之眼作恐怖之狀。請於余曰。亨登曷勿往。醫生處。余怒喝曰。汝何言。彼又戰慄曰。亨登。請勿作是聲。使余可恐。余發狂及殺人之事。末利固尙未知也。余平時對於此女。常溫和而示以可愛者也。然而彼女。乃若此。豈真余今日固有異人之處。而使人可恐耶。此念旋起。旋落。而余手足背脊。常覺寒冷。宛如提入冰水中。相似。余又自思。末利或聞之。路人或聞之。余家中之僕而已。知余病乎。抑見余所脫之衣服。破碎如是。因生恐怖之念耶。余遂命之曰。勿來。亦佳。汝其往彼處。

余乃橫於長椅上。不出聲。亦不看書。只覺全身疲倦。想彼優人之演名劇。畢後。亦是如此也。余臥無事。靜眺所藏之書。余心竊喜。蓋以日後尙可玩讀之也。余又憶及適纔殺人時之事。宛如目前。余所最自滿足者。則卽斥彼抵禦銅算盤時之止字也。止字卽勿動之意。而彼竟自此勿動矣。誠暗合之妙事也。余乃閉眼微笑。反覆沉吟曰。止。止。自後覺眼皮沉重。殆將睡去矣。忽有一新念入余腦中。屢舍之而不能去。其念之來。亦如余平日沉靜而明晰。精確而純粹。殆爲余自己之念無疑也。其念維何。則有如他人之語。余者。然曰。醫師亨登。真如狂人矣。汝欲發狂。其實乃真狂人也。今已狂矣。今已狂矣。如此數語。三四反覆。余亦不自知其何故。若是喋喋也。

其後。余乃得解。此念所由來矣！余初以爲前所云云者。乃末利言之。蓋其時似聞女子之聲也。又似爲余所殺之阿雷克言之。其聲又似阿雷克也。終乃知其不然。爲余自己所言者。嗚呼！彼時余誠可恐也。余無故起立於室之中央。倉皇自語曰。誠是余已無望。自後蓋狂人矣。

至警察來時。見余似甚恐怖。余衣服寸裂。面色蒼白。形狀爲之一變。非余形狀之善變也。蓋如是擾亂一夜。而頭腦不發狂者。世間無有也。然細思之。亦無別種變異。不過裂衣服。碎窗上之玻璃而已。寄語查驗諸君。諸君中而若有如余當夜之發狂者。須掩室中之鏡。如人家死人後掩其室中之鏡也。

此言書之。令人可怕。思之尤令人可怕。然而又不能不書之。以貽後人也。

是晚之事。譬之醉酒之惡蛇。其兇暴之性。尙存。其運動之敏捷。倍於平昔。齒銳而含毒質。又狂繞於室中。室中之人見而戰慄。且若此者。又不僅一蛇。十百千萬之蛇。昂其頭。張其牙。遇人而嚙。此余心中之現狀也。然而此銳毒之牙。實又爲余之援助。爲余之保護。

余心唯一分。而爲十百千萬心。與心爲敵。作荒亂之舞。音樂之聲。烈於軍樂。人耳目所不能聞見之深處。而此潛逃之心。得聞見之。此誠可恐之毒蛇也。以其隱於暗中也。以前曾封置之於腦中。而今則遁出。潛入於耳目所不能聞見之深處矣。不但如此。且在暗中笑。人罵人。一若脫走之奴隸。得免於罰。而安心笑罵其主人也。

其言曰鼠輩汝欲假作狂人耶今真狂矣鼠輩亨登醫師汝乃一狂病之奴此可異之笑罵不知從何而來余初又以爲是殆非余心否則使余心而分裂四處飛翔若火燒時之火鴉然到處橫飛實有不能捉摸也

余所有感覺之中最可恐者實爲余所不能自知不能自憶之感覺也凡在一定之法則內生活行動其組織巧妙之腦中有我之一念能自認識能自記憶能自分辨爲一己之主人其尊甚無比也今則已矣不爲主人反爲奴隸矣譬如一室自我占之以爲據有全屋也及後覺之室之周圍亦有人在也然欲知其室中所在之爲何如人則又以門閉不得窺壁厚不得聞也然而彼之人方且默笑以算我之性命姿態漸露矣！嗚呼鏡也鏡也速掩之！

其後之事余不復能記憶矣迨法官與警長之代表來余問何時則曰九時是距余歸家僅兩時耳距阿雷克之死僅三時耳何其時之遲且久也余不能信之

查驗諸君凡查殺人後之精神狀態是乃查驗中最要之一端也然而余以如斯模糊之言陳述是余最爲遺憾也然而余所能憶者不過如是則雖遺憾而亦無可如何耳若彼恐怖之念究非筆墨言語之力所能形容也即使形容之而此筆墨言語之確否亦難斷定或者筆墨言語所述者如此而心則如彼亦未可知

而余所最能記憶者。不過爲彼「醫師亨登汝欲飾狂而今果狂」之一念耳。是非一念是蓋一種之聲音也。

余今脈搏每分時計百有八十余思其聲音使余不能不氣激血湧也。

### 第七號

前號所書多胡語。惜不能取消。甚恐諸君因此誤解之。品格及能力。雖然余固深信諸君之學識其判斷決不至失正鵠也。

須有重大之原因方能明白此事之真相。此諸君所熟慮而深知者也。然則其原因諸君亦已領會有得耶。余至今日余亦深怪異。余果欲免罪而飾狂以殺人歟。抑真發狂而殺人歟。余實不自知也。此事余恐終無能知之者。

博識之諸君其亦論究此病症乎。余料中有數人必斷余真狂者。又有數人證明余爲精神健全者。而其相異之點不過一二處而已。嗚呼。諸君雖博識對於此事其所見恐未必能勝余也。

余狂人也。諸君亦願一聽余說所持理由乎。

凡驗狂病者首先驗其有無遺傳固也。然更當問其有無宿疾。余建此計劃時亦曾料及也。余幼時固曾發狂病者。查驗諸君此事。余前言未及。余謂余幼時甚康健而隱匿此一語。余對諸君甚爲失禮也。雖然

此狂病者雖曾發作而旋即消滅毫無危險之狀故不及之也。以此種種瑣事述之徒亂人意也。然余今則以學理立論不得不以此爲基礎。故又述及之。非余矛盾也。余幼時所發之狂病即足證余素有精神病之根原。余之病實起於不知不覺之間。在此設立殺人計畫之先早已有的。凡狂人常性設奸計而不自知其無味以極無道理之事行之而以爲平正通達者往往而然。不但欺人而且自欺。諸君此語何如。諸君以余此語爲適當否於理合否。

余不愛達吉即此可以證明余無所以犯罪之動機。今請更以此計畫之奇異其實行時之沉靜以及其他種種舉動綜合觀之即可發見余宿有狂病之根也。平時余心縝密之點及臨事奮興之狀實足示余精神有異狀也。

我等宛如立於舞臺之上以妙手撓殺比武者演一慘劇。

余一生之事實既已尋根竟抵研究之矣。今更細味之覺所有之思想所有之言語以狂病之尺度之無不一一適合者是誠可驚也。而更可驚者則爲余殺人之晚以前已有余得非狂人乎之意。余勉爲除去故得忘之也。

如是余已證明余爲狂人矣。然余之結論則又證明余非狂人也。此蓋余心中所新發見者。請諸君少聽之。

余乃遺傳性之犧牲者。余之變性者。此次狂病發作之後。人皆信之者也。雖然。余與諸君等耳。諸君中亦有如余之變性人者。何則。道德者。人間定心之錨也。平常之人。不能變動之。然學問則每大胆以破其舊習。遂有變性之惡謚。如勃洛克然。其體氣之壯健。與世無殊。而亦受變性人之診斷。是真可笑事也。導余殺人之機。其故安在此處。余亦不必多辨。然使真實言之。則達吉當時之笑。實侮余已甚。而大害余之感情者。此事深刻。余之腦際。雖然。此亦可謂可有可無之事也。使余以愛達吉之故。不殺其夫。亦可總之。余之殺阿雷克。也是欲試余真力量也。夫登高山者。不過於人未登之山而登之耳。然而不顧生命。披棘斬藤而上。人何以多稱其勇。而不證之爲狂人乎。人之精神界。亦有超塵絕世之高山。余不過欲一達其巔耳。

嫉妬復仇利益等等。世人常謂此乃有意味之殺人動機。其實甚可笑也。余乃以爲無之。諸君得無訝然乎。使諸君而果訝然者。則此博學多識之諸君。真與常人等耳。曷足道哉。我之計畫！此計畫甚異常也。甚獨創也。誠爲一軍。勃起大胆不敵也。然以余所立之標準言之。決非有狂病者。乃如前言。余好佯狂。成此計畫。精神之奮興。則誠有之也！若云狂病。然則有天才者。其皆狂病者歟。有時固沉着行事也。殺人之人。固非一定戰慄也。彼胆小者。則然胆大者。決不然也。此乃勇氣非狂氣也。



余精神之康健如是足以證明之矣。然有時亦有不然而者。則如優俳之演劇。每扮一人。即須與之吻合。轉瞬之間。而扮霍山羅之爲人。則每日蹙眉如憂人世。而不能保其心無殺人之念也。

余說甚明。諸君信否。然諸君必又以余爲奇異者。余證明余爲狂人時。則余言甚爲正當。證明余爲正當人時。余言又若狂人也。

噫。此諸君所以不能信余之故也。雖然。余亦因此而不能自信焉。諸君。諸君。余究爲狂人抑否耶。

余親愛之麥及（即前記之看護婦）余不能知之事。彼能知之。余盍求其一援手乎。嗟乎。麥及汝速教余。

雖然。麥及亦不能答余也。彼已死。彼之墓上。非立有石塔乎。彼死矣。彼決不能復生也。

諸君。余有一言。不得不告之。諸君者。余視諸君。不啻以親父譎諛之也。諸君爲學術之代表者。諸君藏書甚多。思想極明晰。舉動又正確。而無錯誤。是人所共知也。然諸君之一半。或持此說。而他之一半。又持他說。以反對之。然而此說。彼說。均爲余所深信者也。余之意。無論何說。均可也。是誠極有趣味之一端也。以己與己對敵。是誠大有趣味也。聰明通達之諸君。諸君亦能以斯言爲參考耶。

風靜之夜。此白壁室中。麥及忽現一種可恐之色。余此時驚愕。忽爲可恐之色。所壓服。余此時實非夢魂顛倒也。余未曾眠。余實安坐在牀上。然而所見若此。余實大奇之。余又若聞醫師亨登咆哮之聲起矣。非

大聲與他人之咆哮等耳。衣服裂矣。身體搔破矣。裡衣之襟掛於手矣。兩手忽上忽下矣。醫師亨登宛若四足矣。其四圍棉花之屑已如雪片矣。窗間玻璃碎片又紛紛矣。既去窗間之玻璃而遠望麥及之靜跑而禱告矣。彼咆哮之音又聞於外矣。下衣裂矣。嗚呼！此裂下衣者。余欲俟至明日以驗余果夢非夢也。余又自思。若余此時咆哮聲大。室外人來一探門。扭亦足以驗余之夢否也。

余此時欲選擇一法。而心內忽清氣分甚良好。身體亦愉快。已無些少之恐。念手足亦已勿動。余至今尚能記憶之。

諸君。余何故如此。此實余益露狂氣之證也。

忽然恐怖之念油然而生。種種舉動又同時而起。咆哮矣。裂衣服矣。搔身體矣。胸腹之中如虫蠕蠕而動矣。

！鼠輩。汝又來否！靜以待之。不見其來也。

！噫嘻。汝何勿來！反言以激之。沉默以待之。

！若然。汝來何妨！余乃自捲袖口。昂首四顧。以待彼來。見其既入半室矣。睹彼糊塗之態。甚是可笑。於是踞坐牀對之而笑。對之而笑笑。而出聲矣。出大聲矣。

其時。余心中深信人間事物。悉有來源者。因思此狂病之發。從何而來。思之既久。余乃確知此種種之欲。

望。皆。由。余。心。暗。示。所。致。此。佯。狂。之。強。迫。觀。念。使。余。遂。成。真。狂。也。此。蓋。一。單。純。之。理。由。也！

總。之。余。所。云。來。來。來。來。者。非。欲。以。此。辯。護。自。己。爲。狂。人。實。欲。辨。明。余。非。狂。人。也。

學。術。精。深。之。諸。君。請。速。助。我。請。諸。君。速。以。學。術。之。威。權。解。決。此。殘。酷。難。解。之。問。題。以。救。余。於。焦。思。之。中。

諸。君。使。余。常。此。久。待。甚。苦。余。心。也。嗚。呼。余。親。愛。之。諸。君。諸。君。亦。與。余。等。同。爲。臆。病。者。耳。同。爲。易。欺。於。空。想。

者。耳。同。爲。永。久。之。虛。言。家。耳。人。間。之。心。思。均。與。余。無。異。同。運。動。於。此。禿。頭。之。中。余。決。不。至。視。諸。君。爲。劣。也。

諸。君。能。證。明。余。爲。狂。人。乎。余。則。能。證。明。余。爲。不。狂。人。也。諸。君。不。殺。人。不。爲。盜。余。則。謂。諸。君。爲。不。道。德。也。余。

則。殺。人。爲。盜。無。所。不。可。而。亦。不。能。謂。余。不。道。德。也。諸。君。試。思。之。余。之。喋。喋。於。諸。君。之。前。者。然。而。諸。君。亦。喋。

喋。也。余。與。諸。君。兩。方。均。有。理。也。亦。均。無。理。也。嗚。呼。安。得。正。當。之。裁。判。者。以。一。決。兩。方。之。爭。執。耶。

查。驗。諸。君。君。等。唯。有。一。利。處。而。余。則。有。眞。理。與。智。識。也。君。等。所。利。者。唯。不。犯。罪。而。已。唯。不。在。裁。判。所。受。審。

而。已。君。等。以。相。當。之。手。段。受。官。吏。之。招。待。來。查。余。精。神。狀。態。而。余。則。狂。人。也。桀。慕。博。士。君。非。查。驗。余。之。一。

人。耶。然。使。有。人。押。君。於。此。而。呼。余。爲。君。查。驗。其。時。狂。人。非。君。而。余。非。儼。然。查。驗。者。耶。儼。然。爲。查。驗。人。儼。然。

爲。虛。言。家。唯。此。虛。言。家。與。其。他。虛。言。稍。異。對。天。立。誓。而。後。乃。放。虛。言。也。

雖。然。君。固。未。嘗。殺。人。也。未。嘗。爲。盜。也。未。嘗。有。罪。也。未。可。以。爲。狂。人。也。然。而。飛。來。之。禍。安。必。其。無。有。

忽。又。明。日。矣。曰。否。卽。如。今。日。曰。否。卽。如。讀。余。此。文。之。瞬。息。君。必。以。爲。無。用。而。生。厭。也。君。必。自。思。桀。慕。博。士。

君其亦已狂也耶。君誠糊塗者也。雖然，余則以爲君亦宜自留意，必將此思想放逐。君飲牛乳，必思此牛乳純良而飲之也。一旦有人來言，此中有水，君必以爲非牛乳而勿飲之矣。

君真狂人也。君覺手足麻木，乎骨節異樣乎。

榮慕博士君雖欲來此，而有人禁之也。

雖然，誰得而禁之哉。

尙乞少待，余事未畢，余今正在奮鬥也。

第八號

去年之秋，風和日煖，余曾見其時有身衣薄棉，外套帶絹帽，僅露薔薇色之頰，及其小鼻之女兒，旁有一犬，口尖而長，其尾甚細，夾於兩腿之間。小女行時，忽不知何故，突然倒地如球之轉於保姆旁，不泣不語，惟欲隱其頭於保姆之袴下，而犬則泰然自得，兩眼東西窺望，尾搖不止。保姆面良善，係一誠樸之人，旋見保姆慰兒曰：「勿恐，勿恐，其顏微含笑形。」

余設計欲殺阿雷克時，不知何故此景宛在。余目每至秋晴日，又復見之。余以爲此實可以解決某種問題者，蓋以此兩種生物（即指女兒與犬）之結合，含有無人生無限之謎術也。余本欲詳細言之，而今則無暇。

查驗諸君。余每作此無益之語。以擾諸清聽。余亦不自知也。今速已矣。不能不告諸君。以余事之結果矣。願死者早得平和之幸福。阿雷克已死。阿雷克非爲病死也。彼已腐矣。世界已無復斯人矣。雖然。死者之狀態。其愉快無比。

達吉之事。余亦不復言矣。彼乃不幸者也。余亦自喜與彼有同情也。雖然。余之不幸與彼之不幸。將若何比較也。彼不過失一夫耳。世間可愛之夫甚多。世間可失之妻亦不少。使彼靜焉。出涕可也。

諸君。諸君。已解此複雜之情事乎。世界之中。余除自己外。別無可好者。而余並非好此醜惡之肉體也。余乃好余心。余心之可愛。因見未嘗有勝於余心之物也。余故仰之如神。苟非如神。安能對於此誤謬之全世界。而與之奮鬥也。

余實偉人。自由而有幸福者也。余有頭骨如城之堅。而無克之者。余既主余一身。并欲進而主全世界。非謬言也。

嗟乎。異矣。余悉爲余心所欺矣。余心宛如不貞之女。對於余而有所欺騙矣。余所有之堅牢之城。不幸而爲敵軍所攻入。雖然。余能呼救。攻入甚難。余固毋畏。然而此呼救之聲。爲堅壁所閉。不能外達！嗟乎。誰復有能聞聲而救余者乎。無論是誰視余而強者。更有何人。然則苟能救余者。莫如余。余今既爲余敵矣。救余者。更有何人。嗚呼。救余者。更有何人。

此不忠之心既欺余矣。余尙愛此心。信此心也。心固不衰弱者固健者固明。晃晃若銳劍若利刃者。然其柄則今不在余手而在人手也。不但不在余手且對於生長此心之余而欲反戈相向焉。其殺余也亦如殺彼平常之人。冷淡若無事。

日暮矣。狂亂之恐不在身世間矣。然而余則必欲直立於堅土之上。以踐余志也。余今投身於無邊壙漠之空中矣。無邊壙漠使人可畏。前後左右盡爲空虛之淵。而使我寂寞無聊。墮於其中。試思我其能忍乎。夫偌大宇宙能爲余友者。唯余自己耳。然而余自己尙不能知自己也。余之唇應余心而語。然而彼等者皆余敵也。

人生於世。究不能永壽也。而今夜已深矣。夫抱妻而眠。學者教人而又教。己貧者得錢一文。狂喜不止。此皆狂人之狀態也。狂人世界極樂世界也。雖然爾等之覺醒。豈不可恐。

有強者以援余乎。無有也。此孤獨可憐絕望之我。其長跪者在何處。耶。在何物之前。耶。無有也。嗚呼。此可愛之少女。何以血塗之手向汝乎！嗚呼。汝亦人也可憐者也。然汝已死矣。汝憐余乎。余憐汝乎。總之余欲以汝爲牆壁而隱身於余後者也。然皆虛言也。查驗諸君。余有事懇諸君。諸君若有情定當許我也。余與諸君均已明白。當無誤解之處。余今請諸君如在法廷之上。宣言余非狂者。然而余則不能信諸君之必信余言也。余所最念者。則爲下之一問題。卽爲余欲殺人而伴狂。歟。抑因真狂而殺人。歟。然

而諸君苟如余言之。裁判官必能信諸君之言。而送余至余所望之牢獄中也。此處余願諸君切勿誤會。余殺阿雷克。決無悔意也。亦不欲求罰以贖罪也。若欲證明余非狂人。則諸君如有必需殺人盜物之時。則余即親在諸君之目。殺人盜物可也。夫余之所以望入牢獄者。乃別有故而其故余亦不自知也。余欲進牢獄者。余漠然之望也。余蓋欲深入犯殺人盜物罪之域。以發明人間未知之生命也。

余不望諸君爲余酌改情狀。余不過欲諸君證余爲不狂人耳。諸君若不言。則是諸君虛言也。諸君如謂余爲狂人。送余入瘋人院。或將余放免。則余於諸君必感非常之不快。余爲諸君預言之。

余謂世間無裁判無法律無禁制之事。心苟欲爲何所事。而不可。諸君此處惟有一定無引力之法。則無上無下無可動處。此世界中惟有空想與偶然二者之世界而已。惟有此醫師亨登所有之新世界而已。他人雖不知醫師桀慕必能爲我證明者也。余乃有正氣之人也。余之心能自由也。余不過以此爲學問上之研究耳。余蓋取除一切書籍上之陳言。以奪諸君大得意之學問之髓。發見世人所渴望之一種要物。此要物爲一種無形之爆裂藥。此爆裂藥以視達那麥脫更爲利害。視硝酸更爲有力。其猛烈之力量實出世人預想之外。余乃發明之。嗚呼。余乃有才者也。余乃執拗者也。余欲發明之。終必其能發明也。嗟乎。世間所謂神者甚多。然唯一永遠之神。則無有世界全體亦惟於此兩語中飛散而已。(完)

冷曰。此亨登自述之狂人談也。閱者試心評之。亨登果狂者否。其自述有云。證明自己是狂人之處。語

多。不。狂。者。證。明。自。己。不。是。狂。人。之。處。語。多。狂。者。此。兩。語。可。爲。全。篇。之。總。評。是。以。此。篇。中。讀。之。最。覺。狂。妄。  
處。乃。最。切。情。理。處。也。閱。者。幸。留。意。之。





# 黑衣孀

(鐵樓)

## 第一章

未亡人名康斯頓。吾夫名立楷特娜佛。居宅在倫敦之十字村。余從夫姓稱娜佛康斯頓。而地以人名。人咸以娜佛十字村名吾居宅。讀者諸君乎。須知吾非書中人。乃述此書之人也。吾舅爲倫敦王族。以商業致鉅富。舅歿。遺產爲吾夫所有。吾所得幸福。不能以畛畦限其界址。丈尺量其短長。然世固不乏富且貴者。惟吾自結褵以來。夏之日。冬之夜。好月常滿。愛河不波。琴瑟之諧。自謂曠世無儔。匹詎人生運命。亨否迭爲乘除。樂極則悲。至二十七歲時。鏡破釵分。而吾孀矣。吾夫遺囑。以資產畀吾。遂爲繁華世界之富人。然雖廣有資產。曾何能減吾之悲痛。回首從前一弦一柱。無在非傷心之歷史耳。有以再醮勸吾者。謂年華使長風韻正佳。彼其人。又豈知吾心固古井無瀾哉。凡吾所述。與吾身世稍有關係。故畧叙此。以告讀者。當吾夫襲產時。有以巨第向市上求售者。吾夫以巨價購得之。卽所謂娜佛十字村也。吾亦不知費金磅幾千百枚。但宅旁之曠場。四圍之林木。縈繞之河流。皆爲此宅之附屬物。其內部陳設之器皿。張掛之圖畫。點綴之花卉。無不精美。麗都可謂萃天下之物產。而蘊其精華者。吾自寡居以來。頗能自遣。冬日則避寒。外國初夏。則徜徉倫敦。春初秋杪。則坐怒馬。携短鎗。射獵於四圍林麓。馳騁既倦。則一茗一榻。一卷寫情小說。開卷而讀。掩卷而思。思吾當年夫婦之情。好有時。泣然而悲。然吾則雖悲而心甘之。以吾之

悲能慰吾夫於地下也。如是者暮去朝來歲月云邁矣。某日時方六月初旬赤日行天綠陰繞屋吾宅軒  
 爽而整潔四圍平曠而幽靜固最宜避暑者時吾方坐一沙發榻上目視窗外叢樹中樹枝抑揚鳥聲格  
 磔靜默中覺生意滿前別有妙諦忽見樹頭梅實離離不覺觸動心事因思吾夫身後蕭條不曾遺留子

女朝朝暮暮長相憶  
 者祇其親愛之妻人  
 生寂寞乃如此耶一  
 時酸鼻傷心吞聲飲  
 泣不自知其為斷腸  
 草為流淚泉矣忽婢  
 子來曰密司脫剖奈  
 請見剖奈為吾之會  
 計其人誠實而勤敏



吾所最倚任者乃入  
 會客室禮畢吾察其  
 顏色知必有事見白  
 因與之坐談剖曰吾  
 來為河房出租事願  
 主母自決之余曰有  
 人願租耶此無待決  
 擇第人格稍高者即  
 得剖曰否此事頗須

斟酌故吾不欲自專請詳言之主母頗耐聽乎余領之剖曰昨日吾在遁屈里辦事室方部署瑣事吾之  
 書記告我有女客相訪吾略一猜度其人已入面蒙密網不可辨視其衣製殆尙在妙齡而衣飾裙帽幾

無物不黑。倘使坐於塗炭。使當熟視無覩。當時吾聽其言。殊覺可笑。而剖奈則色莊無諸狀。續言曰。吾以意測之。知其人必爲租屋來。第是否其人自租。則不可知。吾乃籌思若何索價。俾得就範。彼女子則逕前和緩而致辭。其舉動至嫻雅。不作小家態。曰。密司脫剖奈乎。聞君有所謂河房者招租。吾願聞其代價。及該屋之狀況。吾見此女落落大方。未便問其爲自居與否。然觀其衣飾。似非甚富有者。因索價較主母原定者。每年多二十磅。吾固以此嘗之。彼若與我爭值者。則減去此數。然自覺索值過當。因多方演說。河房若何美麗。又懼其人以幽僻爲嫌。詎彼之答辭。則出吾意料之外。竟不以吾所索者爲太奢也。余曰。汝誠忠於辦事。然租價過當。不如仍減去此二十磅。吾僅欲得好鄰居。意固不在錢也。剖奈則向余罄折。蓋謝余之獎語者。曰。否。此事是尙待決。厥後吾始知此女子名霞南。柳依霞南之言曰。吾家無男子。僅吾與吾主母兩人。彼欲尋一。至幽曠之宅。經數星期不得。昨讀報端告白。始促吾來此。吾意所謂河房者。或離通衢甚遠。其地或甚幽。當時吾思此人。乃有主母意。其主母必非尋常人。宜乎其不較值。答曰。然。此卽吾宅之缺點。惟太幽曠。故出租甚難。霞南聞吾言。則大得意。曰。鎮日何所聞。惟流水聲與鳥鳴聲乎。答曰。然。霞南又曰。小兒啼哭聲。工人耶許聲。與夫市井之喧。極輪轂之轆轤。蹄鐵之蹴踏。都無聞耶。余答曰。絕無。絕無。卽楊柳東風。芭蕉夜雨。如其聲爲可惡。窗櫺門扉。亦足以屏之。霞南曰。此則吾家主母所最注意者。吾因告之曰。此宅爲吾主母娜佛夫人所有。夫人實一極高尚之女子。彼以娜佛十字村地太幽曠。願得

芳鄰相與往還。故以河房出租。所以高其價者。意欲得高等社會中人。如君家主母者耳。霞南曰。乃如是乎。吾主母之意。則不爾。彼所以居欲幽僻者。實不願與人交接。余觀其狀態。似尚有欲言而未達者。則告之曰。娜佛夫人雖富貴。然至和平大雅。絕無塵俗氣。試寄語君家主母。若能先期與吾主母一接談。必相見恨晚。霞南則亟搖其首曰。否否。吾之意。則不爾。彼且不願有人以隻字相投。是蓋彼之僻性。言至此。忽易其辭曰。吾固尚有冗事勾當。君亦非閒人。吾今簡其辭。屋值即非所計。雖倍君之所索。亦得。凡室中附屬物。必不有絲毫損壞。第有一事。自吾家移入後。更不勞娜佛夫人過問。即君亦不得辱臨。能如約者。則餘事無不如命。煩與娜佛夫人商之。吾當以明日此時來。昨日吾與其人問答略如此。今宜若何答覆。願主母有以示之。余聞剖奈言。殊費猜度。因問曰。君曾問霞南。彼之主母爲何等脚色乎。剖曰。吾意霞南或未必肯言。故未問。但彼曾自言其主母名文柔。吾第覺其人甚不注意金錢。而又言家無男子。意者其巴清寡婦之流歟。余深韙其言。曰。然則自君視之。彼文柔必就此寂寞生涯。得弗有他故否。剖奈沈吟曰。或者此人已老。不願與社會交接。否則身有奇疾。故不願見人。不然。彼必有所畏。故遁迹。惟恐不密。然則又不當宣布姓氏。豈所謂文柔者。僞名耶。再不然。或先時伉儷甚篤。因夫死而傷感過甚。遂有神經病耶。意此數者。必居其一。剖奈最後之言。讀者試思。以未亡人聞此。那堪卒聽。不覺淚皆瑩然。因思。使果如此。彼此同病相憐。必能互相慰藉。不較勝於在幽閨自憐耶。因點首曰。彼霞南若來者。君竟允之。使言我無不。

如約者。剖奈乃逡巡辭去。娜佛居宅固吾夫以巨金購得者也。地之幽僻。既如以上所言。而河房則尤甚。雖建築精美。幽寂則有類古刹。相傳此宅之主人。先時夫婦靜好。倡隨如形影。厥後不知何故。其夫忽有異志。致中道離棄。婦憤甚。因築室居此。誓終身不復見一男子。畢竟此婦能守誓言與否。則無有知者。其地平疇一碧。可百畝許。河房卽矗立其中。四圍植榆柳。大皆數圍。綠陰繁密。石徑荒涼。入其中者。祇聞天籟。不知此身尚在塵境。宅前草場平闊。老樹數株。野花無算。宅後果木園一所。因終歲人迹不到。枝柯零亂。蔓草芊綿。亦都聽之不加芟刈。果木盡處。則有河流曲折環繞。引泉壘石迴波。成瀾水聲。錚鏦與野鳥互答。此中所有者。止此。至於外界。更無有他物侵入。雖禮拜堂之鐘聲。亦以地遠不能到也。如此境界。意持厭世主義者居之。或當視爲樂土。若尋常人。非但不能甘寂寞。卽與社會交接。亦不便實甚。當吾初得此宅時。曾有寡婦挈一女郎居此。厥後又曾租與新結婚者。然彼等僅居數月。卽舍之他去。嗣是便曠廢至此。時幾二年矣。吾固欲得善鄰。然亦恐此宅久空。易致朽壞。適屈里有牧師名喇僧者。與吾善。吾思宗教中人。恒多耽清靜。因托之招致。然彼亦無以報命。今忽有人過問。可謂空谷足音矣。然彼霞南之言。乃如此。寧非異事。剖奈去後。吾籌思而愈疑。人情叵測。吾不可不親見之。乃赴遁屈里。至剖奈處。未幾一婦人來。修短衣着。悉如剖奈言。蓋霞南也。相見已。霞曰。此殆娜佛夫人也。余應之。霞曰。甚善。因又申前約。余觀其人。實和善明敏。誠有大家風範。若謂是婢僕下人。狀殊不類。更不能測文柔爲彼之何人。吾因微詢。

其家世彼婦固善言詞旨敏妙。但所以告我者亦祇如剖。奈所述已而剖。奈與以契約。霞南興辭臨行。又申前約。余曰。吾必踐言。霞又曰。厥後無論如何。必無背此言。吾懼夫人。卽能踐言。他人或有託故來窺探者。其實無他。第吾家主母欲常處至靜之境。在理是亦彼之自由。似他人未便侵犯者。夫人得毋怒我。絮瀆否。余曰。君言良是。必無有託故窺探者。請弗疑。然當時吾心疑益甚。因以言飭之曰。是宅有林泉灌木。景物絕幽。願文柔夫人居此。樂而忘憂。霞南則徐答曰。乞夫人恕吾語。冀望弗更及吾主母。在他人或以此等答詞爲無禮。然余亦絕不介意。轉心許其忠實。霞南又言。旣蒙夫人金諾。吾家當以下禮拜移入。余曰。甚善。凡君之所言。吾必能實行。不勞再諄囑。萬一文柔夫人。或有時無可排遣。還望一相過。從吾當竭誠歡迎。霞南唯唯道謝。遂別去。翌日。此租屋之契約簽字矣。余視其所署之名爲好達文柔。字爲禿筆。所書天矯虬屈。似宿學男子。無脂粉氣。心益異之。嗣是恒耿耿不能去心。每於報紙中留心檢察。絕不見有姓好達者。數日後。喇僧來訪。余賀余得隣。且囑爲之介見。余因告以以上事。喇僧大疑曰。吾必見之。彼卽持厭世主義。或僅不願見尋常人。余笑頷之。凡牧師以挾宗教勢力。故無貧富貴賤。皆當款待。已習慣成俗。然余憶霞南諄囑。亦不作慫恿語。又數日。吾友有克倫夫人者。折柬招飲。與喇僧遇。席間彼目灼灼視我。似彼不願言而俟我詰問者。余因詢君曾訪文霞否。此老人蹙額曰。吾曾訪之。然竟未見也。余聞言私念。吾固知彼必不見汝。曰。何如。喇曰。吾入其客室。寂然無人。然吾必欲一覘其異。因堅坐不卽去。細視室

中陳設皆非歐產。精美古雅。非世家不能辦也。久之聞步履聲。吾矚待之。見一婦自內出。狀殊莊重。面龐白皙而稍瘦。目炯炯有神。年事約三十已來。吾上手作禮曰。吾今者觸熱而來。可謂襪襪客矣。其人意似稍驚訝曰。君胡爲來。吾因自道姓名。謂是此間牧師。聞夫人避囂。此間特來奉訪。坐待久矣。其人不悅曰。君來訪吾主母。與吾乃彼之僕婦。霞南先生枉駕。殊佳。但彼不欲見一客。敬謝盛意。余曰。否。吾乃體上帝之心。爲文柔夫人祈福。初非有俗事相干。固不能以尋常人例。我此婦乃躊躇曰。旣如此。先生請俟之。但亦無效。吾固知彼不能相見也。乃返身入。旣而復來曰。吾主母言若能見他人者。亦當見君。更無他語。此乃吾主母之自由。望先生恕之。此老人言。次軒渠曰。以宗教中人而嘗閉門羹之。况味此例。自我創之矣。座客聞言皆爲之罕然。喇僧曰。雖彼便拒我。然使文柔而有疾病者。吾仍當爲之所禱。余亟讚美之曰。君誠能體上帝之心者。然文柔之舉動。則令人百思而不知其故矣。

## 第二章

余於遁屈里有女友數人。往來最頻者。克倫夫人之外。有康幼夫人。賀斯夫人兩人。每相值時。輒以文柔爲談柄。而文柔則無聲無臭。羌無故實。衆咸以爲是人必身有奇疾。否則何樂爲此。賀斯又疑此人爲政治上之逋犯。不然。不如是深自固閉。然欲問文柔爲何國人。亦竟無由推測。無以名之。因名之爲怪物。當此怪物入此室處時。其女僕霞南曾至遁屈里雇食力者二人。爲之薙草糞除。事後或向此二人探問。則

不知有所謂主母受霞南之指揮而已。人事紛紜年光荏苒此不可思議之怪物擲其生命於清淨寂滅之中。忽忽三閱寒暑人亦漸漸忘之。然吾則藏之於心不能舍去。每乘輿出游時或步或騎至河房附近輒徘徊不能去。然畢竟無所覩時或遇霞南相與作寒暄語問文柔安否唯唯而已。歷時既久此女僕時亦一至禮拜堂一日余晨出射獵遇霞南於途余停轡呼之問何往則方自禮拜堂歸也是日之霞南則面有憂色舉止亦不如往日安詳余曰君家主母安乎霞南大感曰渠近日似不健全此等答詞三年中實僅聞之余曰病已久乎曰否彼實無病但漸現衰象耳言次以目視余若不勝情者余問曰君主母之病吾有可以爲力者乎彼則愀然太息曰是固不可爲者相對默然者移時余曰雖然吾深願有以助汝近日天氣酷熱困人殊甚吾園中葡萄新熟較河房所有者爲佳吾當擇最好者遣人送來霞南搖首余曰此何害汝第弗告以所自彼或不汝咎霞曰雖然。是必無益彼非但不欲食并不願見使以此等物陳於其前轉足以使之生厭余曰雖然彼若見鮮果有香有色或當不爾吾當遣人致之汝第試之霞南無語乃別去余亦不獵歸遣女婢送果往余忽動一奇想以爲彼文柔得弗爲霞南所挾制而錮閉之否果爾則此事殊有關係未便聽其所爲吾明日必以強硬手段處之尋又思彼等已居此三年彼霞南何難速之使死則吾所思者似又非是如入迷途如處暗室鎮日不能釋然翌日吾有事至遁屈里之火車站忽見霞南自電報房中出形色倉皇余佯爲未見者急避去是日聞倫敦著名醫學博士瓊衣美的以火



車來遁屈里。人咸知爲應河房文柔夫人之徵召。余思彼不見人之例。已破。即余不相。過問之。約下當從之。而弛。乃決計於翌晨往訪。時已入八月。新秋天氣。木葉未彫。炎威尙熾。是日風日晴麗。燥烈之日光。不減盛夏。途次懸揣霞南。所以對付我者。亦竟忘溽暑。已而至河房之草場。見繁花照眼。如錦被堆。明妍之陽光。亦相映作黃金色。余因就夾道樹陰處。踰立四望。心思此宅運命殊佳。所謂人傑地靈歟。凝思間。惟聞流水聲。清響悅耳。余所居固不如此間。寂靜。且門前多車轍馬迹。尤覺未能免俗。陳列皆東方珍品。古色斑斕。不能指名。余心驚其侈。坐待久之。杳無聲響。不聞步履。不聞人語。亦不聞門戶。闐闐。惟於至靜之中。聞一種香氣。其味至甜。令人體慵思睡。繁華世界。無此清靜。清靜世界。又無此富



也。既至。余按其門鈴。應門者爲一白髮蒼頭。龍鍾殊甚。向余上下凝矚。意若甚怪詭者。余告以來訪密散。司霞南柳依。蒼頭無語。導余入書室。蹣跚自去。余視室中陳設。精絕。壁間裝潢。案頭

麗不可謂非怪事也。既而微聞衣裳窸窣有聲。霞南來矣。此時吾始覺其地。既較尋常者倍厚。故步履不聞。霞南狀甚困憊。面龐亦較前此消瘦。余笑謂曰。吾今茲爽約矣。吾聞君主母病甚。故不得不來。今已稍愈否。霞南愀然曰。吾主母之病誠危險。然今茲似轉機矣。余曰。吾其願有以助彼。霞曰。夫人之意誠令人感激。然無從藉手也。余曰。畢竟容吾試爲之。霞曰。夫人寧知吾主母之爲人。使吾膝立一點鐘之久。祈其與夫人相見。且必無效。遑論其他。余曰。第弗令知爲我所爲。何如。霞曰。是則不能在。夫人惠愛殷渥。誠爲難得。然人各有心。夫人卽欲越俎而代。亦勢有所不能。余正色曰。密散司霞南乎。吾固不知君之主母爲何如人。然要非死灰稿木。奈何終年錮閉。等於獄囚。吾今有一不入耳之言。彼之病君亦與有罪耳。霞南見吾有責。彼意則大悲。泣然淚落曰。天乎。吾何嘗不知。但彼則執意於分。爲主僕。寧可相強迫。且吾自襁褓中相依至今。情逾母子。又寧忍拂其意。使之傷心。密散司那佛外人不知。個中曲折。固無人知。我亦肝腸寸裂。耳言已。嗚咽不能禁止。以巾自掩其面。伏案悲泣。天下女子固無不善哭。况余本傷心人。此種悲聲。何堪入耳。且此婦於文柔。乃有如是綿密之情誼。吾自寡居以來。形影自憐。茫茫人海。更有誰爲我舍此一副熱淚者。思至此。遂無端而亦哭。自問一身如寄。萬念都灰。不覺愈哭愈苦。轉是霞南來相勸止。室中麗都之文物。窗外明媚之天光。吾以淚眼當之。覺方寸間愁雲黳黷。與此景象太不侔也。久之。余問曰。畢竟君之主母爲老人。歟。少婦。歟。霞南太息曰。彼乃尙未出閣。余至是始知文柔僅一處女。爲之歎。詔曰。

然則君殆彼之乳母歟。霞點首不語。形神嗒喪。似自悔其失言者。余慰之曰。余固欲相助。非欲相仇。幸弗顧慮。吾必不告人。霞南復落淚若甚。感余者。徐曰。夫人稍坐。吾去視彼作何狀。余因辭別曰。倘有緩急。幸相告。苟有可以助君者。吾固樂爲之。霞曰。夫人仁人。能不感激。但適間所言。使彼知之。必且怒我。願夫人後此踪跡稍疏也。

### 第三章

嗣是吾未嘗更至河房。亦不聞文柔有若何消息。吾固知往亦無益。彼霞南既無所報告。意其主母必已勿藥矣。一日。牧師喇僧訪余。狀至得意。曰。君莫欲聞異事否。余曰。君所謂異事者。吾以氣色卜之。當是好消息。老人笑曰。誠然。然可異實甚。最近之禮拜日。吾曾報告教堂中之東窻。宜修葺。慈善事業之費亦甚缺乏。吾意此語。夫人當能憶之。余曰。然。喇曰。今日忽得一信函。封面書致牧師喇僧。而不具名。亦不知其所自來。啓之。得銀票四紙。共二百磅。中夾一紙。言慈善費及修窻各百磅。餘更無他語。在吾教區之內。乃有此人。實非吾意計所及。余亦異之。不能知也。又一日。遁屈里市集之外。有一孤立之小木屋。居是中者。爲一孤苦之寡婦。有幼稚子女數人。洗濯縫紉。以爲活。忽此木屋不戒於火。喪其所有。并他人衣物亦都焚毀。此婦乃坐瓦礫堆中。悲泣。其幼稚之子女。則環之而啼。爲狀傷慘。余聞之。惻然思有以資助之。乃挈金往。至遁屈里。與喇僧遇。彼見我。喑曰。那佛夫人乎。君思爲可異否。出一物示余。則信函也。余視其中貯

銀票三百磅。更一紙草草數語。則託此牧師致之彼婦者。余曰。此爲第二次矣。喇僧曰。然。吾教區中殆爲上帝所特佑。故窮乏無失所。余思此人手筆絕巨。捐金而不署名。誠可謂好行其德。然此間安所有如此豪俠。當時吾等雖竭力思索。終不測爲何人所爲也。余於馳馬射獵之外。更有一消遣法。吾以所居近河。固畜有小艇。每當春秋佳日。溪流中水澄深碧。風皺微波。舟僅容刀。人能蕩槳。天光雲影之間。淨無纖塵。實能使人世愁魔無可駐足。顧此事若在深秋時爲之。尤佳。以兩岸林木蕭疏。鳴蛩啾唧。尤能令人神爽也。吾每爲此。必自蕩槳。若使他人爲之。便覺顛播不適。一日。吾憶其時爲九月中旬。明霞滿天。夕陽在樹。憑欄凝眺。如身在畫中。容與中流之況。味無端而與吾之思想相值。因思吾此時放舟順流而下。至月上時。乘潮歸來。寧不大妙。而孰知是日之所遇。直令吾至今不能忘。此溪河本經河房。而至遁屈里者。吾初意固冀於無意中。或有所見。因留心瞻矚。遙見危樓一角。掩映疏林中。河水褒斜。闌干寂寞而已。余不覺悵望。此地離河房尙遠。時則水面深紅色之霞光漸作紫色。復由紫色漸變灰褐色。西北半邊倏然已暝。疏星數點。隱約可見矣。吾坐小艇中。聽其隨波逐流。不覺行漸傍岸。岸邊林木甚盛。殘霞餘影返映其中。極似最精之油畫。忽瞥見一黑影似一人踞坐樹根。余出不意。心房爲之震動。比黑影距余僅兩丈許。纖腰削肩。長裙銳履。其斜倚之姿勢。余當能見其半面。心思趁此霞光未斂時。當猶能辨認。乃亟注視之。隱約間爲垂條所隔。不能見。惟一臂支樹榦。間露其手。手乃白皙。無倫。余心知所見者。必卽所謂怪物也。除

此一手外無往非黑既無所可觀則竭力考察此手乃側余手中槳俾微減順流而行之速度蓋此時相距綦近若稍有聲息必爲此人所覺矣余覺此手之柔順美麗爲前此所未曾經見凝注之直至舟行較遠光較暗不可覩乃止余乃卽其手之情狀以測其人之心事然既非握拳透爪亦不咄咄書空沈思久之無可捉摸移時再返舟迹之則已去矣此間距河房尙數十武必獨行來此胡爲



文柔卽以纖手論亦自艷堪傾國不知据何等理由乃甘心自絕於世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此語殆指此人言矣方余咨嗟歎息時忽遙見一人珊珊而來余亟趨叢樹中自彰微窺之見其身材嬌條衣裙緊窄惟上下所服都作黑色面部罩密網亦黑余思此人胡必衣黑衣且霞南亦如之豈喪服耶轉念間

者於是余腦中乃深印此美人之手不能去嗣後一再過其地都不復值忽忽又數禮拜一日余徒步至其地紅葉半林橡實滿地徘徊眺望不覺感歲月之遷移人事之悠忽因思彼怪物

霞南繼至。文柔則仍至前日所坐處。仍以一手撫樹榦。如前日狀。霞南則徐來侍立其旁。經半時許。兩人寂然不作一語。余異之。文柔之手其色澤之潤較之蠟人殆猶過之。顧經許久不見其有一指稍移動。忽霞南語曰。密司乎。此間幽爽。偶坐固宜。但密司必至天黑始返。實不敢許可。雖密司怒我亦不能從。命願以博士瓊衣之言爲念。時則聞一種幽細之聲浪自密網中透出。曰。汝第弗慮。吾此時固已健全如常。彼老人固就吾病時言者。余覺此聲音柔婉異常。以視尋常人直有山歌邨笛與商婦琵琶之比較。恨無精妙之留聲機貯此音波以當雅樂。霞南曰。密司恒自謂病已良已。吾誠自覺可厭。屢與密司爭執。但前日若非我苦相迫促。勢將在此過夜。當此秋杪冬初。草木經霜。猶且黃落。奈何不自珍惜。至於此極。且河水。中至晚間必有一種寒濕氣上騰。孱弱身軀觸之。立即復病。前密司病重時。吾隻身奔突呼籲。無門言至此。截然而止。其後數語聲音酸澀。幾欲泣下。余亦爲之愀然。移時此可敬之女僕更續言曰。密司卽不自惜。寧不能鑒此苦衷。稍相憐恤。此奇怪之女子則曰。霞南汝作此語似胸中又蓄有無限悱惻之感情。霞曰。吾亦無所謂感。但願密司勿戀此寒濕之區。及日未入時卽回耳。女曰。吾知之矣。汝且去。吾稍時自歸。顧霞南則不卽去。稍選徐進言曰。密司立志救濟。堯獨吾今又得一人。遁屈里有老婦專恃賣牛乳以自活。昨日其牛無故倒斃。此婦又老憊。不能力食。勢將絕望。意密司必樂助之。女曰。然吾必助之。不知一牛需值幾何。霞曰。吾亦不知。意十五鎊可矣。曰。僅十五鎊乎。是莠莠者。詎足濟人於危。霞笑曰。在密司固視。

之甚微。若以與彼老婦。則以之易衣食住而有餘耳。曰然。則汝第與之耳。但汝識之慎。無令人知。吾不願有人知我。揮霍霞曰。此寧得謂之揮霍與人。以福。天必與汝。以福。女聞言不樂。曰。若何能與我。以福。霞南汝之意。以爲我之爲此。猶有意祈福耶。霞笑曰。吾不敢辨。此言之是非。今密司既許之。吾卽設法秘密與之。人生世上。有恩使人可感。卽此便是幸福。此女郎則背誦其辭曰。有恩使人可感。言下浩歎曰。霞南。吾語汝。凡有所施。而曰我雖不望報。其人必感激。卽此一念。便是鈍根。欲知倒戈相向之第一人。爲誰。卽受汝恩最多者。是欲知最傷汝心之仇人。爲誰。卽汝所第一摯愛者。是霞南。聞言淚眼唏噓。強慰藉曰。天乎。願吾密司得重覩天日。他日或自悔。此言之過情。女怫然曰。汝尙夢夢。吾之運命。如落日銜山。以次增其黑暗。汝弗溷我矣。速屏當所事。吾體汝意。早歸耳。霞南旣去。女郎則倚其首於樹榦。寂然枯坐。余亦潛踪出林。畢竟彼女郎何所激刺。而憤懣若是。索解不得。第覺涼風瑟瑟。頓形落照。淒涼敗葉。蕭蕭如答。流泉鳴咽。余思其言。愀然不懌也。

## 第四章

嗣是數月。絕無消息。來自河房者。有時值霞南柳。依於遁屈里。略作問詢語。便言亟須勾當某事。卽忽忽別去。若惟恐話及彼主人者。余亦曲體其意。不多贅一字。霜隕木落。林瘦天寒。強半光陰。消耗於紅爐綠蠟。更無有可記錄者。無何殘臘向盡。梅蕊吐芳。彼密司好達文。柔入此室處者。已第四年矣。向之怪之者。

至此亦都澹焉。忘之更無有。偶然道及者。而吾則猜度益甚。不能稍置。然雖念念不忘。而入春後。連日風雪交作。不能出遊。惟時一念及先時林中所見之狀況而已。余思此人來此三年。不謀一面。使吾一旦得破此疑團。實非大快事。因思余必頻至河房之左近。庶幾得再遇之。於是。由風雪而晴。霽由凝寒而陽和。而東風解凍。而楊柳含烟。鳥啼花放。春暮時矣。每至河干。凝佇。祇有綠波碧草。更不見人。面桃花。一日。余復蕩小艇。至去年遇文柔處。見兩岸風信子。著花燦爛如雲如錦。余則左右採擷。傾刻盈握。此花有香。有色。余最愛之。忽思余則愛花花。固不期余愛而始美。世有絕世佳人。甘心窮老。荒涼寂寞之區。情殆相似。方凝想。問忽聞有呻吟聲。傾耳聽之。良確。余心動。急登岸。迹之聲益近。似被創忍痛者。已而見林中一黑衣人。臥地上。巨石壓其臂。瞥見一物。爲余所曾見。而最注意者。柔荑纖手也。余乃大震。急趨之。問胡至此。不應。再問。仍不應。余曰。吾乃娜佛。非仇君者。且言。且審視石所壓處。見黑衣上似有濕處。余疑是血。是時尙在衣呢絨時候。若血痕滲至外衣。則傷勢必劇。乃竭力掀去。巨石女郎僅能呻吟。所壓之手。已不能屈伸。自如。余復問曰。覺痛甚耶。仍不答。余此時始有暇。屬目其面。則面罩密網。不可見。因亟欲一瞻芳範。更不暇俟。得允許。在理。吾當注意傷勢。不當更及他事。然吾懼終不得見。不覺緩急。倒置。伸手掣去其面網。於是絕代容華。乃初次觸吾之視覺。年事可二十許。眉微顰。頰微白。蓋忍痛所致。余乃就地跌坐。抱置膝上。以臂枕其首。面俛其頰。輕拍而低喚之。其卷鬢而有光之髮。與冰雪肌膚相掩映。卽此便足引起吾愛。



憐之心從至深處發出一時迷惑視此嬌小女郎爲吾心頭肉掌上珠直以吾愛吾兒等名詞呼之竟不自知我與此人爲萍水爲陌路也已而女郎啓其眼簾剪水雙瞳向吾轉盼其靈秀慧美罕有倫匹且此眼光中有恨意有悲意又有岸然不屑意僅一轉盼而傳情若此可不謂靈怪哉余微笑曰密司文柔乎吾實愛君甚故不擇言然亦非過情以齒論吾固不止十年以長也且言且撫其傷處幸衣上濕痕尙非血滲然以勢揆之創必甚劇吾不敢重觸僅輕撫之女郎忽忍痛而言曰吾頃者已頻死否余覺此語之命意無可捉摸不覺躊躇僅應之曰否尙不至此女忽努力作勢似欲強起者痛甚而戰余急把持之使不得動女乃太息問曰君何人曰余卽所謂娜佛夫人君之屋主人也女郎則喘息而閉其目既而自言曰余固不願人救助我者余曰密司文柔乎此時所當注意者固在君不在我試告我何處被創最劇女郎似稍蘇醒復以秋波注余曰僅傷吾臂耳問何故至此頃作勢欲起意欲何爲曰無他吾來坐此石上閒眺不圖此石乃兩截者吾以身倚之始覺兀顛搖動纔思避去而石遽墮適欲強起者思趣河邊尋吾臂於冷水中或能減痛耳余曰君試以傷處示我何如彼目視我而搖首似有疑懼意曰吾不敢相勞第能爲我呼霞南來卽盛德矣余正色曰此事乞君恕吾不能遵命今如此情形寧能置君地上而去之且我非他人乃密散司娜佛好達文柔乎君來此已三年彼此不相往來我固非能愬然者徒以尊重君之約言不欲或犯君自思吾寧忍相禍者毋懼我聽我視君傷處當竭力相助至創愈時吾

仍守約不相往來可也。女復搖首。徐曰：君不知吾事。余曰：吾固不欲知君事。吾僅欲減君之危險。更無他用。意女曰：君卽所謂娜佛夫人耶？吾平時意想中嘗擬君之形態。必如是。如是君髮作金黃色。爲太陽光耀所致。抑本來如是者？女言時。稚態可掬。然唇吻作白色。可知忍痛不易。余曰：是本來如是者？女曰：君作嫠婦服。已埋君愛情於地下耶？余曰：然。有時吾神往於黑暗之夜。臺然有時則強自娛樂。女歎曰：死誠可悲。吾嘗設想一死。一生此心立變。欲求如古井無瀾者。恐世間無有。余曰：以君豆蔻年華而作如是思想。殆所謂女子善懷者。雖然。密司吾愛。吾所急者君之臂耳。女曰：君何由知吾爲密司文柔？余曰：每季房票。君必簽名。吾那得不知君之臂固不甚痛耶？女曰：吾不能轉折。君試寢我地上。吾欲得水。余乃謹護其傷處。婉轉安置之。俾臥淺草上。以風子花枕其首。乃趨河干濕吾巾。返身褪其外衣。則見血痕淋漓。映汗衫間。余駭然曰：奈何竟至此？女唇色益白。余懼不敢動。曰：君被壓幾何時矣？女曰：可兩鐘矣。余曰：河中有小艇來時。君胡不呼救？乃聽其自然。固不知危險耶？女揚其目而視。余曰：呼救乎？余最惡此等事。不屑爲也。余怪之曰：值危險時而求助。亦人情之常。何惡爲？女拂然曰：死亦尋常耳。胡至不惜乞憐以求免？余駭笑曰：君之傲岸。令人思之。生畏。自吾言之。凡值意外危險事而呼將。伯似非喪失人格事。女曰：自吾視之。則否。天下無事不可忍。惟人以哀憐待我。爲最不堪。故吾惡之甚於死。余撫之曰：可憐之女郎乎？他日君至吾之年事。當不至仍此拘折。濟傾扶危。人世所必要。倘世人都如君。彼救世主喋喋不休。直多事耳。女曰：

然則當君新寡時有哀憐汝者撫汝之首曰可憐哉此兒他日遇事吾必仁汝君亦樂之乎余曰此乃人所以慰吾者何爲不樂女郎乃作鎮靜之態曰然則君可謂無勇的魂靈余不覺失笑曰君陳義甚高他日當安心承教顧君臂創甚奈何女曰君若能扶我者吾當強步歸余止之曰此必不可吾當覓近處耕作至吾家喚馬車來此時耗血已多更勞動勢必增劇女郎無語余乃向林外覓得農人已而返身入林見文柔已強自坐起問所苦不答僅點其首面白如雲母石不言亦不動絕類石像余亦默然相對無何車來余問能乘乎女曰吾痛尙可忍然余雖扶掖之而女仍不能支余乃竭力抱之登車車至河房霞南柳依方竚立回廊間遙見余卽上手作禮意此車之來必非彼意想所及稍近余謂之曰君家密司不幸有意外之厄幸值吾今載與俱來霞南此時之驚駭固不待言女曰吾臂恐非旦夕可愈余曰然若一星期得瘳者卽幸事矣女乃謂霞南謂欲至己臥室隨以目視余女郎未言余已知其意無非欲吾卽離此地然余則決計拒之文柔未言先與余握手微笑謂余曰今日感君甚君實仁我余軒渠曰君作此態殆下逐客令而以恭敬將之者余實不能從命余非欲有所不利於君但吾願任看護之責俟君臂愈後仍守前約不相往來此時願君暫忘吾爲外人質言之凡事皆得如君意不相違惟此時則決不能卽去吾非橫相干涉其實僅霞南一人不足濟事文柔目灼灼視余似窮於技者余曰君弗疑余必始終守君秘密之約望君俾余得畧盡相愛之心余之愛君誠不自知其故或者余亦孑然一身與君身世略等耳

文柔聞余言似不能無動於中者。不覺低垂其視線。頃之曰：君如此，吾尙何言。惟感德耳。吾曰：密司既許我，吾卽願足。看護之事當自此始。因與霞南同扶之登樓。既入室，文柔則喘息不能支，顏色復白。室中似甚精緻。然余不暇屬目。見霞南亦如我，似無所措手足者。余殊焦急曰：吾儕都不諳若何將護，必速覓醫。始得文柔呻曰：聽之。雖遲亦愈。吾不願見醫。余曰：否，愈遲或且愈危險。使吾曲徇君意，至不可收拾時，卽謂吾誤。君亦得是固期。期不可第問。召何醫耳。女徐曰：然則召瓊依美的耳。余曰：是又不可以緩急論。宜於最近處求之。吾當遣人至遁屈里致某醫來。女默然移時。呼霞南曰：柳依汝不當爾爾。汝不當言。惟吾命是聽。耶何任性拂吾意。速往召密司脫瓊依汝。誌之不爾。是汝欲負約也。霞南聞言大懼，急言卽去。更不敢作一語。霞南目視余，返身出。余尾之至迴廊間。霞曰：奈何。吾當若何。狀至窘迫。余因知平日文柔之專制。慰之曰：君弗懼。吾當爲汝任咎。與其遲延而誤事，寧拂其意耳。霞曰：夫人不知。吾若不遵令，彼必逐我。使彼能速愈，卽逐我亦非所懼。第彼若無我，猶之失臂耳。余頷之。然余當時不少猶豫。竟命吾御者馳赴遁屈里召醫士弗蘭。因囑霞南暫弗入室。若已往召醫者，余乃款步入。文柔問霞南所在。曰：渠忽忽出門去。蓋如命召瓊依博士。此間凡彼所爲事，吾當代之。余乃爲之整衾枕，進盥具，拂拭其卷鬢之髮，以花露潤之。久之似稍蘇醒，痛漸減，怒漸消。如花之面有春意矣。霽顏謂余曰：君之所爲，誠令人感激。願君非事人者，何諳練乃爾。余微笑拍之使睡。數分鐘時，鼻息咻咻，無何醫來，就榻審視。女醒，向醫士弗蘭熟視。

余俯身耳語曰。密司文柔乎。吾見君創劇。竟違君意。遣吾御者請弗蘭醫士在此。望恕吾專擅。余固知文柔必拂然。然方余言時。醫生已實行其檢視。醫曰。臂骨微傷。然無害。兩禮拜可愈。投藥後。痛當漸殺。但必得一看護婦方可。余曰。吾當任之。弗蘭似怪吾言。曰。君似非甚健全。恐不勝此辛苦。余曰。吾意熟悉。當較勝健全。因告以密司文柔不欲見外人。并囑弗宣布河房診病事。霞南入。供醫生指揮。文柔亦無語。醫施治既竟。留藥自去。初時痛驟減。似無大害者。入夜乃增劇。肌膚炙手。余與霞南坐守之。不敢稍息。是夜之狀況。歷久而憶之。彌真。最奇特之點。爲吾儕寂然枯坐時。水聲潺湲。近在咫尺。幾疑身在深山。古剎中。然舉目四顧。則又金玉滿前。綺羅圍被。自疑所處之境。是幻。非真。否則聲音顏色。胡不侔太甚。錦帳中文柔冥然昏睡。兩頰嬌紅。與如雪之燈光相映。芍藥籠烟。未能彷彿。余愛之甚。竟忘其鮮妍之色。爲熾熱所炙。便又推想其甘心寂寞之由。忽文柔向余伸手作握別狀。笑曰。甚善甚善。從此別矣。余大驚。疑有變。急就榻呼問之。卽又不應。嗣又言之。仍作前態。余始知蓋因熱甚。譫語。竟夜作是態。不止百餘次。其餘言語尙多。不甚可辨。然以意測之。此人必有最傷心之歷史。無疑。余觀其狀態。殆有無窮怨恨。藏於個中。所謂從此別矣。一語。蓋爲彼最痛心之點。是何妖雲。致彼之運命如此黑暗。余若能辨得一二語。此疑團不難立破。於是欲知其前此事。乃如渴思飲矣。

## 第五章

霞南柳依爲狀至窘彼於文柔病固憂之然吾察其意似彼所戚戚者更有一事卽懼余得知前此之怪歷史也余因告以吾所注意者不在是凡吾所聞者固不甚了了然君卽告我亦必隨聽隨忘余固非爲偵探來者霞南蹙然曰事固無害惟吾主母最不願言至此頓止余曰最不願人知其前事然余亦不願知人秘密我固言非爲偵探來也余頗心許其忠第二日文柔仍無知識語益多余則置若罔聞惟悉心將護之霞南見余略不詰問亦不思索似彼之疑慮頓減是日無意中乃覩一意外事醫者謂藥物須每日更易兩次午後余與霞南如法爲病者換藥換已須得樹膠布蓋患處霞南乃忘之未先事檢點曰此在貯物室某廚中余請往取霞南付余以匙室在樓梯之左其右更一小室余乃誤入之關門入見斗室中小棹一椅三椅上陳一衣受光處咸作淡白色其他部分則妍麗奪目余審視之其式爲婚時禮衣新娘所著者也更一椅上有花冠一項冠上所綴飾件亦作暗淡色案上木匣一無扇鑰塵封盈寸余至此更不肯不一檢視啓之則珠玉寶石滿中余思然則此人固羅敷有夫者顧置此物於此間何意以積塵之久暫計之棄置此間不過問者當已數年霞南謂樹膠布在某樹中此室固無樹余沈吟頃之始覺其誤乃更入左室則悉如霞南言余自是稍得端倪是日之所見者則終秘之嗣是女郎之身世余已畧可想像惟不識其底蘊入夜女仍作熾熱前態復作余留心窺察因思彼林中對霞南語因思世上缺憾事因又思女子之不幸不覺熱淚潄潄也至夜深時霞南倦而假寐余傷心甚不復思睡竟夜坐亦不覺

倦文柔嘆語略不停息。有時強笑終無悲苦狀。僅辨一語。吾親愛之。克立夫。吾允許云云。所謂克立夫者。殆彼夢中人。豈即所謂第一倒戈相向者耶。然語氣則又非是。然則為彼之所歡耶。余愛文柔甚。不覺祝上帝垂佑。俾彼夢中得須臾之樂觀。既而晨光晞微。第三日矣。是日始稍蘇醒。見余在其側。則向余熟視。余笑曰。余乃密散司。娜佛為君任看護之責者也。女點首曰。吾憶之。吾病幾時矣。余告之曰。君未須臾離此耶。余曰。然。吾之為此。徒以愛君故。望弗相疑。女曰。愛我乎。望君弗更作是語。余曰。



聚首之期甚短。實不願有惡感。攪雜其間。時文柔力盡。兩枕斜倚其上。吾即坐其身旁。彼乃伸其纖弱之手。擊吾臂。而以嫩頰。偎之。此舉實吾意料所不及。不覺如膺懋賞。心房震躍不已。女愀然曰。君之惠令人。

倘君不樂聞。當不再言。但君病尚未已。母得多所疑慮。吾知君慣獨處。遲一二日。此間若無須我者。當即去。此數日中。願君視我如姊。弗作外人待。遇吾去後。必俟君招致。始得來。則吾與君。

不。忘。爲。人。亦。使。人。樂。於。相。親。但。吾。不。願。君。有。令。吾。不。能。忘。懷。者。余。曰。何。耶。女。作。勢。而。言。曰。吾。不。願。吾。！。色。頓。變。音。暗。氣。蹙。不。能。續。容。顏。黯。然。但。無。淚。久。之。余。見。其。目。皆。含。潤。人。言。婦。人。無。不。善。哭。文。柔。獨。否。彼。蓋。生。有。傲。骨。以。哭。爲。無。勇。也。余。不。敢。研。詰。第。慰。之。曰。君。殆。忘。此。時。爲。病。後。耶。奈。何。傷。感。且。別。後。我。或。不。能。忘。情。於。君。然。亦。必。如。君。意。第。得。君。意。適。卽。吾。心。慰。我。固。言。不。敗。約。文。柔。默。然。鎮。日。枯。寂。無。聞。見。文。柔。已。慣。余。則。苦。之。吾。所。藏。寫。情。小。說。頗。多。因。使。人。取。若。干。部。來。吾。讀。以。口。文。柔。讀。以。耳。纔。兩。頁。女。問。是。何。種。故。事。余。曰。言。情。小。說。女。曰。是。非。能。娛。人。者。余。則。易。之。數。行。後。曰。得。弗。與。向。者。同。類。否。余。指。案。上。書。曰。此。盈。尺。者。皆。言。情。也。文。柔。搖。首。曰。吾。倦。甚。不。欲。聽。此。余。笑。頷。之。余。更。歌。以。娛。之。初。時。唱。詠。物。寫。景。之。詩。女。頗。樂。聽。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但。漸。及。情。愛。之。詞。則。色。然。不。樂。余。思。此。人。如。金。沙。礦。鐵。殆。未。經。錘。鍊。故。生。硬。而。無。愛。力。然。則。其。前。此。之。歷。史。未。必。非。自。取。乃。發。宏。大。之。願。力。思。有。以。救。正。之。一。日。余。檢。樂。譜。得。雙。翠。曲。按。琴。曼。聲。歌。之。曲。中。寫。別。鵲。離。鸞。窮。極。哀。艷。字。字。從。余。心。曲。中。抽。繹。而。出。因。之。歌。聲。彌。復。悽。惻。而。室。中。空。氣。挾。此。婉。轉。之。聲。浪。亦。似。貯。滿。哀。情。無。復。空。隙。余。思。此。時。之。文。柔。如。頑。鐵。入。洪。鑪。當。不。復。保。守。其。固。有。之。性。質。曲。終。文。柔。呼。余。坐。榻。上。曰。密。散。司。娜。佛。願。君。後。此。弗。再。作。也。余。曰。君。欲。自。閉。於。愛。情。之。外。恐。不。易。達。此。目。的。此。乃。得。自。天。賦。者。奈。何。去。之。女。冷。然。曰。不。值。作。如。是。鄭。重。語。自。吾。視。之。愛。情。云。者。直。駭。鈍。之。雅。緻。代。名。詞。耳。且。鈍。漢。率。性。而。行。其。木。強。處。差。爲。近。勇。彼。自。號。爲。情。種。者。鎮。日。以。柔。媚。悔。恨。爲。事。尙。得。謂。有。些。微。人。格。耶。且。



世。人。之。所。謂。愛。情。類。皆。以。男。女。爲。言。男。女。之。間。又。安。有。所。謂。愛。情。吾。見。男。子。有。以。金。錢。之。故。不。惜。作。種。種。醜。態。者。又。以。名。譽。之。故。現。種。種。變。相。者。女。子。之。於。男。子。亦。無。不。挾。有。欲。達。之。目。的。而。其。所。揭。櫟。以。示。人。者。則。曰。愛。情。直。自。欺。耳。吾。謂。此。兩。字。乃。藏。垢。納。污。之。淵。藪。君。何。爲。樂。道。不。置。此。等。武。斷。之。議。論。實。爲。吾。所。創。聞。然。余。則。絕。不。爲。動。吾。以。爲。彼。所。言。乃。羅。織。愛。情。之。罪。非。愛。情。之。有。罪。也。然。余。知。不。可。爭。微。笑。感。歎。而。已。



## 一 席 談

●賀昌運一案。當時一般君子派者。悉袒賈氏。而賈氏之爲人。京師幾無人不知者。其面前之人。大都皆優伶御者。而賀昌運之次第。却在第三十名以外。此賈氏之同鄉。無從代諱者。審案之日。賈氏自坐車來大理院。到案而大理院。揮之外。出不許對質。

●此案。卽以和奸論。而獨定賀以四千里之充軍。此未知是遵舊律。抑遵新律。如謂遵舊律者。則無論本朝律例。無此辦法。卽漢唐宋明律例。亦無此辦法。如謂遵新律者。則無論本國新律。無此條文。卽英、美、法、德之律。均無此條文。不知何所據。而遂定罪。

●某御史之懸直。無以例之。例以紅樓夢中之焦大。焦大所嘗。甯府之種種之穢迹。事事皆實。而某御史之參摺中。亦語語皆實也。焦大陡。贏得滿口之馬糞。猶之某御史之回原衙門。行走也。然焦大僅能徒事漫罵耳。而遽稱爲紅樓中第一等人物。則又不可。

祖國 三大悲劇之一 (冷)

第二幕上 賣國毒婦

(幕場)設在阿末公爵書房內。奪掠所得劍戟旗鼓等物掛滿壁間椅上堆積書籍其外另有靠椅與長椅數脚兩邊有進出口正面有欄杆與窗可望街市夜境此處阿末公爵凭几而眠旁邊旁有脫立侯爵及二三侍臣密談

脫立 這裡真是一個絕好的書房

因向那手中携着書類的突吉說道

脫立 近來公爵沒有甚麼不滿意的事如何!

突吉 雖然沒有別的不滿意事却因他女公子的

病時刻擔着心

歐利 這樣說來現在石姑娘的病又變了每日閉

了門在房內竹莊醫生原說他是有病的

突吉 據我看來這個時候早一日回國那姑娘的

病便早一日好了這裡的氣候實在和我姑娘纖弱之體不相宜的過了這個時候到了四月中間那太陽的光炎炎逼人更是難受了殊可令人擔憂

歐利 公爵第一快心的事便是他這石姑娘真可說是刻不相離的現在有病真是心痛

脫立 父女之情總是如此

突吉 這裡總究不是纖弱的女子可以住的

話聲未了歐利忽然怪異道

歐利 誰來了

此時便有一個僕人進來向着突吉歐利兩人耳語突吉便忙走至阿末公爵身旁

突吉 公爵國王那裡的差官來了

阿末公爵便醒了轉來

阿末國王那裡的差官來了？你叫他到這裡來。僕人便應差官進來，差官便將一包書信恭恭敬敬兩手捧上。

阿末你來了路上可安穩。

差官宜希答道。

宜希自從離了京門後遇了十五天的風雪因此來遲了些。

阿末你辛苦了先去休息休息罷到明日再帶書信回去。

差官便謝了同了僕人出去脫立侯爵立起身來走至窗前。

阿末公爵便打開那書信來看。

阿末歐利國王有信給你突吉你也有一封在這裡。

歐利便又恭敬恭敬去接那書。

歐利我們兩人也有這榮光了真是萬想不到的。於是將信接後和突吉各自開了信封來看一遍看完都將信來向火上燒了然後各相問答。

歐利突吉君你得了甚麼好消息？

突吉別的沒有甚麼信上只寫着國王問你的好。你的信上却是什麼寫的？

歐利別的也沒甚麼信上只寫着國王問你的好。兩人心中各有秘密似的都不肯實說只將這話來搪塞。此時阿末公爵也將書來看完了橫靠在長椅子上。

阿末也沒有別的緊要的事……

因順手也將信來投入火中燒了忽然看脫立侯爵。

阿末阿呀侯爵你還在這裡麼那贖身錢却是不。可不付的……

脫立不但爲那事那事的委細我都知道了。

阿末 我既吩咐早已叫他們去做了。押堪便要出來了。

說罷押堪便從裏間出來。

押堪 還沒去麼。

阿末 你去執行後那死骸如何處置了。

押堪 我在各處都掘了大壕丟在大壕裡了！公

爵還有別的吩咐沒有。

阿末 還有別的事吩咐你也未可知。你且暫時等着。

阿末公爵便又拉了呼人鈴僕人進來。

阿末 石姑娘的容態今日怎樣。你去看看還有今

夜夜市的情形你也順便看看。

突吉 夜市已去看過了。甚是平靜。今日又是個佳節。所以市內的都安睡了。

阿末 方纔我去看過。覺得甚是陰慘慘的。因此我甚放心不下……

突吉 方纔只有四五個醉漢在那裡胡鬧。並無別

的隱慘氣象。

阿末 你們看呀。燈光一點也沒有。人聲一點也沒

聞。那為甚麼緣故。平時十分鬧熱的酒店。今夜如何也不開了。我最討厭的便是這靜悄悄的

光景。

突吉 這是因為各處的店家都不肯開門交易。後

來拿了幾個送往西門。纔有這個景象的。

阿末 那麼市內的人都和我反抗麼。

歐利 為那收稅的一件事。對於公爵都有些不快。

阿末公爵憤怒罵道。

阿末 畜類！押堪，你快去將他們都斬了，便在今晚。

此時以前的僕人又走了進來。

阿末 姑娘的樣子什麼了。

僕人 姑娘說請公爵暫等一等臨睡時姑娘要到。

這裡來因為有話要和公爵說。

阿末 知道了，你去罷。

又回頭來向突吉、歐利等說道。

阿末 那傑公爵的來京，你們知道了沒有。

突吉 我接了報告，聽說在那萊脫的近旁。

歐利 我的報告是說便在近邊了。

阿末 你們這樣說誰的報告是真的呢？這不是愚

弄我麼？

歐利 我却接着那塞伯爵的信，他是這樣寫的。

阿末 那那塞伯爵，你還去信他，你們兩人快些留心着，那傑公爵究竟在那裡。

此時克羅裁判長進來。

克羅公爵，你休擔心了，那傑公爵所統的軍隊早已潰散了。

阿末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今夜沒有意外的事麼？

克羅 沒有別樣意外的事。

阿末 那麼，你們都去睡罷，脫立伯爵的臥房也已預備好了，你也去睡罷。

此時石姑娘扶了兩個侍女進來。

阿末 石兒，你來了，你的身體覺的怎樣了。

石姑 好了，我覺得好的多了。

阿末 石兒，你快坐下，你的咳嗽還利害麼？

石姑 也沒有了。

阿末 克羅那開的窗關了。沒有快請你關了。

克羅於是將窗關上。阿末公爵又向石姑道：

阿末 石兒你在這椅子上坐下。

石姑 父親放心。

說後便坐在公爵前椅子上。

阿末 石兒你身上如何可睡得着麼。

石姑 兒睡的甚好。

阿末 須要小心我兒！

說時黑約兵官進來。

石姑 兒自知道的方纔覺的甚苦現在爽快多了。

此時黑約克羅歐利突吉低聲細語末後克羅決計對阿末

公爵說道：

克羅 公爵！

阿末 什麼？你有何說。

克羅 有一極大的事。

阿末 什麼大事！

克羅 有一個市民的隊長現在外邊伺候。

阿末 在外邊做甚。

克羅 有一重要的事說要面稟公爵。

阿末 你叫他這裡來。

黑約便行至門外。

黑約 請你進來。

外邊加能便跟了黑約進來石姑見了愕然起立既而又復

坐下阿末一見便冷笑道：

阿末 哈哈你帶了劍有甚事見我。

加能 公爵我是個太尉。

阿末 市民的兵團已經解散了你的太尉也消滅

了。你還帶着劍做甚。

加能於是解下了劍授於黑約黑約將劍放在旁邊桌上。

石姑又向阿末公爵道。

石姑父親兒今聽着這般威猛的聲音心中又覺

苦悶了。

阿末我兒休要驚恐。

因柔聲向加能問道。

阿末你來這裏有甚話說。

加能今日早上裁判長傳着命說在今夜市民所  
有的武一切收了起來送往市役所如有不奉  
命令的人處以死刑。

阿末不錯我的命令正是如此現在什樣了。

加能都已遵着命令做了只是這許多的武器甲  
冑等類運送時須要幾千輛車子還要杜絕數  
里的交通。

阿末可要這樣的麼。

石姑在旁說道。

石姑父親他說的想斷不會假的。

阿末石兒你不用多說。

又向加能道。

阿末你現在來此想要什樣。

加能我這來要請公爵將那各路的鐵柵門開了  
好教市民搬送。

阿末倘然我不允許你這個時。

加能我便甘受死刑沒有別法了。

石姑便又携了公爵的手叫道。

石姑父親你快允許了他罷。

阿末克羅別的沒有爲難的事麼。

克羅別的沒有甚麼爲難了。



阿末 那麼替他傳下令去依他的話去做好了。

加能便行了一個禮拜將下去。

石姑忙又止住道：

石姑 父親且慢！

阿末忙也叫住加能道：

阿末 且慢。

又輕聲問石姑道：

阿末 有甚說話。

石姑 那人的劍父親須給還了他。那劍是他們武士的魂靈不給還他太不可憐他了。

阿末 我道你說甚事原來這個那是他劍都不會試的要他做甚。

石姑 不是這樣說的便是他不會試……

阿末 你那裏認識他的。

石姑 我曾見過他一次。

阿末 在甚麼所在。

石姑 日前我往教堂裡去的時遇了幾個無賴在路。上向我投石我正在窘急時正遇着他。

納律遇了他便怎樣……

石姑 他便將那無賴來都趕去了然後救了我。

阿末 你說的便是這人麼。

石姑 正是這人。

阿末 石兒你爲不早對我說呢。

因又叫住加能。

阿末 加能君你回來方纔我兒說你曾經救助了他十分感激。

加能 公爵過獎不敢當。纖細女子受人侮辱時做男子的自應相助。

石姑 加能先生，你幫助了我，我也自應相報。

阿末 加能？你的名我是知道的，你不是住在堪

勒坡麼？

加能 正是我原是愛奴伯爵處的旗手。

阿末 原來這樣的那是一位勇將，我解除了你的

武裝，是我錯了，這口劍你拿回去罷。

石姑欣然，携了阿末公爵的手。

石姑 多謝父親。

如能 公爵，我到了甚麼地位纔好帶劍。

阿末 須做了我護衛兵的太尉！明日我便教克

羅升你這官。

又回首對石姑說。

阿末 石兒，你可趁心。

石姑 正是。

加能 公爵，我却不願升這官。

阿末 這又爲何？

加能 我是這裡的人民，沒有資格做西班牙的官。

阿末 你以前不是屬了愛奴的軍麼？

加能 那時爲因征伐法蘭西的緣故！如今做了

公爵處的官，便要倒戈殺我國民了。

阿末 哈哈，正是個正大的議論。

說時，帶着冷笑。

石姑 父親。

加能便去取了桌上的劍，又對阿末公爵說。

加能 公爵，請看這劍，這劍雖然沒有裝束，看不入

公爵的眼，他却能守這市，保護這祖國，守衛這

可憐的全市中老幼男女，這劍自能脫鞘而出。

大放光華，給公爵看的，倘若貪利忘義，鑽營富

貴不知你們西班牙的劍可有沒有否我們這  
弗郎門却是沒有的

說罷取在手中的劍又投向桌上

阿末公爵登時色變大叫道

阿末克羅！

石姑慌了連忙起來阻擋

阿末 倘然是別個人立刻拿去砍了他是姑娘的  
恩人姑娘須報他的恩將他拿了罷

加能便向石姑謝了退將下去

克羅 公爵要將他鎖了起來不要

加能一聽這話便又立住

阿末 方纔我說過了便要處置他也休叫受苦

加能又欣然退去石姑突然驚仆於地阿末公爵又向石姑

勸道

阿末 石姑你休驚恐你要什麼處置我都依你教  
你心中歡喜

石姑咬着牙兒不語氣急身戰阿末公爵不覺驚駭忙叫道

阿末 快快快去請醫生來

此時便有一個侍女進來將石姑抱起

阿末 扶他去靜睡一回休要驚動他

侍女等便扶石姑下去

此時克羅又來和黑約等密語說罷又向阿末公爵說道

克羅 公爵現有要事稟告

阿末 討厭討厭又有甚麼事了

歐利 是件極重要的事

阿末 現在最重要的是我石兒的病其餘還有甚

麼

克羅 却還有重要的……

歐利有。個。婦。人。定。要。求。見。公。爵。一。面。說。有。機。密。事。相。商。

阿末公爵。懷。然。道。

阿末。有。甚。麼。機。密。

克羅。是。於。公。爵。極。有。

利。益。的。事。說。是。要。

和。公。爵。當。面。說。

阿末。那。定。是。個。狂。婦。

教。他。明。日。來。罷。

克羅。歐。利。黑。約。等。都。

似。不。以。為。然。

一。同。公。爵。但。是。：

阿末。難。道。我。說。明。日。都。來。不。及。麼。

正。要。立。起。身。來。向。內。走。時。忽。然。有。個。遮。着。面。布。的。婦。人。進。來。



這。婦。人。便。是。利。貞。公。爵。的。夫。人。甘。姑。甘。姑。聽。了。阿。末。公。爵。的。話。便。接。口。道。

石。姑。公。爵。你。要。明。日。見。我。麼。我。怕。你。明。日。的。太。陽。

也。難。看。見。了。

阿末公爵。大。怒。道。

阿末。咳。這。是。個。甚。麼。

的。婦。人。

甘。姑。我。便。是。這。婦。女。

阿末。你。快。回。去。罷。這。

樣。無。益。的。事。你。也。

不。必。說。了。說。也。於。

你。沒。甚。好。處。的。

甘。姑。於。我。却。是。沒。有。好。處。我。說。了。好。處。却。在。你。

阿末公爵。冷。笑。道。

阿末 這麼也好。

於是回頭對那歐利克羅突吉等道。

阿末 你們且在外邊等着。

於是突吉等便走了出去。阿末公爵拖了一角椅子放在自己桌子旁邊。

阿末 你且說來。

甘姑 公爵這個市內有個可怕的人。那人便在今夜要殺我。又要殺我情夫。

阿末 你要告訴的話。只有這樣麼。

甘姑 這是我自己的事。現在要來告訴公爵。公爵聽了。自然說我狂了。但是其中却和公爵自有好處。

阿末 有甚麼好處。快說。快說。

甘姑 那個人強迫我要我去禱告。

阿末 可是便在這市內禱告。

甘姑 正是。便在這市內。公爵你不是爲了禁制邪教的緣故。統兵防守這市麼。如何避了你的面。或在酒池內。或在屋頂上。處處私下集會時。私自禱告。這樣的多。因此我在未曾被殺以前。必須這事報告公爵。

阿末 原來如此。

甘姑 公爵你若不信我言。你可差人到那羅朋門前去。看

阿末 你如何知道。你去看過麼。

甘姑 正是。我曾跟着他們去。看見過的。跟到羅朋門前。忽然不見了。我因四處探看。在那樹林旁。探出了他們的隱所。那隱所內共有二十多人。正在那裏密談。那邊巡兵等都是他們的同黨。

因此也。不管他們。我去聽時。只聽得他們商議。說要殺了公爵。救這弗郎門國。其中有個戴着深帽。寸看不見真面目的。便是他們的首領。那傑公爵。

阿末 什麼那傑公爵也來了。這是那裏會的事。

甘姑 我却親眼看見那傑公爵的。

阿末 這也奇極了。方纔接了報告。說他在五十里以外。如何忽又來了。

甘姑 那裡有五十里。離這城五十步都沒有了。

阿末 這是真的嗎。那是我們大失算了。快快快快。叫那歐利。克羅。突吉等都來。

歐利等聽了這話。便一同走了進來。

阿末 你們可知。知道麼。那傑公爵已經到了羅朋門外了。

歐利 那裡？那傑公爵？

突吉 這真是了不得的事了。

克羅 那是誰說的。誰見他來？

阿末 便是這婦人：

歐利 那是他發了狂了：

突吉 公爵休要聽他胡說。這是萬靠不住的。

阿末 你們且靜着休亂。

又對甘姑道。

阿末 婦人。你且將看見的那那傑公爵。他的聲音。形狀說來。

甘姑 可得我說的。決非含糊。

於是所有的人都圍着甘姑。聽他說。

阿末 你聽見他說些甚麼。

甘姑 他的面貌。形狀。映着雪光。是看得清楚的。他

說甚麼離的太遠却聽不清楚。

阿末 那麼可曾聽得了幾句沒有。

甘姑 市役所這一句話却聽得了幾遍。

克羅 阿呀這是他們要在市役起事了。

甘姑 不錯起事的暗號使用市內的鐘。

歐利 是那裡的鐘。

甘姑 那裡却不知道。

阿末 無論那裡都可得你快說下去還有甚麼。

甘姑 所有市民一時都起來的。

歐利 他們的兵器：

甘姑 他們正在預備聽說已經預備好了。

突吉 那傑公爵：

甘姑 那傑公爵聽了市內的鐘聲起時便領兵殺

進市來。

阿末 他們的兵數：

甘姑 約一萬有餘：

一同什麼？有一萬有餘！

甘姑 我確聽得他們這般說！他們還派了人來

要請開去了市內的鐵柵好讓他們進來。

歐利 阿呀那是已經來過了。

甘姑 你們看見了麼。

克羅 不多一回纔來。

突吉 便是那太尉。

甘姑 這便是他們的同黨你們已經聽了他的話

麼。

忽然看見桌上加能約劍使道：

甘姑 是了是了這口劍便是他們黨內的劍了。

阿末 你如何知道。

甘姑這劍柄上掛着半幅裂帛。又是他們同黨的暗號。公爵快快快去拿這人來。這便是謀叛的一人。而且更是他們的首領。

歐利那個我們却已知道了。

克羅我們都知道了。

阿末還有別的事麼！婦人你其餘的同黨可也。知道。

甘姑我也知道的。

歐利你可一一記得。

甘姑我都記得。

阿末突吉你去取了紙筆來聽他說將他說的人一一記下。

突吉於是取了紙筆甘姑愕然。

阿末婦人你快說罷。

甘姑呆看着衆人的臉一時說不出口。

甘姑真個要我說麼。

阿末婦人你先將你心中可恨的人說來。

甘姑知道。

一同快說是誰。

甘姑不覺戰慄。

甘姑我若這樣說時真是可怕真是罪孽深重了。

……

歐利不要說那沒要緊的話快說快說你知道的是誰。

甘姑什麼說呢什麼說呢我可不說了。

阿末不要緊你只說誰是邪教徒。

克羅說是謀叛的也是一樣。

歐利可是利貞伯爵不是。



甘姑無言面上似有變色。

阿末 是否便是你的丈夫。

甘姑 我都不說。

阿末 我知道了。確是你的丈夫。

因回頭向着突吉道。

阿末 快寫上利貞伯爵。

又問甘姑道。

阿末 還有那個。

甘姑 別個人於我恨也沒有怨也沒有罪也沒有。

我可不說了。

阿末 你如不說：

甘姑 別的人我真的不說了。公爵請你饒了我罷。

說後返身便走。歐利將他一把拖住。

歐利 你要就此回去。這却不能。你若不肯說時。我

便叫了監斬官來將你處斬。

說後便呼押堪押堪進來。後甘姑一見不覺戰慄。

甘姑 饒我饒我。我是不願跟他去的。

阿末 那麼你認還有誰。

甘姑低聲。

甘姑 獨樂。

阿末 還有誰？

甘姑 密山！我却知道的不能十分。的確但是……

歐利 還有那個。

甘姑 我不知道了。

阿末公爵又呼押堪。

甘姑 饒了我罷。饒了我罷。

阿末 那麼你再說。

甘姑 守鐘樓的。然那。

阿末那谷各也在裡邊麼。

甘姑在裡邊也未可知。

說時不覺向後倒下了。

阿末好了不要問他了。

因在桌上取了寫就的兩封信。

阿末歐利你快拿這信去交給那立！克羅你拿

這信去交給烏達。

克羅我們便去。

於是兩人立刻走出房去。

阿末公爵又叫住。

阿末且慢且慢你們去時須要十分秘密十分沉

靜決不可露着一點張皇。

克羅我們知道了！那鐵柵的鎖怎樣

阿末聽着他們開着。

克羅那個方纔來請開柵的太尉怎樣？

阿末加能麼他是另有別的緣故無論如何須要

活捉他來。

甘姑聽着加能兩字從地上直跳起來問道。

甘姑什麼要捉加能！

克羅活捉來後便絞死他麼。

阿末不是絞將他處斬現在暫且在這裡

甘姑將誰處斬將誰處斬不是說加能麼。

克羅正是那加能。

歐利又指桌上的劍說道。

歐利便是這劍的主人。

甘姑登時面無人色渾身發抖。

甘姑那劍的主人：那：怕不是加能

說罷便又跑入房去阿末公爵忙又將他拖住。

阿末 不要出去。你現在萬萬不能走出這房外一步。

甘姑叫道：

甘姑 那麼替我傳個信，忙叫他莫來。

阿末 你們快去叫他們守的格外謹慎。

歐利克羅使退下，阿末又分付道：

阿末 今夜不及回來，明日一早回來也可得。

甘姑此時跪在阿末公爵面前，拖住了公爵袖口，哀告道：

甘姑 別的人都殺了，他們只有那加能公爵須看。

我特來報信，之面饒他一死。

阿末公爵拂袖而起，說道：

阿末 你一樣跪求，不如求他來世罷。

說罷，開門而去。甘姑還在後邊，追着那房門，早被公爵關了。

甘姑叩門叫道：

甘姑 公爵救我，公爵救我。

叫了幾聲，不見開門，便繞窗而走，開了窗，看那外邊又被鐵

樞擋住，走不出去，只得又在裏邊狂叫道：

甘姑 快開開門，快開開門，我有要緊的話要說。

叫了多時，仍舊不見，答便長歎一聲道：

甘姑 沒有人來開麼？阿呀！我殺了他了，我殺他了。

了。

說時，便哭倒在地。

（第三幕上卷完）

第三幕下 志士被縛

（幕式在市役所大厦內，月色淡淡，從窗間射入，守鐘樓

人，然那先立在裏邊，獨樂自外而入，然那便將手內所攜角

燈藏匿在外套裏，手內携了兩劍，從之而行。

然那向這邊走去。

獨樂 這邊究竟是在那裡。

然那 這裡是在鐘樓之下。從那樓梯上走去。便是走到鐘樓那裡去的。這上邊有間大房子。便是以前的議事廳。

獨樂 那是我記起來了。原是這裡。真是一個極好的所在。

然那 自從那西班牙的東西來後。都被他們鬧的不像了。

因取了那角燈出來。照着一個倒下的石像說道。

然那 將我們市長的石像都毀壞了。真是可惡。

獨樂 須要留心。現在我們休要再被敵人勝了去了。然那 如今誰到這裡來過了麼。

然那 誰來過了呢。

因將兩柄劍放在桌上。又道。

然那 我的劍放在這裡。這是我昨日新磨了的。

獨樂 有兩柄麼。你是否也要和他們相殺。然那 我為把守這鐘。所以也要這劍。你是……

說到。此處將手中的燈放在桌上。

獨樂 快靜着。那是什麼聲音。你聽得麼。

然那 是否在那邊。

獨樂 正是。

此時。利貞伯爵適從外邊進來。

利貞 你是獨樂麼。

獨樂 正是。你是那個。

利貞 加能還沒來麼。

此時。加能又從外邊進來。

加能 請暫時等等。

利貞 你來了。

獨樂 以後的事。什麼樣了。

加能 都好了。

獨樂 敵人的情形如何。

加能 看他一些也不會知道。

利貞 那鐵柵的鎖怎樣了。

加能 我已自己去開了。

利貞 原來這樣了。甚好甚好。別處沒有可怪的地方。

在麼。

加能 別處沒有甚麼。可怪。今日是個大節日。所有的人。大概。喝。的。酒。都。醉。倒。了。生。了。火。在。那。裡。向。火。不。醉。的。只。有。四。五。十。人。

利貞 那麼。你。領。的。市。民。！

加能 聽了。暗號。他們。立刻。便。好。起。事。現。在。都。一。心。不。亂。的。守。候。着。

利貞 時候。便。要。到。了。快。預。備。起。來。罷。獨。樂。你。快。去。門。口。叫。他。們。都。來。這。裡。聽。話。

獨樂 便。將。然。那。放。下。的。劍。取。了。一。把。來。佩。了。說。道。

獨樂 我。去。叫。來。

又。回。首。對。然。那。道。

獨樂 你。也。和。我。同。去。

於是。兩。人。相。伴。出。房。

利貞 因。問。加。能。道。

利貞 加能。我。有。一。句。話。要。說。但。是。：

加能 伯。爵。要。說。甚。事。！

利貞 我。選。這。市。役。所。做。我。們。的。聚。會。處。是。因。這。市。役。所。是。公。衆。建。築。的。房。屋。：

加能 這。個。意。思。我。是。知。道。的。

利貞 我。們。為。守。祖。國。的。緣。故。不。可。不。使。我。國。民。的。

精神萬人一致。倘有辱我祖國的。我們共當手劍斬之。這句。話。你。常。說。的。我。也。佩。服。的。我。今。選。這。市。役。所。也。是。這。個。意。思。這。市。役。所。集。合。公。衆。的。財。力。而。成。現。在。又。藉。他。集。合。公。衆。的。精。神。也。是。有。個。寄。託。加。能。將。軍。現。在。我。將。這。神。聖。的。集。合。處。交。付。你。防。守。了。你。當。竭。心。盡。力。再。謀。開。我。祖。國。的。花。

加能 這是悉聽伯爵的命令。我加能赴湯蹈火不辭。

利貞 這不是我的命令。自今以後。我却要聽着你的指揮。

加能 這個我却不敢遵命。

利貞 忽見加能身上沒有了劍。便問道：

利貞 你的劍呢？

加能 被他們解除了。

利貞 那麼你便將這劍：

說時。因將桌子上。膝下的一口劍。取給加能。加能伸手來受。伯爵便見他手上的傷。不覺叫了一聲。

利貞 呀！

加能 伯爵什麼了。

利貞 你的手如何這樣的。

加能 什麼什麼？

利貞 如何傷了的？

加能 這些兒有甚要緊。

再伸手來接那劍。

利貞 你却如何傷的。

加能 却因我偶不留意帶傷了的。

利貞 可是被那西班牙的兵隊：

加能 正是。

利貞 可是在我家中……可是昨夜……

加能 也不覺叫道。

加能 呀！

利貞 原來便是你？

加能 ……

利貞 大怒舉着手中  
的劍喝道

利貞 你。做。的。好。事。將  
我。來。污。辱。了。我的  
名。譽。被。你。掃。地。了。  
好。好。我。便。將。這。劍  
來。處。置。了。你。

加能 忙跑在伯爵面前說道



加能 伯爵由你處置了罷……我也早知有今日了。

伯爵 請你處置罷請你斬了我罷。

利貞 畜道！不是人類……

加能 我知罪了伯爵

快由着你的意處  
置我罷快斬了我  
罷早一刻斬了我  
使我早一刻免了  
心痛了伯爵你休  
要再說了你的話  
好如挽了我的心  
一般我是不是人

我是墮入畜道了我是毀了伯爵的名譽我是  
污辱了伯爵伯爵快斬了我罷

伯爵忽然投去了劍長歎一聲眼中流下淚來呆看着加能

利貞 加能我和你。不啻骨肉。如何叫我下得這手。你的精神舉動。我都知道的。你如何做出這破廉鮮耻非義不道的舉動出來。你一時受了甚麼的毒魔。真是令人萬想不到的。我生平刻不去懷的。只有三事。祖國和妻以及我好友加能。你如何對了我。做出這惡事來呢。我在甚麼事得罪了。你買了。你怨了。你這地還報我那裡有呢。我真是記不起了。加能我生平自信公明正大。決不：

加能 伯爵。我都知道。我現在心中的苦楚。真是

：伯爵。請你原諒了我罷。快處置了我罷……

利貞 加能。我現在却不要處置你了。我方纔心中。我失的幸福。破壞的平和。我已回復了。譬如傷

口。現已縫合如舊了。

加能 伯爵。我願你不要如此。

利貞 加能。我現在處置你。斬你。你死了。也有甚好處。只不過復了我的私仇。是了。我們今日是爲甚麼來的。都爲着恢復我們神聖的祖國。我如何好將這私仇來害公義。

加能 那麼怎地。

利貞 你留下的軀體。正好率領了勇士和敵。決戰。

加能 伯爵。我現在早已沒有了這個資格了。

利貞 有這資格。沒有這資格。不是現在議論的事。我總不能爲我一人之故。將這幾萬蒼生。藉以鑿殺的勇將來奪了。倘然我現在奪了。你也和你奪了我的私福。也是一樣。

加能 那麼伯爵不來處我麼。



利貞 我不處置我也不能受你的跪你快起來快取了這劍

加能 還不取劍

利貞 快取這劍休要躊躇了。你取這劍是你應盡的義務。你也勿得推辭。你便要死也須死個名譽。與其死在不明不白的醜事上。還不如上前殺敵死在國家的好。

加能 這樣說來我還有甚麼面目再生見伯爵的面。

利貞 這也不是你若勝了敵人恢復了祖國到那紅旗報捷的時我也好和你相見。

加能 慚愧慚愧！

利貞 加能快去。你既毀壞了我的名譽快恢復了。我們祖國的名譽來賠償我雖失了。我的妻得

了。我祖國也是一樣的。你快去立了功來我決不再記你的怨。而且我還依舊敬你重你。

加能 伯爵的心我都知道。我也不敢再望伯爵敬重了……

此時獨樂密山谷各然那以及其他所有勇士一色武裝而來到了室內。

獨樂 伯爵時刻到了。各事也都預備好了。

利貞 伯爵指著加能道

利貞 我們的主將我便推這加能將軍自從這時起我們都聽着加能將軍的指揮行事。

密山 加能將軍我們都來聽令了。

加能 所有的事一切都預備了麼。

一同都預備了。

加能 我有一句話須奉告諸君。我們今日這一舉

實。是。關。係。國。家。存。亡。的。大。事。萬。一。不。幸。而。敗。這  
全。市。生。靈。必。被。那。惡。虐。無。道。的。敵。人。消。毀。妻。子。  
眷。屬。悉。遭。途。炭。

利貞伯爵在旁說道

利貞 我們都要謹聽

於是所有的人一同寂然加能忽然說道

加能 那是甚麼那是鐘鼓的聲音！

利貞 那是西班牙軍的鐘鼓聲音！難道有人漏

了消息了。

加能 快休遲疑了諸君各自奮勇上前我們還有  
一萬餘的援兵立刻要到！

此時鐘鼓聲音愈近加能又發令道

加能 谷各君你去守在那邊密山君你守在那進  
門口！利貞伯爵你守這一處！還有那號鐘

！然那。你。快。去。敲。壞。事。鐘。聲。：。我。們。便。從。這  
窗。口。裡。：

說。時。加。能。便。向。下。手。的。樓。梯。走。去。然。那。便。向。鐘。樓。的。梯。上。走  
去。

此。時。敵。將。克。羅。從。裏。邊。出。來。一。時。互。相。搏。擊。混。亂。不。可。名。狀。  
未。幾。然。那。被。縛。克。羅。便。向。加。能。道。

克羅 你還不快快投降。

加能 無論如何我們決不願投降的！

忽然舉手高叫道

祖國萬歲！

於是室內的人一同大呼道

一同祖國萬歲！

克羅大怒道

克羅 你們說些甚麼快打！快打！

於是克羅的兵便和愛國黨人交戰。愛國黨人被殺二三人。餘悉被虜。

利貞 我們到了現在都應醒悟了。

加能 打！打！我們決不投降。情願都打死的。

此時阿末公爵歐利突吉等進來脫立侯爵隨後跟着。

阿末 謀反的首領是那一個。

加能 是我。

利貞 不是他是我利貞伯爵。

阿末 我聽說那傑公爵要來這裡。這裡都預備好了。去歡迎他的。

利貞因向加能道。

利貞 那傑公爵要來這裡却是一件危險的事。

阿末 歡迎那傑公爵的號鐘。

利貞 這個你想我們肯告訴你。

阿末 黑約快去叫那守鐘的來。

然那突然被他手下的兵推至阿末公爵面前踉蹌而來。

阿末 然那你可知道你們敲鐘的暗號。

然那 我知道的。

阿末 將他的繩來解了去敲那歡迎那傑公爵的鐘。

鐘。

兵士即將然那身上的繩來解了。

加能 然那切勿忘了休聽敵人的命令。

利貞 切勿敲那歡迎那傑公爵的鐘。

然那不覺戰慄。

然那 可憐我偌大年紀有妻有子不聽這位公爵的號令我便沒有命了。

加能 你難道不看這三百萬人的面上麼。

利貞 你難道不救那那傑公爵麼。

加能 你豈沒有保衛祖國的精神。

利貞 我們都靠托了你。

然那 你們都靠了我我却靠托誰來。

說罷黑約便來然那旁同了然那向鐘樓上去愛國黨同人  
都對着他丁寔道。

一同 然那然那我們都要靠托你的。

阿末公爵命令黑約道。

阿末 黑約倘然這守鐘樓的老人不聽號令立刻  
將他來斬了。

黑約與然那於是同向鐘樓邊去愛國黨人大為失望。

阿末 克羅一切都預備好了沒有。

克羅 一切都預備好了無論那個進口的地方一

個貓兒都跑不進來了。

阿末 這樣便好。

利貞 阿末公爵我們的生命都由着公爵好了。只  
有那傑公爵……

此時樓上的鐘聲忽起所有的人一同聳耳而聽只聽得那  
鐘一聲聲不絕帶着悲哀之音却是報那敗事的凶信愛國  
黨人一時愁眉頓開喜形於色。

阿末 這鐘聲帶着悲聲是那吊喪的鐘。

克羅 正是如此。

阿末 那便是相約的鐘聲麼。

加能 公爵這正是相約的鐘聲是那報告他們事  
已敗露請他們勿再來此的鐘聲哈哈救了那  
傑公爵了幫助了我們的祖國了。

阿末 什麼！這真是可惡了快拿那敲鐘的來殺  
了快殺快殺。

此命令發後便聽得鐘樓上槍聲轟然一發那鐘聲便噤的

止了。

克羅好了。那敲鐘的已結果了。

阿末壞了。壞了我這次上了他們的當了。

此時，兵士拖了，然那屍首下來，利貞、伯等所有愛國黨人一

同對他行個默禮。

利貞：這。然。那。先。生。平。時。並。沒。名。望。却。能。以。愛。國。之。故。捐。軀。以。死。這。是。我。們。祖。國。的。元。氣。我。為。祖。國。同。胞。同。聲。哭。吊。

說罷，又向那屍首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於是所有的愛國黨也都向他行禮。

阿末公爵見了，大怒發令道：

阿末：這些東西，今夜便立刻拿去行刑。

兵士們聽着號令，便擁着所有的愛國黨人去了。

利貞：我們的死是為這三百萬生靈超生。公爵，你

看我們死了。我們的祖國自有光榮的一日。

阿末公爵不理他。所有愛國黨人都被兵士牽將下去。

脫立侯却在後叫道：

脫立：諸君！

所有愛國黨人都回頭轉來。

脫立：你們的愛國心真是可敬。我雖不是這裡的國民：

阿末侯爵！你說甚麼。

脫立侯爵向他熟視了多時。

脫立公爵！便是黃金如山也買不動我敬愛他們心。公爵，你如何還不向他們行個禮呢！

阿末不答。愛國黨人靜靜出去。鼓聲喇叭之聲又起。

(第三幕下卷完)

第四幕上 兩雄訣別

(幕場)在阿末公爵營內宮殿之一室下手有拷問室。上手有楷梯。正面有極高的廣廈。光景都是淒涼之色。

阿末公爵正從下手拷問室裏出來。

阿末 現在已有七點鐘了。我分付的事都預備了。沒有。

歐利 脫立侯爵的贖金已預備好了。

阿末 那麼給他赦書放了他罷！但是利貞伯爵的處刑須揀個最利害的普通的方法。決決不。穀蔽他的罪。

克羅 我們知道了。

阿末 還有那個婦人什樣了。

歐利 夜來好似死人的樣子。倒在公爵的書房裡。叫他回去。他只又顧哭喊。倘被姑娘聽見了。如

何是好。

阿末 不錯不錯。無論何事斷斷不好。教姑娘知道的。

歐利 姑娘現在却甚安靜。醫生便要到裡來告訴姑娘的病情了。

歐利說完便去。

阿末 叫那婦人到這裡來。

此時醫生從上手進來。接着便是利貞伯爵的夫人。甘姑進來。立在室的一旁。

阿末公爵先問醫生。

阿末 現在姑娘的病狀怎樣了。

醫生 現在十分安靜。

阿末 你却勞苦了。昨夜所騷擾不會驚動了他麼。醫生 不會驚動姑娘。昨夜一切行刑等事。姑娘都

沒聽見。

阿末這便好了。

醫生偷然今早那五個人火炙時被姑娘聽見：

甘姑一聽這話不覺愕然。

阿末這更不好被姑娘聽見的。

醫生偷被姑娘聽見便不免有性命之憂。

阿末那是會給他聽見的。

醫生甚願如此。

阿末我想等姑娘梳裝好了送他到別莊裡去。

醫生遵命。

阿末醫生你須十分留心着他你的禮日後自當。

從豐奉送：

阿末公爵忽又看見立在一旁的甘姑便又向甘姑說話。

阿末婦人你要求饒那加能性命這是萬萬不能。

的。

甘姑公爵：

阿末你也不必再說你的眼淚便是流完了也難。

依你的求。

甘姑我的淚早已沒有了昨夜便流完了。

阿末可是這般。

甘姑公爵我問你心中可有人情沒有：

阿末什麼！你說甚話。

甘姑救了公爵危險的性命真是世間莫大的功。

勞不料求你饒了一個人你都不肯假使饒了。

那一個試問於你有甚害處你却值得這般器。

小公爵你不是西班牙的大將麼不是這荷蘭。

人的征服者麼如何和我一個婦人說的都反。

悔了。

阿末 婦人，你不要這般刺刺不休了。我決不能再依你的說話的。你和我都爲那西班牙國。

甘姑 我却不是我爲你公爵。

阿末 你爲我我也自然感你的情。你的性命所以我不會將你什樣。

甘姑 公爵難道連我都要治罪麼。

阿末 什麼不要：你的情夫是叛黨的首領。論理你該和他同罰。

甘姑 這真是笑話了。我救了你的性命。你倒這樣報答我。你也算是個公爵。存這樣的心。那裡是公爵那裡是人。

阿末 你說甚麼。

甘姑 我有甚麼說我當初告訴了他們的密謀。不但救你一人而且都救了你所帶的兵將。我待

你這般厚。你反一個人不肯饒我。你自己想想。這是應當的不應當的公爵。你快回我這句話。

阿末 我已說過了。救了你的命。便是報答過你了。你以外却是一個人也不應該饒的。你要再說了。如要再說難免拷問的苦了。

甘姑 我心中說話沒有盡。總難叫我不說公爵呀。你快幫助了我呀。那個幫助姑娘的人。快來幫助我呀……

話未說完。阿末早大聲喝住。

阿末 討厭！討厭！歐利。

便叫歐利過來。

甘姑 野獸！毒蛇！天下那有這般無情的人……

這時歐利和醫生都走進房來。

醫生 姑娘的事都預備好了。現在立刻要來這裡。



阿末 快同了這婦人往那裡走開。

甘姑 我死也不肯離開這裡。

阿末 歐利你快同他往別處去。

甘姑 我不去你們如敢觸我身上時我便一五一

十告訴姑娘。

阿末 你如告訴一句便沒有你的命。

歐利正在強拉甘姑去時石姑恰從裏邊出來歐利連忙住了手阿末公爵連忙微笑來迎石姑携了石姑的手。

阿末 石兒！你如何一個人：

石姑 父親你看我今日好了大半了。

說罷喉間微咳忙咽住了。

阿末 現在在什麼：

石姑 現在我要往別莊裡去。

阿末 這却甚好你已長久沒游山水去甚好。

石姑 或者去了身體好了些也未可知。

阿末 等到晚餐時你回來好了你快去罷。

石姑 父親我去了晚間回來再見：

忽然回頭看見了甘姑問道。

石姑 這婦人是誰如何我沒有看見過。

阿末公爵兩眼壓迫着甘姑不許他說話自己却向石姑說。

阿末 不是別的便是這市內的婦人。

石姑 看他甚是可憐的樣他敢有甚悲傷的事。

阿末 恐怕這樣：

石姑 他是有甚說話來求父親的。

阿末 正是你快去罷。

石姑 我猜的大概不錯父親他求的甚麼事好告

訴我麼。

阿末 這婦人：這婦人求的事你要聽麼：

甘姑這時聳耳而聽。

甘姑我求的事姑娘要聽我告訴麼。

阿末連忙喝住道。

阿末你求的事：

石姑今早我心中甚覺爽快真是個難得的天氣。

好似我換了一個人的般。

阿末我心中甚是寬慰。

石姑父親你喜歡麼。

阿末我甚喜歡怎樣？

石姑父親我想我們雖然歡喜了也須使那婦人。

歡喜。

阿末這個不能婦人快出去。

石姑那婦人是否有甚緊要的事。

阿末有緊要的事有緊要的事。

石姑面上又現了憂切之色。

石姑這樣說來你們依舊還有瞞着我的事。

阿末沒有沒有。

石姑那麼昨夜爲何又聞那鼓聲槍聲：

阿末石兒你不要憂心那沒有甚麼事。

石姑父親你不是和我約過了麼你如何又做這。

殘殺的事：

阿末沒有這樣的事你休憂心。

石姑如要我不憂心那婦人求的是甚事可否讓。

我問他一問。

阿末石兒這個：

石姑父親讓我問問。

因回頭問甘姑。

石姑婦人你來這裡做甚請你告訴我。

阿末公爵跟在石姑後面橫着眼禁制甘姑不許他說話。

甘姑 姑娘我沒有甚事只爲着你知道的那加能。

太尉：

石姑 嘎嘎我知道了現在是什麼。

甘姑 那加能太尉昨夜已經拿住了。

石姑 拿住了麼。

甘姑 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

石姑 爲着甚事來。

甘姑 我却不知。

石姑 因對阿末公爵道。

石姑 父親這真是太沒慈悲了。

甘姑 正是如此。

石姑 婦人你求的只有這事麼。

甘姑 只有這事我只求公爵將那人饒赦了。

石姑 你只求饒赦那人那是情理以內的事。

甘姑 快請公爵將那人放出牢外我便死也瞑目。

了。

石姑 這個不錯那個人定是你朋友了。

甘姑 正是我的朋友：

石姑 你的朋友你替求也是情理以內的事你不要憂心。

要憂心。

因又向阿末公爵說。

石姑 父親那加納先生爲何始終不肯饒赦他呢。

阿末 可以可以。

石姑 父親你饒赦了他麼。

阿末 不是不是那是不能設的。

石姑 父親那麼你說甚麼事可以的婦人來再確。

實說來。

阿末公。於是。立於石姑與甘姑之間。

阿末。這婦人說的沒有別的事。我都聽見了。

甘姑。叫我確實說麼。

石姑。父親。這婦人說

的事。你還沒有聽

見麼。父親。你真是

個無情無義的人。

說罷。不覺流下淚來。

阿末。我的石兒！

石姑。兒。今日已是好

了。只是……

說到此處。忽然大咳。

起來。那醫生連忙過來。走至石姑旁。阿末公。俯着甘姑之

面。

阿末。作怪的婦人。

甘姑。我又不曾說甚麼。

阿末。石兒。你心中覺得什麼。

石姑。又咳。

石姑。兒。今日原已好

了的……

阿末。石兒。你決決不

要心憂。

石姑。那麼。父親須要

聽我說話。

阿末。我便聽你說話。

甘姑。聽後面有喜色。

石姑。父親。真的麼……這次。可是真的。

阿末。真的。真的。



石姑 父親便饒赦了那個人罷。

阿末 便饒赦了那個人。

石姑 那麼便請父親立個誓。

阿末 上帝在上。

石姑叩着桌子。

石姑 那麼立刻便請父親將赦罪的文書簽了字發下去。

阿末公爵立刻執了筆取了紙。

阿末 可以可以。

此時阿末公爵簽字甘姑跪在石姑的面前。

甘姑 多謝多謝這個恩惠幾時能報。

石姑 不必多禮。

阿末公爵赦書早已寫就交付歐利。

阿末 這赦書便是釋放加能太尉叫他拿着便好。

到處通行。

醫生扶着石姑阿末公爵走至甘姑的旁邊叫他起來。

阿末 你也不必謝了這是上帝救助他的限他與你便在今晚須離開了這城市。

又向石姑道。

阿末 石兒你快往那邊去罷。

石姑便向甘姑道。

石姑 那麼你快去罷。

又向阿末公爵道。

石姑 父親我勸你常做這樣的好事我便心中歡喜了我自應當常隨着父親左右的。

石姑阿末公爵兩人退下場去甘姑在後送他兩人向着旁

邊歐利道。

甘姑 唉我好前去見他的面麼。

歐利 你。是。否。要。見。加。能。太。尉。那。是。萬。萬。不。能。的。你  
只。好。在。那。城。門。前。等。他。

甘姑 我。知。道。了。

說。後。想。要。向。左。方。走。去。忽。又。立。住。了。脚。

甘姑 向。那。邊。走。去。的。人。是。誰。呢。

歐利 那。是。方。纔。裁。判。了。後。送。回。牢。內。去。的。

甘姑 不。覺。恐。怖。

甘姑 我。不。要。和。他。見。面。

於。是。開。了。左。手。的。門。想。要。從。門。內。出。去。

歐利 開。不。得。開。不。得。這。是。間。拷。問。的。房。子。

甘姑 大。驚。倒。退。了。幾。步。

歐利 指。着。右。手。的。那。邊。廊。下。

歐利 那。邊。可。以。出。去。的。

甘姑 多。謝。多。謝。

便。向。前。去。忽。又。立。住。

甘姑 唉。那。邊。走。的。人。是。誰。

歐利 那。是。利。貞。伯。爵。

甘姑 不。覺。戰。慄。

甘姑 是。他。麼。我。是。萬。萬。不。能。和。他。見。面。的。可。怕。可。

怕！

呆。了。一。呆。

甘姑 我。這。裡。不。出。去。我。這。裡。不。出。去。

歐利 又。指。着。左。手。廊。下。

歐利 這。邊。出。去。也。可。得。看。不。見。伯。爵。的。

甘姑 伯。爵。也。要。送。往。斷。頭。台。上。去。麼。

甘姑 連。忙。向。那。左。邊。走。去。這。裏。使。有。利。貞。伯。爵。及。黑。約。太。尉。

同。着。兩。個。兵。過。來。

利貞 太。尉。你。現。在。同。我。到。那。裡。去。呢。爲。何。將。我。一。

人獨獨離開他們呢。

黑約 他們都已審問完了。沒有甚麼問了。只有伯爵還沒：

利貞 我也判斷好了。還有甚麼事問我。

黑約 伯爵這是沒法的事。到那房裡便知道了。

利貞 那房裡不是拷問的。所在麼有甚事問我：

唉。唉。我明白了。是否阿末公爵要來親自審問。

我那是：

黑約 大概便是這樣。伯爵你大胆放心好了。

利貞 我想我怎樣對答的好呢。

黑約 你且想想預備着。

利貞 我想無論如受苦。決計不有甚說話供出。

黑約低聲說道。

黑約 與其受苦。我看不如你自己：

利貞 你叫我自盡麼有甚方法。

黑約仍舊低聲。

黑約 現在有個敵人的間諜脫立侯爵在這裡。我和他甚表同情。叫他想個方法罷。

利貞 多謝多謝。

黑約 我現在同你前去的時候。走過暗處。放你個機會。

利貞 多謝太尉的厚意。

黑約 另外還有甚麼事沒有。

利貞 沒有甚麼事了。謝太尉厚意。

此時加能太尉進來。後有支命與二個兵官押着。

利貞 唉。加能太尉！

又向黑約太尉道。

利貞 像加能這樣的人。也要拷問的麼：

此時歐利早高聲向大眾宣告道。

歐利 各人聽着：加能太尉現在有命令釋放了。

利貞伯爵欣然向加能道。

利貞 加能你如今好自由了……

加能向著伯爵低頭行禮。

加能 是說我麼。

又向歐利道。

加能 我已釋放了麼……

歐利 公爵有特命放你。

加能 我：我是不願受他釋放的命令的。

歐利 但是……

加能 我決不願受他釋放的命令的。

歐利 那是公爵的女公子石姑娘的意思。

加能 無論誰的意思我是聚黨起反的首領我願。

前往斷頭台去：這無益的恩惠我也不願受。

了。你們快送我到斷頭台去罷。是不願恩赦的。

你們快替我回覆阿末公爵去。

歐利 我只曉得傳着公爵的命令。你要回覆你自己去說罷。

已去說罷。

說罷歐利走去。

加能 他在那裡我便去。

說罷也要跟着歐利去。

利貞 且慢且慢暫時等一等。

加能 等什麼。

利貞 唉！唉！加能。

加能 伯爵叫我等麼。

利貞 正是。

加能 這個請伯爵不要罷。



利貞 你且暫時等等

加能 人生到了應死時便死等也無用徒然受那  
耻辱我決不願意的：

利貞 不是這樣說你現在雖是應死但是我的命  
令我利貞伯爵的命令叫你不要死

加能 伯爵你休怨我你爲何不許我死呢

利貞 加能我數十年來困苦憂世之夢至今暫醒  
自今以後我纔脫離一切苦境消滅一切屈辱  
能得真個樂境但是我今日的死不是失望落  
魄而死我雖死我總要：

加能 伯爵你爲何說出這無情的話來

利貞 加能你今日還不是應死的時候哩我們天  
大的事業還沒成就我甚望你生存在世仗你  
的力量重開我們祖國的花唉！唉！祖國祖

國全在你手掌之中了你的年紀比我輕你的  
能力也比我大你若能毅將這可愛的祖國從  
那敵人中奪了回來再見那和風麗日可愛的  
景象你休忘了我這老友我這老友的靈魂必  
在你身旁助你殺賊向你祝福的你方纔的事  
我也忘着不記在心上了

加能 這不是我一人便是你夫人的：

利貞 伯爵暫時想了一想

利貞 但是無論如何我終不能忘的我終不能不  
報仇便是這人

加能 伯爵却又如此：

利貞 這不但是爲了我一人的恩怨他却賣了我  
全國的同胞便是我忘了天也不能忘他

加能 不能忘他伯爵要什麼待他

利貞 他是個賣我祖國大逆不道的奸女。只有他一人應當：

加能 不差。

利貞 他還不知有這樣重大的關係。現在還靦然生在世上。可憐我們的計劃都被他破了。三百萬的國民更加陷於塗炭了。我們祖國的命運不知更要經了多少時候纔得恢復了。

加能 那麼伯爵心中要想如何處置他。

利貞 我的心中我的願。我的遺囑。加能你好好聽着。我託你的事神聖不可改變的。

加能 謹聽！

利貞 和我不共戴天的賣國奴。一旦遇着了。他爲了我伯爵的私仇。爲了我祖國的公仇。打他。斬他。殺他。一切都由着你的便：

加能 遵命。我都依着伯爵的說話做去。

利貞 須要留意。須要留意。

加能 我可賭下一個誓。

利貞 無論在何處。

加能 遵命。無論在那神聖的教堂。平和的家庭。苟遇了那賣國奴。便打他。斬他。殺他。

利貞 這便對了。爲這緣故。所以叫你不要死。

此時拷問室的門開了。克羅裁判官及兵士三人出現。

加能 誰來了：

利貞 伯爵走近黑約旁邊。向黑約說。

利貞 我知道了。

加能 伯爵你說甚麼。

利貞 微笑。

利貞 阿末公爵自己親身來審問我了。

加能 審問。畢。後。還。在。此。處。和。伯。爵。相。見。

利貞、伯爵振着精神執了加能的手。

利貞 加能我從此告別了。

加能 我暫時在此處等你。

利貞 不要了。等在此處有甚利益。現在你的身體。不是你自己有的了。你快照着你方纔賭誓的。做去。不可遲衍。也不可操切。

加能 遵命。那麼便和伯爵永別了……

利貞、伯爵微笑點頭道。

利貞 再有相會的日子你休擔憂。

黑約 伯爵快進去罷。

利貞 知道了。

向前走了三四步後又回頭對加能道。

利貞 加能你休忘了你的誓。

黑約以下各兵士及利貞伯爵都退了去。只見個後影。

加能 方纔的說話我須仔細記着他……

說後便向利貞去的那方走去。

支奇 這裡是不好出去的。

加能 那麼我便在這裏等着。

支奇 那却不能你須立刻便去你的赦狀在這裡……

加能便取了赦狀。

加能 我但等到利貞伯爵回來。

支奇 利貞伯爵回來時便要上了刑具不許和人

談話了。

加能 可是這樣。

支奇 拷問之後我想定要如此。

加能愕然。

加能拷問麼：伯爵在那邊拷問麼：失算了。失算了。方纔我倒沒有留意我這次定要一見伯爵的面……

說罷便闖將進去守門的兵士將他攔住。

支奇 休要發狂那裡是斷斷不能進去的。

加能 我却不能不去我却不能不見他的面。

支奇拖住了他。

支奇 無論如何那邊斷不能進去。

此時拷問室的門又開克羅又出現。

加能 快要回來了。

阿末公爵正從書房裏出來遇了克羅。

阿末 克羅拷問的怎樣了。

克羅 拷問過了。

加能在旁道。

加能 拷問過了麼。

歐利在旁喝道。

歐利 你說甚麼。

克羅 只說了一句祖國便死去了。

加能 死了麼。

歐利 怎樣死的。

克羅 在那黑暗處將短劍刺死的……

說時將桌上的短劍投了下來加能慨然垂淚克羅接着又說。

克羅 你們如何不留心他讓他帶這兇器做出這事來……

歐利 公爵等在那克羅判事快向那邊去罷。

克羅和歐利立刻都去加能顏色蒼白走至桌旁。

加能 兵士們這短劍還有用麼。

支奇 沒有用了。

加能 可否給了我罷。

支奇 隨你的便。

加能 多謝。多謝。

說時，便取了那短劍。

（第四幕上卷完）

第四幕 卷下 女兒絕命

（幕場）在市中大路上！上下有通流之川。正面有橋。從正

面可見市街寺院之塔。時候為朝色。

此處有皮酒商。良石。酒保。小二。其外又有兵士。市民。婦女。小

兒等。

良石 暗號的喇叭好似聽見了。

小二 正在這時候了。

一個女人從下，手出來向他二人說。

女人 你們到那大路上去看過了沒有。

良石 沒有去看。

女人 那邊路上堆着許多的薪：看時都覺可怕。

小二 大砲各處市梢上都排滿了。

良石 現在各種的稅都慢慢地加重了。我們如何

過去。

此時守兵與支奇進來。支奇趕着三人道。

支奇 不要立在這裡。

佇立的人一時四散。此時加能蒼茫而來。後邊脫立候。傳穿

着旅行衣。跟着叫住道。

脫立 加能！加能！你往那裡去。前面却去不得。

加能 多謝。關切。我要和一個人會面。却不得不去。

...

脫立 加能！你如往那邊去時。須要遇着可怕的。

事。你。不。如。便。在。這。裡。等。等。他。開。城。門。罷。好。在。城。門。外。我。早。替。你。預。備。着。兩。匹。馬。在。那。裡。了。

加能 多謝侯爵厚意。但是我却絕望了。利貞伯爵已經死了。

脫立 我已知道了。

加能 他的夫人還沒知道我去告訴他。其外還有別的事。

脫立 那是沒法的事。我告別了。

加能 多謝多謝。

脫立 侯爵去後支奇上前將加能遮住。

支奇 你往那裡去。

加能 我往大路上去。

支奇 那邊却去不得。

加能 爲甚緣故。

支奇 罪人走過後別的人都不許走。

加能 這真沒法了。

此時人聲轟轟自遠而來。

脫立 這又是甚麼事。

侍候石姑的醫生走來對着支奇黑約兩人。

醫生 太尉。

脫立 原來是你醫生。

醫生 快去快去。我方纔送石姑娘到別莊上去。到了市門口看門口掛着號令的。首級忽然顏色變了。不肯前往別莊裡去了。要回家去。倘然姑娘到這裡。你們休要再和他說甚麼。

此時又遠遠地聽着鼓聲。

黑約 快些快些。休叫他在路上這邊的罪人要。在牢內出來了。

醫生 姑娘請在這邊走。

侍女等因扶着石姑從上手過來。

黑約 從這路上一直前去便好到公爵的別莊裡了。

石姑 且慢！我不去了。

一同住了步。

醫生 姑娘爲何不到那別莊裡去了。我看還是去罷。

此時鼓聲愈近。

石姑 且慢那邊又有甚麼事了。這不是兵隊的鼓聲麼爲甚事來。

黑約和醫生眼角上打了一個照會。

黑約 沒有別事：這是兵隊的操演……

石姑 唉……

傳令官田石出來宣令道。

田石 刻奉公爵的命令愛國黨員押往刑場時路上如有人對他行禮一併拿究。

說畢便去。

石姑 那是甚麼人說些甚麼。

醫生 那是……那是兵隊出來在前開道的。

石姑 如何他說刑場。

醫生 不是……他說的是操場不是刑場。

因向衆人道。

醫生 諸位可是這樣。

脫立 正是正是姑娘確然沒有可憂的事。

醫生 我看姑娘不如仍到別莊裡去罷。

石姑 我要回家去。

醫生 姑娘！

石姑 我要回去。

醫生 那是公爵的命令。

此時鼓聲更近。

石姑 無論公爵的命令。

令誰的命令我總

是要回家去。

說罷便要轉身脫立

侯爵便走至石姑面

前請道。

脫立 請扶姑娘的手。

石姑 倒退了兩步。

石姑 這倒不必了。

忽然在旁看見了加能太尉。

石姑 阿呀！太尉你：你也爲何在這裡這裡又

有甚麼事了。

此時又遠遠地聽着送葬的鐘聲。

加能 沒有別的事只不過是操兵。

石姑 那麼那鐘聲是

怎麼的：

加能 那是祝賀公爵

：

石姑 那市民的顏色

如何這般不樂便

是你的面色：

加能 我是叨着姑娘

恩惠纔從牢內出

來因此面色不好看的

石姑 那是真的麼沒有隱瞞我的事





此時橋上有多人走動。

醫生姑娘上前去罷。現在正好走了。

石姑 我們便去。

忽見旁邊一個小孩走過。石姑便問他。

石姑 唉。可愛的小孩子。你看見了前面的操兵。沒

有。

小孩 操兵不曾看見。看見了一個火炙的人……

石姑聽了這話。登時倒在侍女的手上。小孩依舊跟着他。

醫生 那小孩子說些甚麼。

石姑以手撫着胸部說道。

石姑 快快快送我到那邊去……唉。可怕呀。可怕……

無論何時。總是這樣的。這真是無法了。

加能便走至石姑旁。

加能 姑娘！

寺鐘敲的更急。

石姑 快取水來。快取水來。我心中好苦。

加能扶了石姑。同至路旁。擔下坐在椅子上。

加能 姑娘！你心中如何。快丟開了一切。

一個侍女哭叫道。

侍女 姑娘！姑娘！如何這般忍心。丟了你父親

去了。

於是所有的人都圍住石姑。醫生取了石姑的手。

醫生 唉！可憐姑娘沒用了。

加能忙看着石姑的面。不覺驚道。

加能 阿呀！

倒退了幾步。

加能 真的沒用了。

一同愕然。

醫生快報告公爵去。

一同扶了石姑到了人家屋內脫立侯爵揮淚禱告。

脫立上帝在上保佑我姑娘。

此時押往刑場的愛國黨前面排着隊伍阿末公爵克羅判官等先自橋上出現。

阿末公爵看見橋旁屋內婦女啼哭使向歐利說。

阿末 歐利那婦女們爲何在此啼哭難道不知這是禁哭的日子。

歐利要去看那死人的屍骸醫生忙上前阻止脫帽說道。

醫生這家的姑娘死了。

於是所有的人一同脫帽阿末公爵忽然想着了自己的女兒忙也脫了帽。

阿末可憐可憐那得叫人不墮淚呢。

此時一行人再向前進來愛國黨人都現了面看見了加能

的面都大罵。

獨樂畜生！你倒偷生了。

谷格我們都被你賣了！

加能呆然。

加能什麼被我賣了！

密山不是個人類！

獨樂谷格密山三人都睡着加能的面加能突然驚起。

加能慚愧！慚愧！難道我：：難道我是：

說時要奔將過去脫立侯爵連快在後拖住。

脫立且慢不要去。

一同的人向下手走去。

加能慚愧慚愧我加能：我加能難道真個賣國麼。

脫立我是知道的賣國的不是你是個婦人。

加能 什麼！那個婦人：是甚麼姓名。

脫立 姓名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昨夜有個婦人到

阿末公爵處。今日一早取了赦書去的。

加能 取了怎樣的赦書。

脫立 和我們拿的一樣的。

加能 那麼定然也出這個城門：侯爵請你暫時

等。我去見了利貞夫人的面便一同出去。

脫立 我等你在這裡。

加能 我去了。伯爵死在地下也好瞑目了：唉！

唉！我和伯爵立的約對神立的誓：

又追着一行人的後邊回頭又向脫立侯爵道。

加能 有罪。有罪。

(第四幕下卷完)

第五幕 結果

(幕式)在利貞伯爵的內室與第二幕上場時相同。

侍女阿佳關了窗向利貞夫人說道。

阿佳 夫人不要再在這裡了。這街上一般的人都被趕開了。不久便要押着犯人來。不好出去了。

甘姑 我還沒有看見那人。我還須等着他。

阿佳 夫人。我家用的人都走完了。我們不如也去

罷。

甘姑 你要去便去。我是總須等着他的。

阿佳 夫人。那個人：

甘姑 那個人沒有不來的。最遲總在這一。點鐘內。

說聲未了。加能便走將進來。

甘姑 加能你來了。我等你好久。

加能 指着阿佳。

加能 這小女子！

甘姑 不必管他。我因等着你在這裡等的好。不耐煩。我自從昨夜在阿末公爵處討了一夜的情。到如今纔得真個和你相見。從今以後我們兩人：

說到此處，便走近加能，身旁來加能，茫然不知所措。

加能 甘姑！

甘姑 我且和你說幾句話。我等你真個等的。不耐煩了。倘然你身上有個長短。我是一人決不獨生的。

加能 現在不是說這話的時候。

甘姑 加能。我告訴你這幾日來的苦處。這幾日來的辛苦。到今日纔是歡喜了。

加能 夫人。這還不是歡喜的時候。

甘姑 我現在見了。你還不歡喜。

加能 夫人的丈夫死了。

甘姑 唉！

加能 他是自殺的。

甘姑 帶着戚容。

甘姑 他是自殺的！

加能 正是。當時我在臨別的時候。請他恕了我們的罪。

甘姑 便安了心說道。

甘姑 他既恕了我們二人的罪。我們便不必心憂了。

加能 夫人。現在暫且休談這情話。我有一句話告訴夫人。

說時熟視夫人的面。

甘姑 加能你現在還怕甚麼有話儘管說爲何還要。做這可怕的面孔。

加能 別的沒有可怕只因見了夫人的面要和夫人說這句話因此可怕了。

甘姑 對了我有甚可怕你儘可對我說。

加能 我和伯爵說時伯爵雖然應許我們赦罪我却和他立了個約。

甘姑 立甚麼約你快說。

加能 我不說。

甘姑 你和死人立的約麼？

加能 夫人你還侮辱你爲國而死的丈夫！

甘姑 加能你快不要高聲伯爵的話你休再聽他了。你真個應許了伯爵的約麼。

加能……

甘姑 你應許了伯爵的約麼。

加能 夫人我這來要和夫人告別的但是到了這裡看見了夫人又是戀情義務道德罪惡一切都忘了我的兩眼只見夫人除了夫人之外誰也看不見了我的兩耳只聽夫人除了夫人之外誰也不聽見了。

說罷便走近甘姑坐旁甘姑起來兩人並坐。

甘姑 加能你的心我早知道了你是不能舍我又不能不舍我的加能你休要如此。

加能似有驚色。

甘姑 你休驚恐自今以後我們兩人便是一人了我們快去罷加能真是件可喜的事。

加能 但是我如今還有事哩。

甘姑 真是可喜的事。

此時，又微聞鼓聲隆隆。

加能 你聽罷。

甘姑 這爲甚麼緣故。

加能 他們來了。

甘姑 誰來了。便是可憐的他們麼。我們快走罷。

加能 推開了窗，忽然倒退兩步。

加能 唉，那是個刑場，那是火刑的刑具！

甘姑 忙至窗與加能之間，遮着道。

甘姑 你管他做甚麼。這是和你沒有關係的。

加能 阿呀！阿呀！那邊來了。你到這邊來看。

甘姑 遮着加能，要將窗來關了。

甘姑 你說甚麼。你看見了他們的心：

加能 夫人，方纔我在路上遇見他們。他們都罵我。

畜生不是人。還說我賣國：你想我加能可是。

這樣的人麼。

甘姑 那有這樣的事。

加能 我被他們罵我畜生，斥我賣國。我心中着實。

難受：

甘姑 你休去管他們了。你到這裡來罷。

加能 推開了甘姑，依舊對着路上看。

加能 我在這窗內，須要表明了我心的潔白。唉！

可憐，可憐。我那伯爵的約，如何至今還沒探出。

那賣國的賊人呢：

甘姑 我們快去罷。你要踐他的約：

說時，拖着加能，要走加能依舊不肯。

甘姑 他已死了。還有甚麼交代。你快守了我的約。

罷。我們快出去。

加能 我的約，我和利貞伯爵立過誓的。

甘姑 什麼誓。

加能 將那賣國的賊徒刺死。

甘姑 這真是個可怕的誓了。你真要……

加能 我却是不能不踐的。

甘姑 這不是要殺人了麼。可怕可怕……

加能 我因立了誓的我也沒法。

甘姑 我勸你不要如此。這事萬不能的。我們還是走罷。

加能 我現在便走。別的人都說我賣國。我那裡辨得分明。我總須尋出了賣國的賊人來。一洗我的名譽。

甘姑 加能。你真是胡塗了。那賣國的賊人。你在這裡。誰來告訴你。你那裡能個知道他。

加能 我底細雖不明白。大概却已知道了。是個婦

人。

甘姑 婦人！不是個男人麼。你那能知道的。我看婦人家斷不能做這樣事的。怕你錯了。

加能 千真萬確。斷不會錯的。

甘姑 我看是人冤枉他的。古語道。婦人孺子知道甚麼。那裡能賣國。

此時鼓聲已近。

加能 唉！來了。來了。

甘姑 來了。你不要再看。你聽我說話罷。加能。我是真個愛你。將我的身體獻了你了。你可是愛我。

加能 唉！我却不能不守利貞伯爵的約。

甘姑 拖着加能。不許他看路上。

甘姑 我勸你就此算了罷。你如不管別事。我和你

二人無掛無碍享了些太平日子什麼不好

此時鼓聲更近

甘姑 加能我和你如今好似一個人了雖赴湯蹈

火我也不辭

此時鼓聲大喧

甘姑 唉我們走罷

鼓聲忽絕

甘姑 現在可沒有事了我們好走了

鼓聲忽然又起人衆驚駭寺鐘斷斷續續直至幕終

加能 唉來了來了

甘姑 這鼓聲真敲的我煩了

拖着加能又走加能又復上前走至窗口忽然倒退數步

加能 阿呀！可怕可怕獨樂上了火刑台了唉！

唉！密山又上了火刑台了唉！可怕可怕

甘姑又上前拖着

甘姑 不要看了不要看了我們去罷

加能 去罷去罷到那裡去的好

甘姑 好了好了我們快去

加能悄然倚於几上

加能 那裡去的好呢我們快去我們快去

甘姑 我們兩人同去

加能 同去

甘姑 去了

下手的門開了

加能 那麼使出市門去罷

甘姑 你拿了赦書沒有

加能 我拿了夫人呢？

甘姑 我也有在這裡



加能倚在儿上。

加能 夫人！你的赦書。

甘姑 和你一樣的。

加能 你也有和我一樣的赦書。

甘姑 正是。

加能 那裡來的。

甘姑 今日早上取來的。

加能 今日早上。

甘姑 正是。

加能忽然戰慄立了起來。

加能 阿呀！可怕。

甘姑 又有甚麼事了。

加能 有個婦人……公爵那裡……昨夜……那婦人……

今日早上……

甘姑 不錯我昨夜是往阿末公爵那裡今日早上

取了赦書的。

加能忽然一聲。

加能 那東西是不錯了。

甘姑 什麼。

加能 你！你是賣了我們的你！不是人是禽獸。

甘姑 呆然。

甘姑 加能。

伸手來牽加能。

加能 勿多談！勿觸我身上！

甘姑 加能請原諒我！

加能 天殺的！可怕的逆賊。

甘姑 別的人你罵他何妨我是救性命的。

加能 毒手！告密人！奸細！唉惡魔！惡魔！

甘姑 加能你那裡知道阿末公爵要殺你我是拼着命救了你的。

加能 夫人。我是不願和你通同犯罪。

甘姑跪在加能面前。

甘姑 我犯的罪不爲別人也是爲你的緣故：我爲愛你纔有這事：

加能 阿呀！因爲愛了我弄得現在將這無罪的國民都載在那火刑台上演此可悲可慘的事。我想着了真叫我五臟俱裂。

甘姑 那麼將我來殺了！

加能 我不殺你。

甘姑 那麼什麼樣！

加能拖了甘姑又走到窗邊說道。

加能 你到這裡來你看你快自己說。

甘姑 你救了我罷。

這時讚美歌聲起火刑台上濃烟上升。

加能 夫人你看這是你做出來的這樣可慘的事。

甘姑 阿呀饒了我呀。

加能 你看你看這些都是無罪的人。

甘姑 加能！

加能 火炙了身體這比地獄還苦。

甘姑 我却有罪但是：

加能依舊望着火刑場。

加能 你聽着他們現在都望着我罵。

對面愛國黨人都在呼那加能逆賊。

加能 你聽你聽你聽得麼？

甘姑 ……

加能 伯爵的誓：那誓：猶在我的耳邊。

甘姑戰慄。

加能那伯爵的誓叫我刺殺誰的！

甘姑那麼刺殺了我罷……

加能取出了利貞伯

爵自殺的短劍來。

加能伯爵的誓我說

於你聽。

甘姑阿呀：你可拿

得起這手來將我

：唉！我救你命

的恩你忘了麼

加能那是我立過誓

的。

甘姑那裡……



加能我和伯爵立的誓萬萬不能不踐的……

取了短劍，噶正了甘姑胸部，猛然刺了一下，甘姑阿呀一聲

到狂地上，加能長着着也。

加能這血！

甘姑細細如虫

甘姑慢去慢去！

加能還慢什麼！唉

！甘姑我殺了你

了。

甘姑你快去罷

加能且慢。

因又跑至窗邊，向着

火刑場叫道。

加能唉！火刑台上諸君，你們不要將我坐位忘

了。

甘姑忙又細聲叫道。

甘姑慢慢……

叫時已來不及了。加能已從窗內飛出。甘姑抬身追他。不能掙扎。鼓聲又起。

(全本完)



一 席談

三可笑

杭有穩婆為人收生。反生子於產家者。又福州前歲鼠疫盛行。有醫人因染疫死於病家者。又有柯橋蔡巡檢為強盜劫掠。一時畏死稱盜曰爺爺者。好事者作一絕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事。捕官被盜叫爺爺。



### 吳儂瑣記

前明洪武中。建來賓。重譯。鶴鳴。醉仙。樂賢。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柳翠。南市。北市。十四樓。於南京。以處官妓。烟花。南部。點。輾。昇。平。晏。振。之。金。陵。元。夕。詩。有。花。月。春。江。十。四。樓。之。句。鼎。革。後。樓。台。灰。燼。惟。南。市。樓。尙。爲。妓。院。殆。所。謂。餘。風。流。俗。尙。有。存。者。金。陵。聞。見。錄。謂。江。寧。太。守。陳。鵬。年。欲。革。靡。俗。迺。折。毀。南。市。樓。改。講。堂。命。父。老。於。朔。望。講。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卽。今。講。堂。大。街。也。於。是。南。市。一。樓。亦。與。十。三。樓。同。歸。於。盡。以。妓。寮。爲。講。堂。當。時。已。有。大。不。敬。之。効。而。區。區。勝。朝。遺。跡。必。欲。毀。之。而。後。快。考。古。者。曷。勝。歎。歎。予。有。詩。咏。其。事。云。宮。殿。灰。飛。實。可。傷。樓。名。南。市。尙。居。娼。勝。朝。遺。跡。知。何。處。昔。日。歌。台。今。講。堂。

自江南大吏下冶游之禁令。曲中諸妓。風流雲散。多避居京口。南中士夫。每於星期休沐日。乘汽車往續。舊歡。僕僕宵征。不辭多露。朝朝有信。却似新潮。予有詩云。一夕秦淮起。怒風桃根。桃葉似飄蓬。落花流水。知何處。暫入京江。鐵甕中。多情自古恨分離。藕斷還連一縷絲。幸有汽車堪縮地。牛郎日日盼星期。其情景極其可憐。聞大吏偵知。擬下令禁赴鎮江冶遊。毋亦絕人太甚乎。

金陵提學使署。適當釣魚巷口。車水馬龍。經過趙李。皆必經學署。且於此停車焉。人馬喧闐。常通宵達旦。學使苦之。而無如何也。自禁令一下。門巷蕭條。學署遂仍爲冷衙門。有戲謂學使曰。使君近來可謂門前冷落。車馬稀矣。一時傳爲佳話。

姑蘇名妓金鳳。本生於小烟間。每爲輕薄少年所黷。某方伯聞其美。常繞道過其門。以一瞻芳靨爲幸福。游蜂浪蝶。畏方伯之威望。稍稍斂跡。予有詩咏其事云。徐娘半老玉難如。浪蝶游蜂莫爛污。難得護花賢大吏。桃花門巷一停輿。予又有咏夏青雲詩云。如花美女好男裝。策馬蘇台自攬韁。縱是中丞稱道學也。搓老眼看端詳。蓋夏青雲乃滬上名妓。某日與夏月閣游蘇。同乘亨斯美車。途遇陳中丞。中丞忽睹二美。以爲從未曾見。搓揉老眼。目逆而送之。迨車兒向東。馬兒向西。中丞猶延頸於輿外也。二美爲之一笑。中丞爲之色頰。二事皆在於蘇。何吾蘇之多風流大吏哉。

金陵爲東南大都。少年公子。每來服官。而渡江之名士。亦復不少。秦淮畫舫中。俗吏居其半。名士亦居其半。使酒罵座。勢所常有。虛有好客之名者。亦不忍絕之。至滬上洋場十里。商賈輻輳。競尙紛華。軟紅塵中。隱含銅臭之氣焉。某歲南中大吏。檄派某某觀察到滬採辦軍裝。某洋行買辦偵知。乃宴之於某妓院。將有所大欲也。上元顧石公適來滬。途遇某觀察。遂偕之赴宴。顧石公者。上元之名士也。見夫觀察之官派十足。買辦又從而恭維之。妓女又從而附和買辦。攪得一團糟。石公不能耐。乃黷之作詩。不能則黷之行。

令。再不能則黝之飲酒。譏笑戲弄。無所不至。已而復命妓女代詩代酒。某某觀察面紅耳熱。有遁去者。買辦之生意。經竟席不得吐一辭。拂袖而去。石公猶捉得某觀察之襟。以酒強灌之。淋漓盡致。有倅人掩鼻而言曰。氣數茲會也。有俗吏。有名士。有美人。在滬上曾不多見。真氣數哉。噫。

又聞顧石公會於滬上某妓院。酒醉題壁。筆勢飛舞。某妓見而大嘩。責以墨污粉壁。應賠償損失。否則送捕房追究。幸有老嫗從中解勸曰。彼書癡何足較量。不如花數十文。錢買紙補之。顧石公始得釋。名士到滬。曾一錢不值。予又嘗見名勝之地。每有俗人自命風雅。題詩污壁。見之欲嘔。又恨不爲某妓呵責也。

又按陳伯嚴飲鑑園詩有云。轟轟癡虎頭。謂石公。行酒倒甕盎。拔幟萬人敵。突圍技無兩。軍法佐觴政。醉死敢道枉。顧石公之慣於強人飲酒。已有明徵。然施之於名士則可。施之於俗吏市儈與淫伎。無怪其受窘也。

揚州俗尚繁華。人多虛僞。故有揚虛子之稱。居人尤喜擺官派。甚至曲巷私娼。亦自名爲公館。有人嘲以詩曰。揚州無事不虛華。曲巷私娼也宦家。借聞何人曾出仕。舍親始祖做三衙。又蘇州風俗繁華虛僞。一如揚州。故有蘇空頭之稱。自滬濱通商。蘇揚之繁華減色。滑頭出現。蘇揚之空頭虛子亦漸無名。予曾有詩云。花月春風挾妓游。蘇州游罷更揚州。空頭虛子原常事。第一須防是滑頭。

地理家之言曰。美人出產之區。在歐洲爲西班牙。在亞洲爲蘇州。蘇州何以多美人。其必有以造之者。吾

蘇當春秋之時。號爲蠻方。巫臣入吳。始通吳於上國。絕代佳人夏姬。實借之來。巫臣以車乘射御。教吳人度夏姬。亦必以姚聲冶色。教吳人。一變其榛樞之俗。闔廬時。吳宮已多美人。孫武且教之戰。迨越獻西施。夫差樂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吾蘇人之好好色。當自此始。故醜如東施。且從旁效顰焉。至楚之春申君。漢之淮南王。分藩此土。皆秉性豪華。雅好聲色。其俗日驕奢。其人亦日優美。史稱斯巴達生男時。脆弱者則殺之。而其人日強。吾蘇之所以產美人。或如天演家所謂擇種留良。歟。加以吾蘇處江海之濱。湖山之美。麗田野之肥沃。物產之豐富。氣候之溫和。在吾國首屈一指。五都之市。錦繡珍寶。及美術之品。十色五光。日爲之炫。士女生於其間。感此華美之氣。而結爲胎。故男善文。詞女多姣。麗姑蘇美人之名。遂風傳於全世界。

秦淮名妓小銀子。與陸軍參謀章亮元愛情最篤。一日十二時。不忍一時別也。一日亮元赴皖省秋操。小銀子杜門謝客。私取亮元小影。晝則藏於衽衣。夜則擁之而寢。以爲一秒鐘未嘗別也。他客竟不能得間而入。唐朱揆叙小志。謂蘇紫翳愛謝朓。常假朓恒着小衣衷之。千古佳話。無獨有偶矣。予因贈以詩曰。銀兒姣小最情癡。一日三秋忍別離。小影時時堪作伴。不須更羨謝郎衣。

吳志謂周瑜初從孫策攻拔之時。獲喬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從容戲謂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我二人爲婿。亦足歡。今京口之西鄉。有喬家門焉。居民皆喬姓。蓋京口爲孫氏建都之地。



喬公。因以爲家。庸詎知二千年後。復有喬氏二女子。先後爭美哉。京口當兵燹後。適開商埠。爰招致女閭。以興商業。有名妓曰大喬小喬。風姿艷麗。性格婉孌。時巡撫王之春。提督吳家邦。統兵鎮江。傾心一見。緣定三生。慕孫策周瑜納大小喬事。之春納大喬。家邦納小喬。皆寵以專房。加以六珈象服。出門則乘以香輿。護以材官。其弟兄皆納贖入宦。路人爲之側目。古今兩大小喬。皆於戎馬倉皇之際。得英雄而事之。亦奇矣。予有詩咏其事云。風流儒將說江東。今古遙遙一綫通。秉鉞專征原作伐。二喬今又得英雄。

丹徒柳姓。巨族也。慈善之名。由一邑而及一省。且達於全國。有陳秀蘭者。碧玉小家。姿質明穎。善聲律。解吟咏。尤工彈唱。而遇人不淑。時遭凌虐。柳紳因慈善大家也。以菩薩之心腸。爲惜花之雅事。乃爲其夫別擇一偶。且資以金。置秀蘭爲外室焉。士夫慕秀蘭名者。成願執贄請見。柳欲炫其美。乃於秀蘭處開樽宴。客管絃之聲。與呼盧喝雉之聲。通宵達旦。適楊蔚霞大令爲徒邑主簿。以強項名。偵知之。以爲挾妓賭博。大千例禁。遂親捕之。柳以家屬對。而有金樽檀板。則不似也。繼以謾罵。遂至用武。彼此爭辨。彼呼家奴。此呼差役。角鬥移時。秀蘭室內之琴棋書畫器皿珍瑳。爲之一掃而空。柳卒因勢力不敵。捉將官裡去。竟爲塔下囚。主簿高坐堂皇。痛數其罪。柳猶爭持不肯跪。主簿大怒。下堂以足踢之。復使數差按之於地。而持大板痛擊其股。數十百下。一時呼號聲。謾罵聲。與竹板擊股聲。響成一片。羣柳聞之。闕至常鎮道署。嗚冤始得釋。公稟至蘇。勢甚洶洶。時趙舒翹實爲蘇撫。嘉楊之執法不阿。爲左袒。僅調省另委。羣柳母如之何。

也。秀蘭遭此劫。自念伶仃孤苦。遂削髮爲尼。築精舍於揚州瓊花觀側。持戒律甚嚴。柳被辱後。猶已沉緬於酒色。其族人勸其改行。則以孟嘗君醇酒婦人自狀。以對云。予有秀蘭曲以誌其事。

## 秀蘭曲

空谷有秀蘭。顏色美如玉。書畫都精曉。琴棋亦嫻熟。愛好本天然。遇人何不淑。阿夫本傭工。蠢蠢如豕畜。酒語無倫。盛怒動相蹴。可憐絕代人。畏之如蛇毒。丹徒有柳紳。一縣稱巨族。素有慈善名。一見動心目。羅敷自有夫。展轉難恣欲。所幸阿夫貪。善價猶可贖。許以百斛珠。住以黃金屋。供之以香花。被之以錦帛。秀蘭笑嫣然。自謂儂何福。親友聞風來。求見苦相屬。賀者欲盈門。客來真不速。開樽宴良朋。歡笑達巷陌。日日共樛蒲。夜夜聞絲竹。主簿忽偵知。禁令安可觸。差役如虎狼。關門猛相撲。打翻玳瑁筵。驚破霓裳曲。柳紳憤填膺。呼奴相對扑。弱不可敵強。不幸爲俘獲。主簿坐高堂。如建高牙纛。可憐塔下囚。不甘爲雌伏。辨難復狂呼。小官敢相辱。主簿赫然怒。下堂踢以足。更叱數差人。用力按之仆。雙手持大板。痛擊數十百。呼號謾罵聲。其中有響肉。幸爲道署聞。方免下之獄。羣柳共嘩然。連盟具公牘。上控撫軍前。矢志懲其愎。獨有趙中丞。左袒不責督。量移到蘇垣。好語相勉勗。羣柳無奈何。相對眉頭蹙。嗚呼陳秀蘭。驚魂斷還續。自憐薄命人。魔劫何太酷。遺禍到郎君。好似箭穿腹。削髮入空門。誦經焚香馥。非爲纖綺情。爲郎暗中祝。昨宵聞柳郎。夜游還秉燭。經過趙李家。酒色相徵逐。感此傷妾心。獨坐蒲團。

哭。舉世戀紛華。誰復哀瑩獨。人奇事亦奇。爲作秀蘭曲。

陳迦陵婦人集。謂婦人以姿致爲上。色次之。今之名媛名妓之出色者。咸以風頭好目之風頭者。其卽姿致之謂乎。苟倩謂女子以色爲上。才次之。有色而無才。木雕美人耳。何足取。且苟倩知色而不知姿致。其與登徒子之好色何殊。

小五寶謝驚鴻。皆秦淮感舊集有名人物也。而其年皆近花信。小五寶常微吟白樂天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之句。謝驚鴻常微吟杜秋娘勸君惜取少年時。莫待無花空折枝之句。蓋不勝美人遲暮。紅豆飄零之感焉。

美人多作妾。名士不宜官。昔人詩也。予戲改爲美人多作妓。名士慣爲賓。名士之才。名妓之色。雖足以傾倒一世。而青衫紅袖。同是天涯。普天下有心人。當同聲一哭。

西國美婦。動關於國際交涉。我國美婦人。雖有關於國家政事者。而涉於外交者則鮮。有之始於傅彩雲。彩雲姑蘇人。年十三依姨居滬上。洪文卿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贖之以重金。藏之以金屋。會學士持命使英。萬里鯨天。鴛鴦并載。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八十。雄長歐州。尊無與并。彩雲常偕英皇并坐照像。中外奇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奸。生一女。學士逐福而留彩。俄而文園病渴。竟天天年。彩故與他僕私。遂爲夫婦。無何私畜略盡。所歡亦疽。仍返滬瀆。爲買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

之。轉至都門。庚子之亂。京師不守。德將瓦德西適統聯軍。在英時之舊歡也。天假之緣。相逢邂逅。枕席之間。隱聯西國之好。說者謂李文忠之議和。彩與有力焉。彩常作男子裝。騎怒馬出入宮殿。都人尊之曰賽二爺。獨楚青都門卽事詩云。售意輸情本慣家。聯歡畢竟奈如花。銀驄擁出如花馬。爭認娉婷賽二爺。蓋紀實也。事平後。瓦德西返國。彩身爲房老。旋因逼殺離妓下獄。遞解回蘇。年逾不惑。猶不慣獨居。乃嫁於津浦鐵路司事曹某。今春有友人赴徐州參觀物產會。見其與曹某同蒞會場。其貌尙如三十許人也。

華亭夏秉衡詞選。謂韓魏公寇萊公趙忠簡。勳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詞。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夢回。鴛帳餘香。嫩等句。非不盡態極妍。然不涉綺語。而細繹諸小詞。何句不是綺語。人生於情世界。中立德立功立言。皆從真性情中流露。男女之情。尤其最深切者。關雎之章。亦何嘗不是綺語。綺語何害。夏秉衡乃爲古人掩飾之。非真知古人者也。

陳質齋云。歐陽公詞。有鄙褻之語。則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爲。羅長源云。歐陽公詞之淺近者。前輩多謂是劉輝僞作。其實古人情之所鍾。何足深諱。歐陽公浪淘沙詞有云。好妓好歌喉。不醉無休。勸君滿滿酌金甌。縱使花前常病酒。也是風流。尤爲風流自賞。吾嘗謂讀史者見夫桀之亡國。而適有褒氏。紂之亡國。而適有妲己。夫差亡國。而適有西施。李三郎之出走。而適有玉環。遂直爲褒氏妲己西施玉環之足以亡國。互相警告曰。女禍女禍。亦若如見毒虫猛虎也者。惟歐陽文忠乃大聲急呼曰。宦官甚於女禍。真千

古多情。

秦淮感舊集。有曲中名妓最時髦。不重蓮蹠重柳腰之句。不纏足之風。倡於名妓。而閨秀效之。名妓真有轉移風氣之大力哉。而自來詞人吟咏美人足者。要皆描寫其纖小。惟妙惟肖。戒纏足之文。則以莊論出之。不足動好色者之觀聽。其實纏足之人。筋骨拳曲。血肉狼藉。何嘗美觀。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苟一見纏足之不潔。有不作三日嘔耶。予又常怪陳思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二語。苟掩卷思之。羅襪生塵。非不潔而何。此乃陳思之語弊。焉得以爲好辭。予蓄此意已久。爰作沁園春以咏美人足云。玉立亭亭。身材恰稱。絕不始娉。記花間低唱。似聞點拍。華堂艷舞。節奏堪分。芳徑迢遙。偶然微步。絕不染輕一點塵。鞦韆上。那須人推送。曳起羅裙。美歟不美歟。還以質之真好色者。

上古之世。不知有五倫也。一羣而居。其雄健者乃爲酋長。女子之從人。亦惟力是視。久之成爲風俗。美人皆愛英雄矣。左傳謂子皙子南爭聘徐吾犯之妹。子產使女自擇。子皙盛服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可爲明證。邇來西俗尙武。名門淑女。以嫁軍人爲榮。至比利時定章。因陸軍將校。俸金甚薄。凡將校娶室者。須有較厚之賄奩。而富有資財之美女。尤爭嫁之。豈非兵中自有黃金屋。兵中自有顏如玉乎。我國漢唐而後。重文輕武。詩歌之所咏美。大抵不出於郎才女貌。一班之閨秀。則皆有嫁詞林之思想。女爲姆教。此文弱種子所以流傳也。客有自滬上歸來者。

聞予言而恍然曰。今之滬上妓女。多喜。優伶馬夫。優伶結束登場。有古英雄之氣派。馬夫揚鞭超乘。亦頗軒昂。其抑。尚武之流。風餘韻。尚有存歟。然而以。優人馬夫。爲。尚武。斯曾滬上妓女之。尚武矣。

陳圓圓常州奔牛鎮人也。陳迦陵婦人集以爲姑蘇女子。葉衍蘭秦淮八艷集。以爲金陵倡家女。皆誤矣。楚青有過奔牛鎮咏陳圓圓詩云。白骨全家誰管得。於今黃種問存亡。感時局之阡危。強隣之逼迫。對於圓圓。無恕詞也。

自來咏昭君之詩多矣。大致不外乎身在匈奴。心在漢闕。吾獨愛范昭達從西紀略過青塚詩云。炎漢寧無出使臣。却教紅粉去蒙塵。琵琶不盡當年恨。萬里長城倚婦人。昭君之遠嫁烏孫。實脩兩國之好。此詩可謂獨見本原。然外交而倚婦人。亦大漢之羞也。常考日本戰勝強俄後。恐國力不支。乃與英人訂攻守同盟之約。往歲英國兵艦來東游歷。日皇率羣臣歡迎於日比谷公園。徵召新橋歌妓侑酒。履舄交錯。賓主盡歡。有美國女士作論譏之。以爲聯絡邦交。舍歌妓豈無他術。異日美國兵艦來東。幸勿再施。予常用范昭達原韻。以紀其事云。一夕重洋到外臣。同盟相約靖烽塵。可憐聯絡邦交法。憑仗新橋買笑人。

長洲衛泳悅客編。謂吳綾蜀錦。生綃白苧。皆須褒衣闊帶。大袖廣襟。使有儒者氣象。予觀古美人之畫。相其裝束。曾如衛泳所言。東洋婦人裝。尤神情維肖。西洋婦人裝。雖不闊帶。而花冠高聳。長裙曳地。未始非褒衣。雖不大袖。而玉臂橫舒。酥胸微露。有勝於廣襟。近來滬上女子流行之新裝。皆短衣長帶。高領窄袖。

躍躍如塞上健兒。非東非西。不今不古。既失莊雅。又非冶艷。而人皆好之。亦奇矣。

西人謂金錢爲愛情之第二生命。李太白亦有黃金不多交不深之句。愛情而恃金錢。可傷矣。然而黃金難買美人心。金錢縱多。愛情安足恃耶。故妓家有真好要命。假好要錢之諺。要錢固有蕩產之憂。要命更有戕身之慮。藉曰愛情之極。既不要錢。又不要命。而情之所鍾。端在我。養薄倖之名。何忍自受。昔桓子野見山水佳處。輒呼奈何奈何。予遇愛情篤時。輒呼奈何奈何。真有無可奈何者。口既說不出。筆亦達不出也。

謝康樂有言曰。中年傷於哀樂。哀能傷人。樂更能傷人也。李芝南謂中元已過。當舉家相慶復生。此言樂能傷人也。予謂以哀者而處樂境。其傷人尤酷。此李太白所謂舉杯消愁愁更愁。牡丹亭所謂良辰美景奈何天。傷心樂事誰家院也。至非聖人。怒哀樂焉能皆得其正。然而誰得其正。亦何嘗不傷人。

昔人詩云。若使桑麻真徧野。肯行多露夜深來。此曾有慨乎言之者。然鄭風有期我乎桑中之句。桑中一片地。且可以握雨携雲。桑麻徧野。不足以絕淫奔也。若採桑之羅敷。曾不可多得。卽如蘇常一帶。徧野皆桑。夙稱財賦。每當春夏之交。鷓鴣啾啾。羣女出桑。絕似鄭衛溱洧之間。而通都大邑。每有蘇幫妓女。絕非皆因迫於衣食也。蓋逸居無教。競羨紛華。風俗日靡。忝不爲怪矣。

一 席 談

◎燕領客自京來。嘆息而言曰。舊時京中大老。皆消極主義。今日則所謂志士者。亦皆消極主義。舊時廷議。皆消極主義。今日則所謂輿論者。亦皆消極主義。豈不大奇。

◎又云。昔日大老。專門推重僞君子。不意今日社會之推重僞君子。更甚。舉國務虛名國鳥。得而不亡。



## 平等閣雜記

乩筆能著靈異。人多不解其故。憶余幼時居贛州。有同學蔡君者解此術。乃於園中設壇。余遂亦漸解扶。凡所降者。大都皆積學儒者。不甚談休咎。亦時有先知之靈驗。所作之詩。頗多佳句。其時同人皆幼童。萬非所能僞作。當時頗用意推測其究竟而不可得。紀文達所謂能書者。扶之則字佳。能詩者。扶之則詩佳。然扶者皆幼童。又何以能作如是深古之詩。且有時素不解詩者。扶之亦多佳句。則又何說。余意所謂能詩者。但論其人能詩之天分。非論其人能詩之學力也。有可造之詩才。則其靈魂中有佳詩料之蘊積。故於扶乩時。即能發洩而出。且又不僅扶者一二人之心力已也。即同在座諸人之心力。皆能同時以湊入焉。故乩中所作之詩文。所言之真理及先知之靈驗。皆一時同人心力并合外來之靈鬼（凡天龍神鬼仙非人類者皆是）聚集而成者。蓋人人皆有先知之能力。但爲業力所蔽而自失之。試觀催眠術者。只須兩人心力一交合。便有先知之靈驗。其理正相同也。

東台夏虎臣太史爲余言。其邑有陳孝伯者。人極慈善。流寓東台爲木商。其地有一乩壇。頗著靈異。一日。乩降壇書云。速往某木行請陳君來。陳至乃書一詩云。廿年不見陳孝伯。今日相逢兩鬢霜。記否岳陽樓上事。酒酣醉筆畫螭螭。陳見詩伏地叩首不已。額爲之腫。乩後批云。當日以君居心慈善。故一相助。某公子携其父賄賂之資。故所之以償君責。今日過此。專爲視君。故人無恙吾去矣。同人詢其故。陳乃述其舊。

事云。二十年前本富於資。爲岳州大木商。一日洞庭湖水斗漲。所有木排悉數冲散。計算將所有家資全數賠償。尙不足二百金。乃在岳陽樓上獨酌。望洋而歎。自念負人之歎。無計以償。何顏對人。決計投江以死。正在悶鬱已極之際。座旁忽來一老乞者。此乞者。日前爲陳探知其爲流落異鄉者。曾允助以川資。俾回故籍。此際老者至。陳酌之以酒云。日前吾允助君資。今不能矣。今日吾之所有盡屬他人之物矣。吾不能以他人之資轉而助人。因告以木排被水冲散之狀。老人云。事已至此。憂之何益。然君居心若此。結果必不至如此也。乃取其手中之摺扇。以筆塗畫而去。陳亦不置意。以扇搖動時。則見一螻蛄躍躍然。與生者無異。平而視之。則墨筆畫一螻蛄耳。於是羣相驚訝。因而觀者咸曰。遇仙時。適有貴公子某。路過岳陽。聞而往觀。問願賣否。曰。願賣。需價幾何。答曰。價則不自知。但某負責二百金。倘能以二百金至者。則可持扇以去。公子固好事。卽以二百金購之。但聞購去數月後。靈驗頓失云。陳得二百金。乃將欠款還清。遂往東台爲小商度日。蓋已二十年矣。今見此詩。故不覺奔角云。（此事虎臣親見。乩書者）陳素寡交。此事亦從未與人言。乩壇中人亦不知。陳氏有其人者。此日降乩。虎臣適在座。爲所親見。陳現年已八十餘。兒孫繞膝。家道亦小康云。

息樓談餘 (十二則)

友人言贛州有清音班。乃七八人坐唱。絲竹咸備。頗類蘇州之攤黃。(惟攤黃所唱乃土風時事。與此稍異耳。)嘗聞其唱張公百忍圖劇道白有母慈。家人肥。女慧。男垂紳。二語。又唱鄧伯道劇道白有能與貧人共年穀。自有明月生蚌胎。並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樹木。長風烟等句。又某劇道白有蓋世功名。碁一局。藏山文字。紙千張。句以上諸句。皆黃山谷詩也。詢之贛人。皆不知其緣起。想見曩時必有西江通人。殫心教授。特取山谷詩句。所以推重鄉賢。而年代湮遠。流風所扇。不絕如綫。又以壤地荒僻。遂成逸聞。天下事凡類此者。不知幾何矣。可勝歎哉。

壽州孫文正生平食量甚小。管理京師大學堂時。與教習諸人同案用膳。孫性喜食麵。一日適逢食米飯。期孫不樂食。令僕人買炸花(俗名油條)來。取一枝劈其半。置碗中。以蛋湯少許。泡食。訖便輟箸。或曰。公所食。毋乃太少乎。曰。祇此已足。吾每飯皆然。孫卒年八十。此食少而享大年者。

南皮張文襄生平食量甚宏。其錢押房中。恒雜置乾果。細點。冷葷。蜜餞等物。隨意掇食之。然勤於事。能忍飢不輟。須事訖。方用膳。故其用膳無定刻。恒有午膳至夜始餐者。每留客用膳。莫不飢困。張卒年七十九。此食多而致大年者。

南皮張文達每逢冬月。則製棉護膝。紮於兩膝。以衛寒。故老年筋力不衰。猶能健步。

紀文達公性機警敏給。好滑稽。與和珅同朝。恒隱相嘲謔。而和輒不悟。一日和乞書亭額。紀爲作擘窠竹苞二大字。和喜而張之。偶值高宗臨幸。見之。笑諭和珅曰。此紀的詈汝之詞。蓋謂汝家個個草包也。和珅聞而甚銜之。未幾兩淮運使盧雅雨（見曾）以愛士故。賓至如歸。多所餽貽。遂至虧帑。事聞。廷議擬籍沒。紀時爲侍讀學士常直。內廷微聞其說。與盧固兒女姻親也。私馳一介往。不作書。以茶葉少許貯空函內。外以麵糊加鹽封固。內外不著一字。盧得函拆視。詫曰。此蓋隱鹽案虧空查抄六字也。亟將餘財寄頓他所。迨查抄所存貲財寥寥。和珅遣人偵得其事白之。上召紀至。責其漏言。紀力辯實無一字。上曰。人證確鑿。何庸掩飾乎。朕但詢爾操何術以漏言耳。紀乃白其狀。且免冠謝曰。皇上嚴於執法。合乎天理之大公。臣惓惓私情。猶蹈人倫之陋習。上嘉其瞻辭爲一笑。從輕謫戍烏魯木齊。未幾賜環授編修。晉侍讀。四庫全書館開。爲總纂焉。

江潤生編修居京師日。每逢元夕張燈。最善搏虎。都人咸歛手推服。江恒自作燈虎。亦雋妙殊常。友人誦其三條。輒錄於此。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射詩經二句。宛邱之道。無冬無夏。）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射唐詩一句。早被嬋娟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射杜詩一句。中天月色好誰看。）

又有某宅出燈虎曰三多。射四節氣。或以七夕除夕春分人日射覆。蓋拆多字爲二夕。春字去三畫則爲

人日也。着想殊精遠。主人曰。佳則佳矣。尙有微誤。迨發覆乃七夕除夕人日立春。蓋是年恰逢人日立春也。耽此者其精思入微如此。

又有出燈虎者。曰。藩臺食肉圓。（用梨花格白字也。射四書一句。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此則但資諧噱。無復深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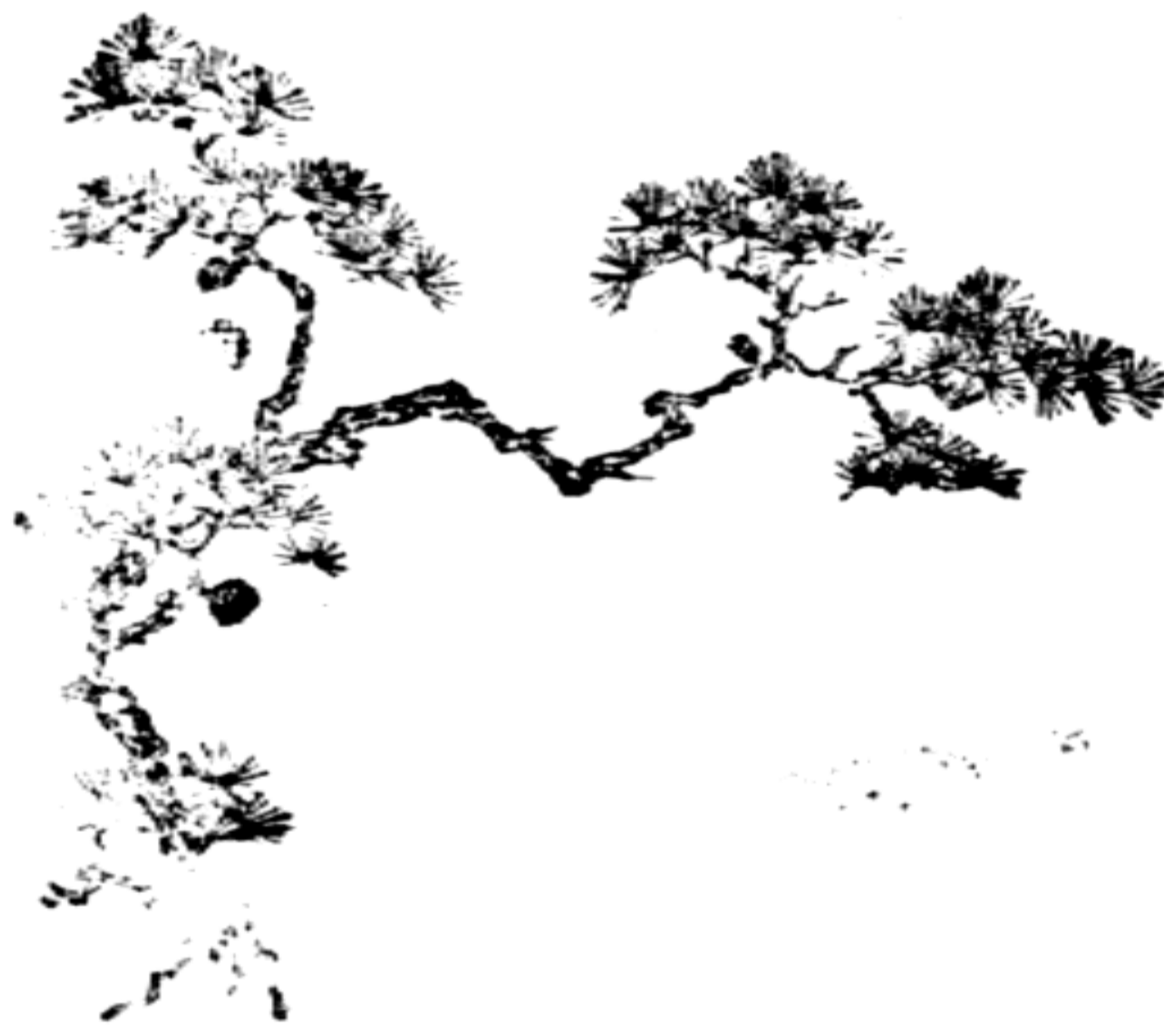
竹孫 乃植物之異產。產於貴州四川竹林中。狀類竹胎。而非產於竹內。（厥狀甚似魚肚）以鷄湯烹食。味殊腴美。清肺利膈。尤勝燕窩。聞人云。每逢此物萌生。修竹滿山。倏焉頽敗。蓋竹之精氣所化也。亦如白木耳產於蜀中。每生時則山木咸枯也。

蛤什蟆 產於長白山之麓。松花江之濱。體腴澤而腹膨亨。有類蛤蚧。生於產參之崖谷間。飲其澗泉。故性溫味甘淡。能益人。然厥物性不耐寒。遇風雪輒斃。纍纍山澗。俯拾卽是。剖臍曝乾。可以致遠。（按蛤什蟆。南人呼之曰哈士嗎。南北音異也。）

四腮鱸魚 產於松江婁縣之秀野橋河。節屆長至。乃登盤。肥美無匹。

楊梅 吳中楊梅名天下。以太湖中洞庭山產得名。然佳者實不產於此。乃產於距太湖十八里南陽山之麓。顧家湖旁三四里內。實小核扁。味甘不酸。（吳人每於楊梅入市時。取浸燒酒中。秋日以治痢疾。食之輒效。）

荔枝。閩粵皆有之。以粵東產者爲勝。產於新興縣者最佳。以小爲貴。實如龍眼。（龍眼吳中日桂圓）核如胡麻。味甘肉厚。稱珍品焉。（顧渚僑萌述）



## 華鄉漫錄

新名詞之對聯。如賀新婚用方針直達中心點。壓力橫施大舞台一聯。久已傳誦人口。近有人以學匪對善棍。牙科進士對膏捐大臣。此四種名銜。皆向所未有者。可謂極工。

京師各衙署有照例之套語。幾可用留聲機器。以代傳說。有人以套語四句合爲一聯云。大人套車。中堂請轎。茶房開飯。蘇拉倒茶。

京中近有人以人名爲詩鐘。如延鴻云。生留殘喘。在死比一毛。輕。又有上句暗寫。下句明點者。如孫培云。見人稱祖父。到處乞栽培。又有上明下暗者。陸宗輿云。陸路稱提督。家風是轎夫。又有達壽一聯云。五道並馳新赤兔。千年不死老烏龜。可謂工穩之極。

友人某君。有一聯極有意趣。□□□□（此人忘其名。但爲近視眼。見人時必去鏡。去鏡又極遲緩）看人三十六秒鐘。于晦若着揖一百八十度。（註云。于晦若。褒衣博袖。每見人作揖。極恭敬。必上至天頂。下至地平。確爲地球之半。一百八十度云）後有人上句改爲汪藥階。轉身三十六分鐘。亦屬工穩。

昔人詠婦女簸米詩云。三寸金蓮八字分。顛顛播播動肥臀。極爲得神。京中驟車因路不平坦。乘時極爲顛播。曾重伯太史爲戲作一聯。上句爲女子乘車。下句則男子乘車也。句云。兩塊鼈裙搓麵餅。一雙鴿蛋滾湯圓。凡曾至北京之人。聞之無不失笑。

南皮素性好色。而尤愛北方之大脚婢。喜其淫聲浪語。誠有如孽海花所載者。近時諺語傳某某三大臣有三學。一鴉學。於鴉片之吃食各法最爲研究者。一媽學。挑選蘇揚娘姨之美者。悉以待左右。一丫學。丫者丫環。卽南皮也。又喜用俊童。一日使童着靴。不稱意。乃大罵曰。我之官階。不如爾耶。我之學問。文章。不如爾耶。我之能。聯絡洋人。不如爾耶。聞者不解其用意之所在。有知者謂此童與其所愛某婢有私。婢甚愛某童。南皮知之。故借着靴以痛詈之。實以發洩其胸中之酸氣耳。此數語却大似元某帝對某后語。

南皮在軍機時。有鄂省某道員入京往謁。南皮詢問善後局總辦某道現如何狀。答以甚好。南皮忽大怒。拍案詈曰。混賬。某大驚失措。不解其故。南皮徐徐又曰。我死後之魂。亦決不至風度樓矣。某乃大悟。蓋南皮私人在鄂中者。劇金營造一樓。爲南皮生祠。名曰風度。劇金不數。尙少萬餘金。善後局總辦亦南皮私人也。衆謀提局中存款十餘萬。向別處生息一二年。以足此數。總辦不允。南皮以此大怒。故有死後不至風度樓之語。粗暴如此。其對於風度二字。未知有愧色否。

南皮晚年性頗驕。因驕而好媚。在鄂督任時。一日與幕僚論文。羣焉稱賞不置。南皮忽自嘆曰。以官階論。湖南北不下數千萬人。吾僅爲數千萬人之長耳。倘以學問文章論。吾當不止。此時易實甫觀察在座。乃上頌云。三十三天頂上天。玉皇頭戴平天冠。平天冠上豎旗竿。中堂乃在旗竿顛。南皮大樂。

按佛教自淺至深。略分五等。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卽相宗）。四大乘破相教（卽空宗）。



五一乘顯性教。人天教者。爲初心人說法。且在小乘之下。非佛教之正旨也。其言修善者。可以生天。然共有二十八天。計慾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慾界六天中。第一曰四王天。第二曰忉利天。卽所謂三十三天。帝釋所居。後道家者流。支離附會。稱帝釋爲玉皇。謂能管理人間善惡。與佛教所說頗異。蓋所謂天者在六道之中。不能超出三界以外。天與人相高無幾也。易氏所引。係宗世俗附會之詞也。

又燈謎佳者。如強盜搭賊船。打四書一句。爲（匪載匪來）差人搭糞船。打四書一句。爲（載胥及溺）官冷時溫舊讀書。打（職涼善背）上頭去下頭。下頭去上頭。中間去兩頭。兩頭去中間。打一（至）字。九十九逢十進一。逢十進一。四除八進一。打（白圭曰）三字。又三多打節令四個。爲（七夕除夕春分人日）

唐薇卿中丞最好作燈謎。在粵時曾作一謎云。主人癩了。搶去喬二姑爺尿壺。打唐詩一句。（東風不與周郎便）此名梨花格。因風字代瘋。作爲白字故也。又俞恪士觀察言。贛州某紳曾撰梨花格一謎云。請藩台吃肉圓。打四書一句。（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政）簿政布政同音。所謂梨花格是也。

像形之燈謎。明人有一最佳者。梳子有。篋子有。刷子有。剃刀有。皮刀有。都有。剃刀沒有。打（而非邦也者）五字。近人所作像形之謎。無過於此者。

諧音之佳者。隔牆聽是丈夫聲。打千字文一句。（果珍李奈）此須用蘇州音讀之。

又有一鸚鵡何前倨而後恭也。打（其兄關弓而射之）令人失笑。然未免失之輕薄。



# 七期預告

▲短篇

地球末日記

(笑)

未定

(冷)

未定

(冷)

▲長篇

噫有情

(平)

海

(笑)

黑衣孃(卷下)

未定

▲雜記隨筆

息樓談餘

其他種種有興味之作以及水彩美人畫及各種寫真版材  
料豐富趣味醜深能令讀者愛不忍釋

宣統二年六月望日印刷

宣統二年七月朔日發行

編輯者 小說時報社

發行所 有正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册	郵費在內	二元五角
每册	六角	郵費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 正有書局各種碑帖墨蹟價目上

漢碑	西嶽華山廟碑	三冊五元
海內無二本東海廟殘碑	定價四角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定價一元二	
明拓漢隸四種	定價六角	
漢石經殘字	定價二角	
明拓史晨饗孔廟碑	每冊五角	
海內第漢劉熊碑	定價三角	
宋拓孔宙碑	定價七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碑陰本二冊	定價八角	
陶齋藏魯相乙瑛碑	定價三角	
附篆明拓石鼓文	每冊三角	
篆書吳天發神幟碑	定價四角	
魏碑		
海內大代華岳廟碑	定價四角	
孤本初拓崔敬節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刁惠公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張猛龍碑	定價五角	
最初拓劉懿墓誌銘	定價二角半	
初拓鄭文公碑	定價六角	
魏孝昌石窟碑	定價三角半	
原拓魏鄭道忠墓誌	定價三角	
魏墓誌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半	
龍門二十品	定價四角	
魏齊造像二十品	定價四角	
晉帖		
小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	共一元六角	
小宋拓十三行	定價三角半	
唐拓十七帖	每冊六角	
草書宋拓河南本十七帖	定價四角	
書宋拓十七帖	定價四角	
宋拓黃庭內景經	定價四角	
宋拓藏瘞鶴銘二種合冊	定價一元	
陶齋藏瘞鶴銘	定價四角	
大水前拓本瘞鶴銘	定價四角	
宋拓定武蘭亭	定價二角半	

開皇本蘭亭序	定價二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十三行	原拓片洋六角
柯丹邱藏定武蘭亭瘦本	定價一元
隋碑	
宋拓龍藏寺碑	每冊四角
隋上方寺塔鑿遺刻漢隸池五瑞圖題名合冊四角	
初拓董美人墓誌銘	定價三角
初拓張陶二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元公姬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宋拓智永正草千字文	定價五角
唐碑 帖類附	
五代拓聖教序	定價五角
北宋拓聖教序	定價六角
宋拓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定價五角
唐拓顏魯公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北宋拓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	定價五角
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	定價八角
明拓顏真卿元次山碑	定價四角
北宋拓顏魯公爭坐位帖	定價三角
宋拓柳公權玄秘塔	定價五角
宋拓柳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八角
宋拓皇甫君碑	定價五角
真宋拓道因法師碑	定價五角
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二角
宋拓褚河南枯樹賦合冊	定價四角
明拓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定價四角
宋拓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定價四角
陶齋藏宋拓麓山寺	定價七角
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宋拓李北海雲臺碑	每冊六角

宋拓薛紹彭書譜	定價七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大本初拓書譜	每冊六角
原拓博塔銘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半
宋拓唐姜柔遠碑	定價五角
唐賀季真草書孝經	定價四角
草書初拓懷素草書自叙帖	定價四角
草書初拓懷素草書自叙帖	定價五角
唐國子祭酒曲阜孔冲遠碑	定價五角
初拓出土本虞世南東廟堂碑	定價五角
張司直書李元靜碑	定價六角
小舊拓靈飛經	定價五角
初拓滋蕙堂靈飛經	定價四角
宋元明帖類	
宋拓蘇長公雪堂帖	定價四角
宋拓東坡西樓帖	定價五角半
北宋拓蘇書醉翁亭記	定價八角
宋拓蘇書豐樂亭記	定價七角
新拓蘇文忠公習字帖	定價三角
三希堂蘇長公法書帖三冊	一元四角
三希堂黃山谷法書	一冊六角
三希堂米南宮法書帖上下兩冊	一冊八角
三希堂蔡君模法書	一冊三角
三希堂小楷八種	定價四角
三希堂小楷四種	定價四角
小舊拓王右軍樂毅論	定價三角
舊拓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定價三角
舊拓趙松雪正草千文	定價二角半
趙松雪小楷金剛經	定價二角
趙松雪蕭山大成殿記	定價三角
金拓蜀先主廟碑	定價二角半

# 正有書局各種碑帖墨蹟價目下

書行  
新拓董香光習字帖 定價三角

叢帖  
中國內府藏右軍千文墨跡合冊 一元四角  
日本內府藏右軍尺牘 墨跡合冊 一元四角  
精印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大冊 定價十四元  
宋拓淳化閣帖十冊一套 定價洋七元  
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 定價一元半  
初拓快雪堂帖五大冊 定價三元  
思古齋真本足揚 定價四角  
初拓真賞齋法帖 定價四角

雜類  
明清兩代名人尺牘 定價一元半  
陶齋吉金錄 定價十元

## 墨蹟一 六朝唐宋元

六朝人書左氏傳墨蹟 定價四角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墓誌墨蹟洋七角

蘇黃米蔡墨寶 一元二角  
宋元墨寶第一集 定價六角  
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 定價六角  
黃山谷書屏 四條 大洋一元

宋人手寫發願經 定價兩角  
趙松雪書海賦墨蹟 定價三角  
三希堂藏趙松雪手札墨蹟每冊四角半  
宋張樛寮寫華嚴經 定價三角半  
元楊孟載手錄詩稿眉菴集 兩冊八角  
楊鐵崖書張氏通陂阡表墨蹟定價三角

## 墨蹟二 明代

明代名臣墨寶第一至第八 每冊四角  
明代名賢手札墨蹟二三集 每冊四角  
明代名人手蹟第一至第五集 每冊四角  
黃石齋夫人書孝經 合冊洋六角  
黃石齋張天如墓誌 定價四角  
傅青主先生自書詩稿墨蹟每冊四角半

文衡山行  
王雅宜草 北山移文合璧墨蹟 定價三角半

草行  
文徵明書懷歸詩墨蹟 每冊二角  
文徵明正草千文墨蹟 每冊三角

正行  
董香光行書錢忠所神道碑墨蹟洋四角  
董香光墨蹟三種合刻 定價四角  
董香光四種墨蹟 定價五角  
董香光五種合冊 定價四角

草行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蹟 每冊三角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蹟 定價四角  
祝枝山草書杜詩墨蹟 定價三角  
祝枝山草書 每冊三角半

沈文合璧  
王覺斯草書 定價三角  
墨蹟三 國朝  
國朝名人手蹟第一至第八集 每冊四角  
劉石庵墨蹟 定價三角  
劉石庵楷書墨蹟 定價四角  
劉梁合璧 每冊三角半

張文敏公真蹟 每冊三角  
姜西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王夢樓行書墨蹟二三集 每冊二角半  
王夢樓書壽屏十二幅合冊 定價四角  
陳玉方小楷墨蹟 每冊三角  
王虛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王虛舟臨萬歲通天帖墨蹟 每冊三角半  
汪退谷臨河南聖教序墨蹟 定價二角  
包安吳家書臨帖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  
汪退谷楷書御製說經詩 每冊六角  
金冬心先生自書詩稿墨蹟 定價三角  
錢南園楷書墨蹟 定價二角

鄧石如楷書司馬溫公家訓 定價三角  
鄧石如楷書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  
陳曼生先生尺牘 定價四角

隸書  
鄭谷口隸書姜敬亭傳 定價二角

楷書  
何子貞臨張遷碑 定價五角  
何子貞書石門頌禮器碑 定價四角  
成親王臨宋拓化度寺碑墨蹟二角半

楷書  
張廉卿墨蹟 定價四角  
常熟翁相國手札墨蹟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二集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三集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四五集 每冊四角  
翁相國手札三種 定價五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庚子秋詞 定價四角  
鬱華閣遺詞 定價三角

凡購本局以上各帖實價現洋十元以上者八折二十元以上者七五折三十元以上者七折五十元以上者六五折無論何處躉批零售原班回件通郵局處不另加郵費此佈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北京廠西門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 南京奇  
鎮江柴炭巷 漢口黃陂

天津旭街 有正

# 說小種各行發局書正有 ● 林說小海上

▲歷史小說	孽海花一二編	每冊五角
	身毒叛亂記上中卷	每冊四角
	小說林一至十二	每冊四角
	俠奴血	四角
	海天嘯傳奇	二角
	風洞山傳奇	四角
▲地理小說	秘密使者上下	每冊四角
▲科學小說	秘密海島上中下	每冊四角半
	黑行星	一角半
▲偵探小說	福爾摩斯偵探案深淺印	二角半
	福爾摩斯偵探案黃金骨	二角
	福爾摩斯再生後一至五案	四角半
	福爾摩斯再生後十一二三案	四角
	纖手秘密	三角
	棄兒奇冤	二角
	鏡中人上下	六角
	獨體杯上中下卷	每冊三角
	秘密隧道	上三角下三角半
	狸奴角	二角半
	銀行之賊	三角
	一封書上卷	三角
	一封書下卷	三角半
	奇獄一二	每冊二角

日本劍上下	每冊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一	二角半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二	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三	三角
彼得警長上中下卷	每冊三角
一捻紅	五角
大魔窟	四角
巴黎秘密案上下	六角
女首領上下	六角
少年偵探上中下	一元
聶格卡脫偵探案一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二	三角半
聶格卡脫偵探案三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四	一角半
聶格卡脫偵探案五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六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七	一角半
聶格卡脫偵探案八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九	二角半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一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二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三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四	二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五	二角半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六	二角半
遺囑	三角半

黑蛇奇談上	二角半
黑蛇奇談下	三角
燧中燈	三角
印雪簪譯叢	二角
砒石案	一角半
鴉片案	一角半
紅閨鏡	三角
▲言情小說	
影之花 上卷四角半中卷五角半	
愛河潮上中下	一元
銀山女王上中	每冊四角
新戀情上中	每冊三角
萬里鴛鴦上中下	每冊四角
女魔力上卷	四角
女魔力中卷	三角半
女魔力下卷	三角
妬之花	四角
美人妝	二角
情海劫上下	每冊四角
情海魔	四角
黃鉛筆上下	五角
電感	三角
▲國民小說	
無名之英雄上中下	每冊四角
俠英童上下	六角
蘇格蘭獨立記一	四角
蘇格蘭獨立記二	三角

# 上海小說林◎有正書局發行各種小說

蘇格蘭獨立記三	四角
劍膽琴心錄	六角
▲家庭小說	
小公子上卷	三角
小公子下卷	三角
鴻巢記	四角
▲社會小說	
俠女奴	二角
啞旅行上卷	三角半
啞旅行下卷	四角
冷眼觀一	五角
冷眼觀二	五角
冷眼觀三	五角
黃金世界	五角
懸崖馬上下	五角
▲冒險小說	
海外天 (版權歸本社)	四角
飛行記	四角
▲神怪小說	
海屋籌上下	四角
▲滑稽小說	
大除夕	三角
▲理想小說	
新紀元	五角
○第二集	
第一種 鬼室餘生錄	三角
第二種 里城案	四角

第三種 小紅兒	一角
第四種 鳳卮春	一角
第五種 香粉獄	一角
第六種 賣解妃	一角半
第七種 海門案	二角
第八種 三疑獄	三角
○第三集	
第一種 鴛鴦碑	二角
第二種 費金夢	一角
第三種 金鷄葉	一角
第四種 將家子	二角
第五種 黑革囊	一角
植物學	二冊四角
礦物學	四角
生理學	二角
東洋史	二角
◎時報館編輯各種新小說	
阿難小傳	上下兩冊洋五角
俠女碎琴緣	每冊洋三角
環球旅行記	洋四角
女學生旅行記	上下兩冊洋六角半
滑稽旅行	洋三角半
銷金窟	洋四角
雌蝶影	洋三角
雙淚碑	洋一角
莫愛雙麗傳	洋三角

新蝶夢	洋一角半
雙蝶絲	洋三角半
曼玳琳	上中下三冊洋九角半
土裏罪人	洋四角
情網	上下兩冊洋八角
新西遊記	洋三角
北洋新編分類約章成案匯覽	
此書為外交最新最備之書乃北洋大臣	
由外部新行編出者全部四十六本大洋	
十元	
平等閣詩話選本	上下合一冊洋三角半
太皇太后中坐皇太后左立嬪妃右立八角	
八寸太皇太后獨座	八角
六寸太皇太后獨座	四角
六寸太皇太后在南海乘船	四角
八寸太皇太后扮觀音李蓮英扮韋陀八角	
六寸太皇太后乘棧嬪妃戲裝	四角
六寸太皇太后李蓮英崔玉桂扮觀音四角	
太皇太后御容照片七種全套	大洋三元
德宗景皇帝像	四角
宣統皇帝陛下御容	六寸照相
皇帝攝政王醇王世子	合影每張三角
銅版印者每張二十文批發從廉	

總發行所上海有正書局  
小說林



